

繪圖

西遊記

卷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新六版

西遊記

精裝一冊 定價二十二元
洋裝四冊 定價二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周惟立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上海福州路

繪圖西遊記 卷四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歸性 木母同降怪體真

話表孫大聖在老魔肚裏支吾一會，那魔頭倒在塵埃，無聲無氣，若不言語，想是死了，却又把手放放，魔頭回過氣來，叫一聲大慈大悲齊天大聖菩薩，行者聽見道：「兒子莫廢工夫，省幾個字兒，只叫孫外公罷。」那妖魔惜命，真個叫外公，外公是我的不是了，一差二誤，吞了你，你如今却反害我，萬望大聖慈悲，可憐螻蟻食生之意，饒了我命，願送你師父過山也。大聖雖英雄，甚為唐僧進步，他見妖魔哀告，好奉承的人，他就回了善念，叫道：「妖怪，我饒你，怎麼送我師父老魔道？」我這裏也沒甚麼金銀珠寶，珊瑚琥珀，玳瑁珍奇之寶相送，我兄弟三個，擡一乘香藤轎兒，把你師父送過此山，行者笑道：「既是擡轎相送，強如要寶，你張開口，我出來，那魔頭真個就張開口，那三魔走近前，悄悄的對老魔道：「大哥，等他出來時，把口往下一咬，將猴兒嚼碎，嚥下肚，却不得磨害你了。」原來行者在裏面聽得，便不先出去，却把金箍棒伸出試他一試，那怪果往下一口，挖墮的一聲，把個門牙都迸碎了，行者抽回棒道：「好妖怪，我倒饒你性命，出來你反咬我，要害我命，我出不來，活活的只弄殺你，不出來，不出來，老魔報怨三魔道：「兄弟，你是自家人，弄自家人了，且是請他出來好了，你却教我咬他，他倒不會咬着，却迸得我牙齦疼痛，這是怎麼起的？」三魔見老魔怪他，他又作個激將法，厲聲高叫道：「孫行者，聞你名如轟雷貫耳，說你在南天門外，施威靈霄殿下逞勢，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縛怪，原來是個小輩的猴頭，行者道：「我何為小輩？」人肚裏做勾當，非小輩而何？行者聞言，心裏想道：「是，是我若如今扯斷他腸，搥破他肝，弄殺這怪，有何難哉？但壞了我的名頭，也罷，也罷，你張口，我出來。」

小怪前前後後有三萬多精，都執械出洞，擺開一個三才陣勢，專等行者出口，一齊上陣。那二怪攙

竟至門外，叫道：「孫行者，好漢出來，想着我不出去，是失信與他，若他個兩全其美，出去便出去，還他肚裏生下一個根兒，即轉手將尾上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氣，叫變，即

不扯不緊，扯緊就痛，却拿差
此繩兒，就如我在肚裏一般。

刀忽思量道：「不好，不好，若從口

聖理着繩兒，從他那上脖子往前

了風，把腰躬一躬，就長了有三十

刀劈臉來砍，這大聖一隻手使鐵

急縱身駕雲走了，原來怕那夥小怪

老魔心裏纔疼，他害疼往上一擡，大聖

按時景清明還未到，他却那裏放風箏

埃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黃土跌做個

告道：「大聖啊，只說你是個寬洪海量之

上，拴了一根繩子，行者笑道：「你這夥

兵戰我一個，理上也不通，扯了去，扯了去，見我師父，那怪一齊叩頭道：「大聖慈悲，饒我性命，願送老師父過山，行者笑

道：「你要性命，只消拿刀把繩子割斷罷了。」老魔道：「爺爺呀，割斷外邊的，這裏邊的拴在心上，喉嚨裏又捺捺的惡心，怎

生是好行者道：「既如此，張開口，等我再進去，解出繩來。」老魔慌了道：「這一進去，再又不肯出來，却難也。」却難也。行者道：「我有本事，外邊就可以解得裏面繩頭也。」解了，可實實的送我師父麼？」老魔道：「但解就送，決不敢打誑語。」大聖審得是

實，即便將身一抖，收了毫毛，那怪的心就不疼了。這是孫大聖掩樣的法兒，使毫毛拴着他的心，收了毫毛，所以就不

疼疼也。三個妖縱身而起，謝道：「大聖請回。」上覆唐僧，收拾行李，我們就抬轎來送，衆怪偃干戈，盡皆歸洞。大聖收繩

子，竟轉山坡遠遠的看見唐僧睡在地下，打滾痛哭。猪八戒與沙僧解了包袱，將行李搭包兒在那裏分哩。行者暗暗

嘆道：「不消講了，這定是八戒對師父說我被妖精吃了。」師父捨不得我痛哭，那歡子却分東西散火哩。噫，不知可是

此意，且等我叫他一聲看落。下雲頭叫道：「師父，沙僧聽見報怨，八戒道：「你是個棺材座子，專一害人，師兄不會死，你却

說他死了，在這裏幹這個勾當，那裏不叫將來了。」八戒道：「我分明看見他，被妖精一口吞了，想是日辰不好，那猴子來

這一出去，他送我師父便罷，如若不送，亂動刀兵，我也沒工夫與

變得小小的，往外爬，爬到咽喉之下，見妖精大張着方口，上下鋼

山，這繩兒他怕疼，往下一嚼，却不咬斷了，我打他沒牙齒的所在，出

鼻孔裏，那老魔鼻子發癢，阿嚶的一聲，打了個噴嚏，直迸出行者

手，扯着繩兒，一隻手拿着鐵棒，那魔頭不知好歹，見他出來了，就

心那二怪使鎗，三怪使戟，沒頭沒臉的亂上，大聖放鬆了繩，收了鐵

棒，事他却跳出營外，去那空闊山頭上，落下雲，雙手把繩儘力一扯，

扯衆小妖遠遠看見，齊聲高叫道：「大王莫惹他，讓他去罷。」這猴兒不

言着力氣，蹬了一蹬，那老魔從空中，拍刺刺似紡車兒一般，跌落塵

之坑，慌得那二怪、三怪一齊按下雲頭，上前扯住繩兒，跪在坡下，哀

個鼠腹蝸腸之輩，實實的哄你出來，與你見陣，不期你在我家，兄心

禮前番哄我出來，咬我，這番哄我出來，却又擺陣敵我，似這幾萬妖

兵戰我一個，理上也不通，扯了去，扯了去，見我師父，那怪一齊叩頭道：「大聖慈悲，饒我性命，願送老師父過山，行者笑

道：「你要性命，只消拿刀把繩子割斷罷了。」老魔道：「爺爺呀，割斷外邊的，這裏邊的拴在心上，喉嚨裏又捺捺的惡心，怎

生是好行者道：「既如此，張開口，等我再進去，解出繩來。」老魔慌了道：「這一進去，再又不肯出來，却難也。」却難也。行者道：「我有本事，外邊就可以解得裏面繩頭也。」解了，可實實的送我師父麼？」老魔道：「但解就送，決不敢打誑語。」大聖審得是

實，即便將身一抖，收了毫毛，那怪的心就不疼了。這是孫大聖掩樣的法兒，使毫毛拴着他的心，收了毫毛，所以就不

疼疼也。三個妖縱身而起，謝道：「大聖請回。」上覆唐僧，收拾行李，我們就抬轎來送，衆怪偃干戈，盡皆歸洞。大聖收繩

子，竟轉山坡遠遠的看見唐僧睡在地下，打滾痛哭。猪八戒與沙僧解了包袱，將行李搭包兒在那裏分哩。行者暗暗

嘆道：「不消講了，這定是八戒對師父說我被妖精吃了。」師父捨不得我痛哭，那歡子却分東西散火哩。噫，不知可是

此意，且等我叫他一聲看落。下雲頭叫道：「師父，沙僧聽見報怨，八戒道：「你是個棺材座子，專一害人，師兄不會死，你却

說他死了，在這裏幹這個勾當，那裏不叫將來了。」八戒道：「我分明看見他，被妖精一口吞了，想是日辰不好，那猴子來

原书缺页

3-22

鏡他命罷行者道：「怪不與老弟？」何來說人情壽星笑道：「他是我的。」來成此妖怪行者道：「既是老弟之物，只教他現出本相來看。」壽星聞言，卽把寒光放出，喝道：「孽畜，快現本相，饒你死罪。」那怪打個轉身，原來是隻白鹿。壽星拿起拐杖道：「這孽畜，連我的拐棒也偷來也。」那隻鹿俯伏在地，只不能言，只管叩頭滴淚，但見他：一身如玉簡斑斑，兩角參差七汊灣。幾度饑時尋藥圃，有朝渴處飲雲澗。年深學得飛騰法，日久修成變化顏。今見主人呼喚處，現身珉耳伏塵寰。壽星謝了行者，就跨鹿而行。被行者一把扯住道：「老弟，且慢走，還有兩件事未完哩。」壽星道：「還有甚麼未完之事？」行者道：「還有美人未獲，不知是個甚麼怪物，還要同到比丘城見那國君，現相回旨也。」壽星道：「既這等說，我且寧耐，你與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來，同去現相可也。」行者道：「老弟，略等等兒，我們去了。」就來那八戒抖擻精神，隨行者竟入清華仙府，吶聲喊叫：「拿妖精，拿妖精。」那美人戰戰兢兢，正自難逃，又聽得喊聲大振，卽轉石屏之內，又沒個後門出頭，被八戒喝聲那裏走，我把你這個哄漢子的臊精，看罷，那美人手中又無兵器，不能迎敵，將身一閃，化道寒光，往外就走。被大聖抵住寒光，兵一棒，那怪立不住脚，倒在塵埃，現了本相，原來是一個白面狐狸，跌子忍不住手，舉鈇往頭一築，可憐把個傾城傾國千般笑，化作毛團狐狸形。行者叫道：「莫打爛他，且留他此身去見國君。」那跌子不嫌穢污，一把揪住尾巴，拖拖扯扯，跟隨行者，出得門來，只見那壽星老兒手摸着鹿頭罵道：「好孽畜啊，你怎麼背主逃去，在此成精？若不是我來，孫大聖定打死你了。」行者跳出來道：「老弟，說怎麼？」壽星道：「我囑鹿哩，我囑鹿哩。」八戒將個死狐狸，鑽在鹿的前面道：「這可是你的女兒麼？」那鹿點頭，幌腦伸着嘴，聞他幾聞，呦發聲，似有眷戀不捨之意，被壽星劈頭撲了一掌，道：「孽畜，你得命足矣。」又聞他怎的，卽解下勒袍腰帶，把鹿扣住頭項，牽着前來道：「大聖，我和你比邱國相見去也。」行者道：「且住，索性把這邊都掃個乾淨，庶免他年復生妖孽。」八戒聞言，舉鈇將柳樹亂築，行者又念聲嚙字真言，依然山當坊土地，叫尋些枯柴，點起烈火，與你這方消除妖孽，以免欺凌。那土地卽轉身，陰風颯颯，帥起陰兵，搬取了些草，秋青草，藜節草，山蕪草，萋蒿草，龍骨柴，蘆荻柴，都是隔年乾透的枯焦之物，見火如同油膩一般，行者叫：「戒，不必築樹，但得此物填塞洞裏，放起火來，燒得個乾淨。」火一起，果然把一座清華妖怪宅，燒作火池坑。這裏纔喝退土地，同壽星牽着鹿，拖着狐狸，對國王道：「這是你的美后，與他要子兒麼？」那國王膽戰心驚，又只見孫大聖引着壽星，牽着白鹿，都到殿前，嚇得那國裏的君臣妃后，一齊下拜。行者近前，攙住國王，笑道：「且休拜我，這鹿兒却是國丈，你只拜他便是。」那國王羞愧無地，只道感謝神僧，救我一國小兒，真天恩也。卽

傳旨教光祿寺安排素宴。大開東閣，請南極老人與唐僧四眾共坐謝恩。三藏拜見了壽星，沙僧亦以禮見。都問道：白鹿既是老壽星之物，如何得到此間爲害？壽星笑道：前者東華帝君過我荒山，我留坐着棋一局未終，這孽畜走了，及客去尋他不見，我因屈指一算，知他走在此處，特來尋他。正遇着孫大聖施威，若果來遲，此畜休矣。敕了，只見報道：宴已完備，好素宴。五彩盈門，異香滿座。桌前繡緯，主錦豔地，鋪紅毯，幌霞光，寶鴨內沉檀香，裊御筵前。蔬品香馨，看盤高果砌樓臺，龍纏斗粧擺走獸，鴛鴦錠，獅仙班似模似樣，鸚鵡杯，鷺鷥杓，如相如形。席前果品般般感，案上齋設件件精，魁圓蘭栗，鮮荔子，桃棗兒，柿餅味甘甜，松子香，香風酒，幾般蜜食，數品蒸酥，油劉糖澆，花團錦砌，金盤高疊，大饌麗，銀碗滿盛，香稻飯，辣煬湯，水粉條，長香噴噴，相連添換，美說不盡，麩菇木耳，嫩笋，黃精，十香素菜，百味珍饈，往來綽摸不會停，進退諸般皆感設。當時敕了坐次，壽星首席，長老次席，國王前席，行者八戒，沙僧側席，旁又有兩三個大師相陪，左右卽命教坊司動樂，國王擎着盃，一一奉酒，惟唐僧不飲。八戒向行者道：師兄，果子讓你湯飯等須請讓，我受用受用。那獸子不分好歹，一齊亂上，但來的吃個精空。一席筵宴已畢，壽星告辭。那國王又近前跪拜壽星，求祛病延年之法。壽星笑道：我因尋鹿未帶丹藥，欲傳你修養之方。你又筋衰神敗，不能還丹，我這衣袖中只有三個棗兒，是與東華帝君獻茶的，我未曾吃，今送你罷。國王吞之，漸覺身轉病退，後得長生者皆原於此。八戒看見，就叫道：老壽，有火棗送我幾個吃吃。壽星道：未曾帶得，待改日我送你幾斤，送出了東閣，道了謝意，將白鹿一聲喝起，飛跨背上，踏雲而去。這朝中君王妃后，城中黎庶居民，各各焚香禮拜不題。三藏叫徒弟收拾辭王，那國王又苦留求教行者道：陛下從此色欲少貪，陰功多積，凡百事將長補短，自足以祛病延年，就是教也。遂拿出兩盤散金碎銀，奉爲路費。唐僧堅辭，分文不受。國王無已，命擺鸞駕，請唐僧端坐鳳輦，龍車王與嬪后俱推輪轉轂，方送出朝六街三市百姓羣黎，亦皆盞添淨水，爐降真香，又送出城，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風響，路兩旁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一個鵝籠，內有小兒啼哭，暗中有原護約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等衆，應聲高叫道：大聖，我等前蒙吩咐，攝去小兒鵝籠，今知大聖功成起行，一一送來也。那國王妃后與一應臣民，又俱下拜行者，望空道：有勞列位，請各歸祠，我着民間祭祀，謝你呼呼浙浙陰風，又起而退行者，叫城裏人家來認領小兒，當時傳播俱來，各認出籠中之兒，歡歡喜喜，跑出叫哥哥，叫肉兒，跳的跳，笑的笑，都叫扯住唐朝爺爺，到我家奉謝救兒之恩，無大無小，若男若女，都不怕他相貌之醜，擡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頂着孫大聖，撮着唐三藏，牽着馬挑着担，一擁回城。那國王也不能禁止，這家

也開宴。那家也設席，請不及的，或做僧帽、僧鞋、褊衫、布襪，裏裏外外，大小衣裳，都來相送。如此盤桓，將有個月，纔得離城。又有傳下形神，立起牌位，頂禮焚香供養。這纔是陰功高，疊恩山重，救活千千萬萬人，畢竟不知向後又有甚麼事體，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姪女育陽求配偶 心猿護主識妖邪

却說比丘國君臣黎庶，送唐僧四衆出城，有二十里之遠，還不肯捨。三藏勉強下轎，乘馬辭別而行。自送者直望至不見踪影方回。四衆行數多時，又過了冬殘春盡，看不了野花山樹景物芳菲。前面又見一座高山峻嶺，三藏心驚問道：「徒弟前面高山有路無路？是必小心行者。」笑道：「師父這話也不像。走長路的，却似個公子王孫坐井觀天之類。自古道：山不礙路，路自通山。何以言有路無路？三藏道：「雖然是山不礙路，但恐嶮峻之間，生怪物，密查深處，出妖精。」八戒道：「放心，這裏來相近極樂，不遠，管取太平無事。」師徒正說不覺的，到了山脚下，行者取出金箍棒，走上石崖，叫道：「師父，此間乃轉山的路兒，忒好步快來快來。長老只得放懷策馬，沙僧教二哥你把担子挑一肩兒，真個八戒接了担子挑上。沙僧攏着韉繩，老師父穩坐雕鞍，隨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但見那山：雲霧籠峯頂，潺湲湧澗中。百花香滿路，萬壑密叢叢。梅青李白，柳綠桃紅。杜鵑啼處，春將暮。紫燕呢喃，社已終。嵯峨石翠，蓋松崎嶇嶺道，突兀玲瓏，削壁懸崖，峻嶒蘿草木，穠千巖競秀，如排戰萬壑，爭流遠浪洪。老師父緩觀山景，忽聞啼鳥之聲，又起思鄉之念，兜馬叫道：「徒弟，我自天牌傳旨，錦屏風下領關文，觀燄丁五離鄉井，纔與唐王天地分，甫能龍虎風雲會，却又師徒拗馬軍行盡。巫山峯十二，何時對子見當今。行者道：「師父，你常思鄉爲念，全不似個出家人，放心且走，莫要多憂。古人云：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三藏道：「徒弟，雖然說得有理，但不知西天路還在那裏哩。」八戒道：「師父，我佛如來捨不得那三藏經，知我們要取去，想是搬了，不然如何只管不到？」沙僧道：「莫胡談，只管跟着大哥走，只把工夫捱他，終須有個到之日。」師徒正自閑敘，又見一派黑松大林，唐僧害怕，又叫道：「悟空，我們纔過了那崎嶇山路，怎麼又遇這個深黑松林，是必在意。行者道：「怕他怎的？」三藏道：「說那裏話，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也與你走過好幾處松林，不似這林深遠，你看。」

東西密擺，南北成行。東西密擺，徹雲雲。南北成行，侵碧漢。密查荆棘，週圍結蓼，却纏枝上下盤藤。來纏葛，東西客旅難行。葛去纏藤，南北經商怎過。這林中住半年，那分日月行數里，不見斗星。你看那背陰之處，千般景，向陽之所，萬叢花，又有那千年槐，萬載榆，耐寒松，山桃果，野芍藥，早芙蓉，一攢攢密砌重堆，亂紛紛神仙難畫。又

聽得百鳥聲鸚鵡喧，杜鵑啼，喜鵲穿枝，烏鴉反哺，黃鸝飛舞，百舌調音，鸚鵡鳴，紫燕語，八哥兒學人說話，畫眉郎也會看經，又見那大蟲擺尾，老虎磕牙，多年狐格妝娘子，日久蒼狼吼振林，就是托塔天王來到此，縱會降妖也失魂。孫大聖公然不懼，使鐵棒上前劈開大路，引唐僧竟入深林，迢迢遙遙行經半日，未見出林之路，唐僧叫道：「徒弟！一向西來，無數的山林崎嶇，幸得此間清雅，一路太平。」這林中奇花異卉，其實可人情意，我要在此坐坐，一則歇馬，二則腹中餓了，你去那裏化些齋來我吃。行者道：「師父請下馬，老孫化齋去來。」那長老果然下了馬，八戒將馬拴在樹上，沙僧歇下行李，取了鉢盂，遞與行者。行者道：「師父穩坐，莫要驚怕，我去了。」就來三藏端坐松陰之下，八戒、沙僧却去尋花覓果，閑耍。却說大聖縱筋斗到了半空，疇定雲光，回頭觀看，只見松林中祥雲縹緲，瑞靄氤氳，他忽失聲叫道：「好啊，好啊，你道他叫做好甚，原來誇獎唐僧，說他是金蟬長老轉世，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此祥瑞罩頭。若我老孫那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之時，雲遊海角，放蕩天涯，聚羣情，自稱齊天大聖，降龍伏虎，消了死籍，頭戴着三額金冠，身穿着黃金鎧甲，手執着金箍棒，足踏着步雲履，手下有四萬七千羣怪，都稱我做大聖爺爺，着實爲人。如今脫却天災，做小伏低，與你做了徒弟，想師父頭頂上有祥雲瑞靄罩定，徑回東土，必定有些好處。老孫也必定得個正果，正自家這等誇念中間，忽然見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氣，骨都都的冒將上來，行者大驚道：「那黑氣裏必定有邪了，我那八戒、沙僧却不會放甚黑氣。」那大聖在半空中詳察不定，却說三藏坐在林中，明心見性，諷念那摩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忽聽得嚶嚶的叫聲救人。三藏大驚道：「善哉，善哉，這等深林裏，有甚麼人叫？想是狼蟲虎豹嚇倒的，待我看看。」那長老起身挪步，穿過千年柏，隔起萬年松，附葛攀藤，近前觀之，只見那大樹上綁着一個女子，上半截使葛藤綁在樹上，下半截埋在土裏，長老立定脚，問他一句道：「女菩薩，你有甚事，綁在此間？」嗚，分明這廝是個妖怪，長老肉眼凡胎，却不能認得，那妖見他來，問淚如泉湧，你看他桃腮垂淚，有沉魚落雁之容，星眼含悲，有閉月羞花之貌，長老實不敢近前，又開口問道：「女菩薩，你端的有何罪過，說與貧僧，却好救你。」那妖精巧語花言，虛情假意，忙忙的答應道：「師父，我家住在貧婆國，離此有二百餘里，父母在堂，十分好善，一生的和親愛友，時遇清明，邀請諸親及本家老小，拜掃先塋，一行轎馬，都到了荒郊野外，至塋前擺開祭祀，剛燒化紙馬，只聞得鑼鳴鼓響，跑出一夥強人，持刀弄杖，喊殺前來，慌得我們魂飛魄散，父母諸親，得馬得轎的各自逃了性命，奴奴年幼，跑不動，嚇倒在地，被衆強人拐來山內，大大王要做夫人，二大王要做妻室，第三、第四個都愛我美色，七八十家一齊爭噪，大家都不忿氣，所以把奴奴綁在林間，衆強人散盤而去，今已五日。」

夜看命盡不久身亡。不知是那世裏祖宗積德。今日遇着老師父到此。千萬發大慈悲。救我一命。九泉之下。決不忘恩。說罷。淚下如雨。三藏真個慈心。也就忍不住。吊下淚來。聲音哽咽。叫道。徒弟。那八戒沙僧。正在林中尋花覓果。猛聽得師父叫得。悽愴。獸子道。沙和尚。師父在此。認了親耶。沙僧笑道。二哥胡纏。我們走了這些時。好人也不會撞見一個。親從何來。八戒道。不是親。師父那裏與人要麼。我和你去看來。沙僧真個回轉舊處。牽了馬。挑了擔。至跟前。叫師父。怎麼說。唐僧用手指定那樹上。叫八戒。解下那女菩薩來。救他一命。獸子不分好歹。就去動手。却說那大聖在半空中。又見那黑氣濃厚。把祥光盡情蓋了。道聲不好。不好。黑氣罩暗祥光。怕不是妖邪害俺師父。化齋還是小事。且去看我師父去。即返雲頭。按落林裏。只見八戒亂解繩兒。行者上前一把揪住耳朵。撲的摔了一跌。獸子擡頭看見。爬起來。說道。師父教我救人。你怎麼恃自有力。將我這一跌。行者笑道。兄弟莫解他。他是個妖精。弄喧兒。騙我們哩。三藏喝道。你這潑猴。又來胡說了。怎麼這等一個女子。就認得他是個妖怪。行者道。師父原來不知道。都是老孫幹過的。買賣想人肉吃的法兒。你那裏認得。八戒噴着嘴道。師父莫信。這弼馬溫哄你。這女子乃是此間人家。我們東土遠來。不與相較。又不是親眷。如何說他是妖怪。他打發我們丟了前去。他却翻筋斗。弄神法轉來。和他幹巧事兒。倒踏門也。行者喝道。夯貨。莫亂談。我老孫一向西來。那裏有甚憊懶處。似你這個重色輕生。見利忘義的饞糠。不識好歹。替人家哄了招女婿。綁在樹上哩。三藏道。也罷也罷。八戒啊。你師兄常時也看得不差。既這等說。不要管他。我們去罷。行者大喜道。好了。師父是有命的了。請上馬。出松林外。有人家化齋你吃。四人果一路前進。把那怪撇了。却說那怪綁在樹上。咬牙恨齒。道。幾年家。聞人說孫悟空神通廣大。今日見他。果然話不虛傳。那唐僧乃童身修行。一點元陽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不知被此猴識破。吾法將他救去了。若是解了繩。放我下來。隨手捉將去。却不是我的人兒也。今被他一篇散言碎語帶去。却又不是勞而無功等我。再叫他兩聲。看是如何。妖精不動繩索。把幾聲善言善語。用一陣順風。嚶嚶的吹在唐僧耳內。你道叫的甚麼。他叫道。師父啊。你放着活人的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唐僧在馬上聽得。又這般叫喚。即勒馬叫悟空。去救那女子下來罷。行者道。師父走路怎的。又想起他來了。唐僧道。他又在那裏叫哩。行者問。八戒你聽見麼。八戒道。耳大遮住了。不會聽見。又問沙僧。你聽見麼。沙僧道。我挑擔前走。不會在心。也不會聽見。行者道。老孫也不會聽見。師父他叫甚麼。偏你聽見。唐僧道。他叫得有理。說道。活人性命。還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快去救他下來。強似取經拜佛。行者笑道。師父要善將起來。就沒藥醫。你想你離了東土一路。

西來却也過了許多山場。遇着許多妖怪。常把你拿將進洞。老孫來救你。使鐵棒。常打死千千萬萬。今日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要去救他。唐僧道。徒弟呀。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還去救他。救罷。行者道。師父既然如此。只是這個擔兒。老孫却擔不起。你要救他。我也不敢苦勸。我勸一會。你又惱了。任你去救。唐僧道。猴頭。莫多話。你坐着。等我和八戒救他去。唐僧回至林裏。教八戒解了上半截繩子。用鈍築出下半截身子。那怪跌跌脚。束束裙。喜孜孜。跟着唐僧出松林。見了行者。行者只是冷笑。不止唐僧罵道。潑猴頭。你笑怎的。行者道。我笑你時來逢好友。運去遇佳人。三藏又罵道。潑猴。胡說。我自出娘肚皮。就做和尚。如今奉旨西來。虔心禮佛求經。又不是利祿之輩。有甚遲退。時行者笑道。師父。你雖是自幼爲僧。却只會看經念佛。不會見王法條律。這女子生得年少。標致。我和你乃出家人。同他一路行走。倘或遇着歹人。把我們拿送官司。不論甚麼取經拜佛。且都打做姦情。縱無此事。也要問個拐帶人口。師父追了度牒。打個小死。八戒該問充軍。沙僧也問擺站。我老孫也不得乾淨。饒我口能。怎麼折辯。也要問個不應。三藏喝道。莫胡說。終不然。我救他性命。有甚貽累不成。帶了他去。凡有事都在我身上。行者道。師父雖說有事在你。却不知你不是救他。反是害他。三藏道。我救他出林。得其活命。怎麼反是害他。行者道。他當時綁在林間。或三五日。十日半月。沒飯吃。餓死了。還得個完全身子歸陰。如今帶他出來。你坐的是個快馬。行路如風。我們只得隨你。那女子脚小。挪步艱難。怎麼跟得上走。一時把他丟下。若遇着狼蟲虎豹。一口吞之。却不是反害其生也。三藏道。正是呀。這件事却虧你想。如何處置。行者笑道。抱他上來。和你同騎着馬走罷。三藏沉吟道。我那裏好與他同馬。他怎生得去。三藏道。教八戒。他走罷。行者笑道。馱子造化到了。八戒道。遠路沒輕擔。教我馱人。有甚造化。行者道。你那長嘴。馱着他。轉過嘴來。計較私情話兒。却不便益。八戒聞此言。捶胸跳道。不好。不好。師父要打我。幾下甯可忍疼。背着他。決不得乾淨。師兄一生會馱埋人。我馱不成。三藏道。也罷。也罷。我也還走得幾步。等我下來。慢慢的同走着。八戒牽着空馬。罷。行者大笑道。馱子倒有買賣。師父照顧你牽馬哩。三藏道。這猴頭又胡說了。古人云。馬行千里。無人不能自往。假如我在路上慢走。你好丟了我。去。我若慢。你們也慢。大家一處同這女菩薩走下山去。或到庵觀寺院。有人家之處。留他在那裏。也是我們救他一場。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快請前進。三藏拽步前走。沙僧挑擔。八戒牽着空馬。行者拿鐵棒。引着女子一行前進。不上二三十里。天色將晚。又見一座樓臺殿閣。三藏道。徒弟。那裏必定是座庵觀寺院。就此借宿了。明日早行。行者道。師父說得是。各各走動些。霎時到了門首。吩咐道。你們略站遠些。等我先去借宿。若有方便處。着人來叫你衆人。

俱立在柳陰之下。惟行者拿鐵棒，轄着那女子，長老拽步近前，只見那門東倒西歪，零零落落，推開看時，忍不住心中
悽慘。長廊寂靜，古剎蕭疎，苔蘚盈庭，蒿藜滿徑，惟螢火之飛燈，祇蛙聲而代漏。長老忽然吊下淚來，真個是：殿宇凋
零，倒塌廊房寂寞，傾頽斷碑破瓦，十餘堆盡。是些歪梁折柱，前後盡生青草，塵埋朽爛，香廚鐘樓崩壞，鼓無皮，玻璃香
燈破損，佛祖金身沒色，羅漢倒臥東西，觀音淋壞盡成泥，楊柳淨瓶墜地，日內並無僧人，夜間盡宿狐狸，只聽風響，吼
聲如雷，都是虎豹藏身之處。四下牆垣皆倒，亦無門扇關居。有詩爲證：多年古剎沒人修，狼狽凋零倒更休。猛風
吹裂伽藍面，大雨澆殘佛祖頭。金剛跌損隨淋洒，土地無房夜不收。更有兩般堪嘆處，銅鐘着地沒懸樓。三藏硬着
胆，走進二層門，見那鐘鼓樓俱倒了，止有一口銅鐘，扎在地下，上半截如雪之白，下半截如靛之青，原來是日久年深，
上邊被雨淋白，下邊是土氣上的銅青。三藏用手摸着鐘，高叫道：鐘啊，你也會懸掛高樓，吼也會鳴遠彩梁，聲也會
雞啼就報曉，也會天晚送黃昏，不知化銅的，道人歸何處？鑄銅匠作那邊存，想他二命歸陰府，他無蹤跡你無聲。長
老高聲讚嘆，不覺的驚動寺裏之人，那裏邊有一個侍奉香火的人，他聽見人語，扒起來，拾一塊斷磚，照鐘上打將
去，那鐘噹的響了一聲，把個長老嚇了一跳，掙起身要走，又絆着腳根，撲的又是一跌，長老倒在地下，抬頭又叫道：鐘
啊，貧僧正然感嘆你，忽的叮噹響一聲，想是西天路上無人到，日久多年變作精。那道人趕上前，一把攙住道：老
爺請起，不干鐘成精之事，却纔是我打得鐘響。三藏抬頭見他的模樣醜黑，道：你莫是魍魎妖邪？我不是尋常之人，我
是大唐來的，我手下有降龍伏虎的徒弟，你若撞着他，性命難存也。道人跪下道：老爺休怕，我不是妖邪，我是這寺裏
侍奉香火的道人，却纔聽見老爺善言相讚，就欲出來迎接，恐怕是個邪鬼敲門，故此拾一塊斷磚，把鐘打一下，壓驚
方敢出來。老爺請起，那唐僧方然正性道：住持險些兒嚇殺我也，你帶我進去。那道人引定唐僧，直至三層門內看處，
比外邊甚是不同，但見那：青磚砌就彩雲牆，綠瓦蓋成琉璃殿，黃金裝聖像，白玉造階臺，大雄殿上舞青光，毘羅閣
下生銳氣，文殊殿結采飛雲，輪藏堂描花堆翠，三簷頂上寶瓶尖，五林樓中平繡蓋，千株翠竹搖禪榻，萬種青松映佛
門，碧雲宮裏放金光，紫霧叢中飄瑞靄，朝開四野香風遠，暮聽山高畫鼓鳴，應有朝陽補破衲，豈無對月了殘經。又只
見半壁燈光明後院，一行香霧照中庭。三藏見了，不敢進去，叫道：人，你這前邊十分狼狽，後邊這等齊整，何也？道人
笑道：老爺，這山中多有妖邪強寇，天色清明，沿山打劫，天陰就來寺裏藏身，被他把佛像推倒，墊坐木植，搬來燒火，寺
僧人軟弱，不敢與他講論，因此把這前邊破房都捨與那些強人安歇，從新另化了些施主，蓋得那一所寺院。三藏道：

原來是如此。正行間，又見山門上有四個大字，乃鎮海禪林。纔舉步，步入門裏，忽見一個和尚走來。你看他怎生模樣：頭戴左筭絨錦帽，一對銅圈墜耳根，身著頗羅毛線服，一雙白眼亮如銀，手中搖着播郎鼓，口念番經聽不真。三藏原來不認得，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那喇嘛和尚走出門來，看見三藏眉清目秀，額闊頂平，耳垂肩，手過膝，好似羅漢臨凡，十分俊雅。他走上前，扯住滿面笑啼啼的，與他捻手捻腳，摸他鼻子，揪他耳朵，以示親近之意。攜至方丈中行禮畢，却問老師父何來。三藏道：「弟子乃東土大唐，駕下欽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取經者，適行至寶方天晚，特奔上刹，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垂方便。」那和尚笑道：「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我們不是好意要出家的，皆因父母生身，命犯華蓋，家裏養不住，纔捨斷了出家。既做了佛門弟子，切莫說脫空之話。」三藏道：「我是老實話。」和尚道：「那東土到西天有多少路程？路上有山，山中有洞，洞內有精，想你這個單身，又生得嬌嫩，那裏像個取經的？」三藏道：「院主也見得是，貧僧一人，豈能到此？我有三個徒弟，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保我弟子，所以到得上刹。」那和尚道：「三位高徒，何在？三藏道：「現在山門外伺候。」那和尚慌了道：「師父，你不知我這裏有虎狼妖，鬼怪傷人，白日裏不敢遠出，未幾天晚，就關了門戶。這早晚，把人放在外邊，叫徒弟快去請將進來。有兩個小喇嘛兒，跑出去，看見行者，嚇了一跌，見了八戒，又是一跌，扒起來，往後飛跑。」道：「爺爺造化低了，你的徒弟不見，只有三四個妖怪，站在那門首也。」三藏問道：「怎麼模樣？」小和尚道：「一個雷公嘴，一個確挺嘴，一個青臉獠牙，旁有一個女子，倒是個油頭粉面。」三藏笑道：「你不認得，那三個醜的，是我徒弟。那一個女子，是我打松林裏救命來的。」那喇嘛道：「爺爺啊，這們好俊師父，怎麼尋這般醜徒弟？」三藏道：「他醜自醜，却俱有用。你快請他進來。若再遲了些兒，那雷公嘴的有些鬧禍，不是個人。人生父母養的，他就打進來也。」那小和尚即忙跑出，戰兢兢的跪下道：「列位老爺，唐老爺請哩。」八戒笑道：「哥哥啊，他請便罷了，却這般戰兢兢的，何也？」行者道：「看見我們醜陋害怕。」八戒道：「可是扯淡。我們乃生成的，那個是好要醜哩？」行者道：「把那醜且略收拾收拾，馱子真個把嘴揣在懷裏，低着頭，牽着馬，沙僧挑着擔，行者在後面，拿着棒，轄着那女子一行進去，穿過了那倒塌房廊，入三層門裏，拴着馬，歇着擔，進方丈中，與喇嘛僧相見，分了坐次。那和尚入裏邊，引出七八十個小喇嘛來，見禮畢，收拾辦齋管待。正是：積功須在慈悲念，佛法興時僧讚僧。畢竟不知怎生離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鎮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衆尋師

話表三藏師徒到鎮海禪林寺，衆僧相見，安排齋供，四衆食畢，那女子也得些食力，漸漸天昏，方丈裏點起燈來，衆僧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長的矮的，胖的瘦的，一個個敲木魚，擊金磬，挨挨拶拶，兩卷法華經，一策梁王懺，諸檀越不來呵，新的舊的，生的熟的，村的俏的一個個合着掌，瞑着目，悄悄冥冥，入定蒲團上，牢關月下門，一任他鶯啼鳥語，閑爭鬪，不上我方，便慈悲大法，乘因此上，也不會伏虎，也不會降龍，也不識的怪，也不識的精，你老爺若還惹起那妖魔啊，我百十個和尚，只穀他一頓飽，一則墮落我衆生輪迴，二則滅抹了這禪林古蹟，三則如來會上，全沒半點兒光輝，這却是好些兒不便處。行者聞得衆和尚說出這一端的話，他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高叫一聲：「你這衆和尚好欺哩！只曉得那妖精就不曉得我老孫的行止麼？」衆僧輕輕的答道：「實不曉得。」行者道：「我今日略節說說，你們聽着。」我也會花果山伏虎降龍，我也會上天堂大鬧天宮，饑時把老君的丹，略略咬了兩三顆，渴時把玉帝的酒，輕輕噙了六七鍾，睜着一雙白不黑的金眼睛，天慘淡，月朦朧，拿着一條不短不長的金箍棒，來無影去無蹤，說甚麼大精小怪，那怕他億懶臘臙，一趕趕上去，跑的跑，顛的顛，驟的驟，慌的慌，一捉捉將來，鏗的鏗，燒的燒，磨的磨，春的春，正是八仙同過海，獨自顯神通，衆和尚，我拿這妖怪與你看看，你纔認得我老孫。」衆僧聽着，暗點頭道：「這賊禿開大口說大話，想是有些來歷，都一個個諾諾連聲，只有那喇嘛僧道，且住，你老師父貴恙，你拿這妖精不至緊，俗語道：「公子登筵，不醉便飽。」壯士臨陣，不死即傷，你兩下裏角鬪之時，倘貽累你師父，不當穩便。」行者道：「有理有理，我且送涼水與師父吃了，再來撥起鉢盂，着上涼水，轉出香積廚，就到方丈，叫聲：「師父，吃涼水哩。」三藏正當煩渴之時，便抬起頭來，捧着水，只是一吸，真個渴時一滴如甘露，藥到真方病即除。行者見長老精神漸爽，眉目舒開，就問道：「師父可吃些湯飯麼？」三藏道：「這涼水就是靈丹一般，我病兒減了一半，有湯飯也吃得些。」行者連聲高叫道：「我師父好了，要湯飯吃哩。」教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淘米煮飯，捍麵烙餅，蒸饅饅，做粉湯，抬了四五桌，唐僧只吃得半碗兒米湯，行者沙僧止用了一席其餘的都是八戒一肚餐之家，伙收去，點起燈來，衆僧各散。三藏道：「我們今住幾日了？」行者道：「三整日矣。」明朝向晚，便就是四個日頭，三藏道：「三日誤了許多路程。」行者道：「師父也，算不得路程。」明日去罷。」三藏道：「正是，就帶幾分病兒，也沒奈何。」行者道：「既是明日要去，且讓我今晚捉了妖精看。」三藏驚道：「又捉甚麼妖精？」行者道：「有個妖精在這寺裏，等老孫替他捉捉。」唐僧道：「徒弟呀，我的病體未可，你怎麼又興此念，倘那怪有神通，你拿他不住啊，却又不是害我。」行者道：「你好滅人威風，老孫到處降妖，你見我弱與誰的，只是不動手，動手就要贏。」三藏扯住道：「徒弟，常言說得好：『遇方便時行方便，得饒人處且饒人。』操心怎似存心好，爭氣何如忍氣高。」孫大聖見師父苦苦勸他，不許降妖，他說出老實話來，道：「師父實不瞞你說。」

那妖在此吃了人了。唐僧大驚道：「吃了甚麼人？行者說道：「我們住了三日，已是吃了這寺裏六個小和尚了。長老道：「死狐悲，物傷其類。他既吃了寺內之僧，我亦僧也。我放你去，只但用心仔細些。行者道：「不消說，老孫的手到就消除了。你看他燈光前吩咐八戒沙僧看守師父，他喜孜孜跳出方丈，竟來佛殿看時，天上有星月，還未上，那殿裏黑暗暗的。他就吹出真火，點起琉璃，東邊打鼓，西邊撞鐘，響罷，搖身一變，變做個小和尚兒，年紀只有十二三歲，披着黃絹襖衫，白布直裰，手敲着木魚，口裏念經，等到一更時分，不見動靜，二更時分，殘月纔升，只聽見呼呼的一陣風響，好風，黑霧遮天，暗愁雲照地，昏四方如潑墨，一派靛妝，渾先刮時，揭塵播土，次後來倒樹摧林，揚塵播土，星光現，倒樹摧林，月色昏，只刮得嫦娥緊抱梭羅樹，玉兔團圓找藥盆，九曜星官皆閉戶，四海龍王盡掩門，廟裏城隍覓小鬼，空中仙子怎騰雲，地府閻羅尋馬面，判官亂跑趕頭中，刮動崑崙頂上石，捲得江湖波浪混。那風纔然過處，猛聞得蘭麝香熏，環珮聲響，即欠身抬頭觀看，呀，却是一個美貌佳人，竟上佛殿，行者口裏嗚哩嗚喇，只情念經。那女子近前一把攔住道：「小長老，念的是甚麼經？行者道：「許下的女子道：「別人都自在睡覺，你還念經怎麼？行者道：「許下的，如何不念？女子攔住，與他親個嘴道：「我與你到後面耍耍去。行者故意的扭過頭去道：「你有些不曉事。女子道：「你會相面，行者道：「也曉得些兒。女子道：「你相我怎的樣子？行者道：「我相你有些兒偷生，撒熟，被公婆趕出來的。女子道：「相不着，相不着我，不是公婆趕逐，不因撒熟偷生，奈我前生命薄，投配男子年輕，不會洞房花燭，避夫逃走之情。趁如今星光月皎，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我和你到後園中交歡配鸞儷去也。行者聞言，暗點頭道：「那幾個愚僧，都被色慾引誘，所以傷了性命，他如今也來哄我，我就隨口答應道：「娘子，我出家人年紀尚幼，却不知甚麼交歡之事。女子道：「你跟我去，我教你。行者暗笑道：「也罷，我跟他去看他怎生擺佈。他兩個攙着肩，攜着手，出了佛殿，竟至後邊園裏，那怪把行者使個絆子，腿跌倒在地，口裏心肝哥哥的亂叫，將手就去搔他的臊根。行者道：「我的兒，真個要吃老孫哩，却被行者按住他手，使個小坐跌法，把那怪一轆轤，掀翻在地上。那怪口裏還叫道：「心肝哥哥，你倒會跌你的娘哩。行者暗算道：「不趁此時下手，他還到幾時？正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就把手一又腰一躬，一跳跳起來，現出原身法象，輪起金箍鐵棒，劈頭就打。那怪倒也吃了一驚，他心想要道：「這個小和尚這等利害，打開眼一看，原來是那唐長老的徒弟，姓孫的他也不懼，你說這是甚麼精怪。金作鼻，雪鋪毛，地道為門，屋安身處，處處養成三百年前氣，會向靈山走幾遭，一飽香花和蠟燭，如來吩咐下天曹，托塔天王恩愛女，哪吒太子認同胞，也不是個填海鳥，也不是個戴山鰲，也不怕的雷煥劍，也不怕的呂虔。

刀。往往來一任他水流江漢闊。上上下下。那論他山聳泰恆高。你看他月貌花容嬌滴。誰識得是個鼠老成精逞點衰。他自恃的神通廣大。便隨手架起雙股劍。叮叮嚶嚶的響。左遮右隔。隨東倒西行者。雖強些。却也撈他不倒。陰風四起。殘月無光。你看他兩人後園中一場好殺。陰風從地起。殘月蕩微光。問靜梵王宇。闌珊小鬼廊。後園裏一片戰爭場。孫大士天上聖。毛媧女。女中王。賭賽神通未肯降。一個兒扭轉芳心。噴黑禿。一個兒圓睜慧眼。恨新妝。兩手劍飛。那認得女菩薩。一根棍打。狠似個活金剛。響處金箍如電掣。霎時鐵白耀星芒。玉樓抓翡翠。金殿碎鴛鴦。猿啼巴月小。鴈叫楚天長。十八尊羅漢。暗暗喝采三十二。諸天個個慌張。那孫大聖精神抖擻。棍兒沒半點差池。妖精自料敵他不住。猛可的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抽身便走。行者喝道。潑貨。那裏走。快快來降。那妖精只是不理。直往後退。等行者趕到緊急之時。即將左脚上花鞋脫下來。吹口仙氣。念個咒語。叫一聲變。就變做本身模樣。使兩口劍舞將來。真身一幌。化陣清風而去。這却不是三藏的災星。他畢竟撞到方丈裏。把唐三藏攝將去。雲頭上查查冥冥。雲霧眼。就到了陷空山。進了無底洞。叫小的們安排素筵席。成親不題。却說行者。鬪得心焦性燥。閃一個空。一棍把那妖精打落下來。乃是一隻花鞋。行者曉得中了他計。連忙轉身來看師父。那有個師父。只是那猓子和沙僧口裏嗚哩嗚哩。說甚麼。行者怒氣填胸。也不管好歹。撈起棍來。一片打連聲叫道。打死你們。打死你們。那猓子慌得走也沒路。沙僧却是個靈山大將。見得事多。就軟款溫柔。近前跪下道。兄長。我知道了。想你要打殺我兩個。也不去救師父。竟自回家去哩。行者道。我打殺你兩個。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長。說那裏話。無我兩個。真是單絲不線。孤掌難鳴。兄啊。這行囊馬匹。誰與看顧。寧學管鮑分金。休訪孫龐鬪智。自古道。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須教父子兵。望兄長且饒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尋師去也。行者雖是神通廣大。却也明理識時。見沙僧苦苦哀告。便就回心道。八戒。沙僧你都起來。明日找尋師父。却要用。力。那猓子聽見饒了道。哥啊。這個都在老豬身上。兄弟們。想想那會得睡。恨不得點頭喚出挨桑日。一口吹散滿天星。三衆只坐到天曉。收拾要行。早有寺僧攔門來問。老爺那裏去。行者笑道。不好說。昨日對衆誇口。說與你們。拿妖精。妖精未會拿得。倒把我個師父不見了。我們尋師父去哩。衆僧害怕道。老爺小可的事。倒帶累老師。却往那裏去。尋行者道。有處尋他。衆僧又道。既去莫忙。且吃些早齋。連忙的端了兩三盆湯飯。八戒儘力吃個乾淨。道好和尚。我們尋着師父。再到你這裏來。要子。行者道。還到這裏吃他飯哩。你去天王殿裏看看。那女子在否。衆僧道。老爺不在了。不在了。自是當晚宿了一夜。第二日就不見了。行者喜喜歡歡。辭了衆僧。着八戒。沙僧。牽馬挑擔。竟回東走。八戒道。哥哥

差了，怎麼又往東行。行者道：你豈知道前日在那黑松林綁的那個女子，老孫火眼金睛，把他認透了，你們都認做好人。今日吃和尚的，也是他；攝師父的，也是他。你們救得好女菩薩，今既攝了師父，還從舊路上找尋去也。二人嘆服道：好好，真是粗中有細去來。三人急急到於林內，只見那雲霧繚繞，漫漫石層層，路盤盤，狐蹤兔跡，交加走。虎豹豺狼，往復鑽林內，更無妖怪影。不知三藏在何處。行者心焦，掣出棒來，搖身一變，變作大鬧天宮的本相。三頭六臂，六隻手，理着三根棒，在林裏辟哩撥喇的亂打。八戒見了道：沙僧，師兄着了惱，尋不着師父，弄得個氣心風了。原來行者打了一路，打出兩個老頭兒來，一個是山神，一個是土地。上前跪下道：大聖，山神土地來見八戒道：好靈根啊！打了一路，打出兩個山神土地。若再打一路，連太歲都打出來也。行者問道：山神土地，汝等這般無禮，在此處專一結夥強盜，強盜得了手，買些猪羊祭賽，你又與妖精結搆，打夥兒把我師父攝來。如今藏在何處，快快的從實供來。打二神慌了道：大聖，錯怪了我。那妖怪精不在小神山上，不伏小神管轄，但只夜間風響處，小神略知一二。行者道：既知一一說來。土地道：那妖精在那正南下，離此有千里之遙，那廂有座山喚做陷空山，山中有個洞叫做無底洞，是那裏妖精到此變化攝去你師父也。行者聽言，暗自驚心，喝退了山神土地，收了法身，現出本相，與八戒、沙僧道：師父去得遠了。八戒道：遠便騰雲趕去。好獸子一縱狂風先起，隨後是沙僧駕雲，那白馬原是龍子出身，馱了行李也，踏了風霧，大聖即起，筋斗一直南來，不多時早見一座大山阻住雲脚。三人探住馬，都按定雲頭，見那山頂摩碧漢，峯接青霄，周圍雜樹萬萬千來，往飛禽喳喳，虎豹成陣走，獐鹿打叢行，向陽處琪花瑤草，馨香背陰方臘雪，頑冰不化，崎嶇峻嶺，削壁懸崖，直立高峯，灣環深澗，松聲鬱鬱，石磷磷，行人見了，悚其心，打柴樵子全無影，採藥仙童不見蹤，眼前虎豹能興霧，遍地狐狸亂弄風。八戒道：哥啊，這山如此嶮峻，必有妖怪行者道：不消說了，山高原有怪嶺，峻豈無精叫沙僧，我和你且在此着八戒先下山，凹裏打聽打聽，看那條路好走，端的可有洞府，再看是那裏開門。我們好一齊去尋師父救他。八戒道：老猪晦氣，先拿我頂缸行者道：你夜來說都在你身上，如何打仰八戒道：不要嚷，等我去馱子放下，鉅空着手跳下高山，找尋路徑，這一去畢竟不知好歹，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姪女求陽 元神護道

却說八戒跳下山，尋着一條小路，依路前行，有五六里遠近，忽見兩個女怪在那井上打水，他怎麼認得是兩個女怪，見他頭上戴一頂一尺三寸高的篾絲鬚髻，甚不時與獸子走近前，叫聲妖怪，那怪聞言大怒，兩人互相說道：這和尚

憊懶我們又不與他相識。平時又沒有調得嘴慣。他怎麼叫我們做妖怪。那怪惱了。輪起擡水的杠子。劈頭就打。這獸子手無兵器。遮架不得。被他撈了幾下。侮着頭跑上山來。道：「哥啊，回去罷。妖怪兇行者道：「怎麼兇？」八戒道：「山凹內兩個女妖精在井上打水。我只叫了一聲，就被他打了。我三四杠子，行者道：「你叫他做甚麼的？」八戒道：「我叫他做妖怪。行者笑道：「打得還少。」八戒道：「謝你照顧。頭都打腫了。還說少哩。」行者道：「溫柔天下。去罷。剛強寸步難移。他們是此地之妖。我們是遠來之僧。你一身都是手。也要略溫存。你就去叫他做妖怪。他不打休打我。」將禮樂爲先。八戒道：「一發不曉得行者道：「你自幼在山中吃人。你曉得有兩樣木麼？」八戒道：「不知是甚麼木。」行者道：「一樣是楊木。一樣是檀木。楊木性格甚軟。巧匠取來。或雕聖像。或刻如來。裝金立粉。嵌玉裝花。萬人燒香禮拜。受了多少無量之福。那檀木性格剛硬。油房裏取了去。做作鐵使。鐵箍了頭。又使鐵鎚往下打。只因剛強。所以受此苦楚。」八戒道：「哥啊，你這好話兒。早與我說說也好。却不受他打了。」行者道：「你還去問他個端的。」八戒道：「這去他認得我了。」行者道：「你變化了去。」八戒道：「哥啊，且如我變了。却怎麼問他。」行者道：「你變了去。到他跟前。行個禮兒。看他多大年紀。若與我們差不多。叫他聲姑娘。若比我們老些兒。叫他聲奶奶。」八戒笑道：「可是蹭蹬。這般許遠的田地。認得是甚麼親行者道：「不是認親。要套他的話哩。若是他拿了師父。就好下手。若不是他。却不誤了我們別處幹事。」八戒道：「說得有理。等我再去。」好獸子把釘耙撒在腰裏。下山凹。搖身一變。變做個黑胖和尚。搖搖擺擺。走近怪前。深深唱個大喏。道：「奶奶貧僧稽首了。」那兩個喜道：「這個和尚却好。會唱個喏兒。又會稱道一聲兒。」問道：「長老那裏來的？」又問那裏去的。又道：「那個去的？」又問：「你叫做甚麼名字？」又笑道：「我叫做甚麼名字。那怪笑道：「這和尚好便好。只是沒來歷。會說順口話兒。」八戒道：「奶奶你們打水怎的。那怪道：「和尚你不知道。我家老夫人今夜裏攝了一個唐僧在洞內。要管待他。我洞中水不乾淨。差我兩個來此打這陰陽交媾的好水。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與唐僧吃了。晚間要成親哩。」那獸子聞此言。急抽身跑上山。叫沙和尚快拿將行李來。我們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又分怎麼？」八戒道：「分了便你還去流沙河吃人。我去高老莊探親。哥哥去花果山稱聖。白龍馬歸大海成龍。師父已在這妖精洞內成親哩。我們都各安生理去也。」行者道：「這獸子又胡說了。」八戒道：「你的兒子胡說。纔那兩個擡水的妖精說。安排素筵席。與唐僧吃了成親哩。」行者道：「那妖精把師父困在洞內。師父眼巴巴的望我們去救。你却在此說這樣話。」八戒道：「怎麼救行者道：「你兩個牽着馬。挑着擔。我們跟着那兩個女性。做個引子。引到那門前一齊下手。真個獸子只得隨行者遠遠的標着。那兩怪漸入深山。有一二十里遠。近忽然不見八戒。」

驚道：師父是日裏鬼拿去了。行者道：你好眼力，怎麼就看出他本相來。八戒道：那兩個怪正擡着水走，忽然不見，却不是日裏鬼行者道：想是鑽進洞去了。等我去看看。好大聖，急睜火眼金睛，漫山看處，果然不見動靜，只見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瓏剔透山，山花堆五采，三簷四簇的牌樓，他與八戒、沙僧近前觀看，上有六個大字，乃陷空山無底洞。行者道：兄弟呀，這妖精把個架子支在這裏，還不知門向那裏開哩。沙僧道：不遠不遠，好生尋都轉身看時，牌樓下山脚下有一塊大石，約十有餘里方圓，正中間有缸口大的一個洞兒，爬得光溜溜的。八戒道：哥啊，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行者看了道：怪哉！我老孫自保，唐僧瞞不得你兩個妖精也，拿了些，却不見這樣洞府。八戒道：你先去試試，看看有多少淺深。我好進去救師父。八戒搖頭道：這個難。這難我老猪身子夯夯的，若塌了，脚吊下去，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哩。行者道：就有多深麼。八戒道：你看大聖伏在洞邊上，仔細往下看處，噴深啊，周圍足有三百餘里回頭道：兄弟果然深得緊。八戒道：你便回去罷。師父救不得耶。行者道：你說那裏話，莫生懶惰，意休起怠荒心，且將行李歇下，把馬拴在牌樓柱上。你使釘釘，沙僧使杖攔住洞門，讓我進去打聽打聽。若師父果在裏面，我將鐵棒把妖精從內打出，跑至門口，你兩個却在外面擋住。這是裏應外合，打死精靈，纔救得師父。二人遵命。行者却將身一縱，跳入洞中，足下彩雲生，萬道身邊瑞氣護，千層不多時，到於深遠之間。那裏邊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風聲，又有花草果木。行者喜道：好去處啊。想老孫出世，天賜與水簾洞，這裏也有個洞天福地。正看時，又有一座二滴水的門樓，團團都是松竹，內有許多房舍。又想到：此必是妖精的住處了。我且到裏邊去打聽打聽，且住。若是這般去啊，他認得我了，且變化去，搖身捻訣，就變做個蒼蠅，輕輕的飛在門樓上聽聽。只是那怪高坐在草亭內，他那模樣，比在松林內救他，寺裏拿他，更是不同。越發打扮得俊了。髮盤雲髻，似埋鴉，身着綠絨花比甲，一對金蓮，剛半折十指，如同春筍發團圓粉面，若銀盆朱唇，一似櫻桃滑，端正正美人姿。月裏嫦娥還喜恰，今朝拿住取經僧，便要歡娛同枕榻。行者且不言語，聽他說話。少時綻破櫻桃，喜孜孜的叫道：小的們，快排素筵席來。我與唐僧哥哥吃了成親，行者暗笑道：真個有這話。我只道八戒作耍子亂說哩。等我且飛進去看。尋看師父在那裏，不知他心性如何的。假若被他磨弄動了，啊，留他在這裏也罷。卽展翅飛到裏邊看處，那東廊下上明下暗的紅紙格子裏面，坐着唐僧哩。行者一頭撞破格子眼，飛在唐僧光頭上，丁着叫聲：師父三藏認得聲音，叫道：徒弟救我命啊。行者道：師父不濟呀，那妖精安排筵宴與你吃了成親哩。或生下一男半女，也是你和尚之後代。你愁怎的。長老聞言，咬牙切齒道：徒弟我自出了長安，到兩界山中收你，一向西來，那個時

辰動葦那一日子有甚歪意。今被這妖精拿住，要求配偶。我若招真陽喪了，我就身墮輪迴，打在那陰山背後，永世不得翻身。行者笑道：「莫發誓，既有真心，往西天取經，老孫帶你去罷。」三藏道：「進來的路兒，我通忘了。行者道：「莫說你忘了，他這洞不比走進來走出去的，是打上頭往下鑽。如今救了你要打底下往上鑽。若是造化高，鑽着洞口兒，就出去了。若是造化低，鑽不着，還有個悶殺的日子了。」三藏滿眼垂淚道：「似此艱難，怎生是好？」行者道：「沒事，沒事。那妖精整治酒與你吃，沒奈何也吃他一鍾。只要斟得急些兒，斟起一個喜花兒來，等我變作個蜘蛛蟲兒，飛在酒泡之下，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我就撿破他的心肝，扯斷他的肺腑，弄死那妖精，你纔得脫身出去。」三藏道：「徒弟這等說，只是不當人子。行者道：「只管行起善來，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物，你惜他怎的？」三藏道：「也罷，也罷。你只是要跟着我，正是那孫大聖護定唐三藏，取經僧全靠美猴王。他師徒兩個商量未定，正是那妖精靜排停當，走近東廊外，開了門鎖，叫聲長老，唐僧不敢答應，又叫一聲，又不敢答應。他不敢答應者，何意思？想着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却又一條心兒想着若死住法兒，不開口，怕他心狠，頃刻間就害了性命。正是那進退兩難，心問口，三思忍耐，口問心，正是狐疑，那怪又叫一聲長老。唐僧沒奈何，應他一聲道：「娘子，有那長老應出這一句言來，真是肉落千斤，人都說唐僧是個真心的，和尚往西天拜佛求經，怎麼與這女妖精答話？不知此時正是危急存亡之際，萬分出於無奈。雖是外有所答，其實內無所慾。妖精見長老應了一聲，他推開門，把唐僧攙起來，和他攜手挨肩交頭接耳，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嬌態，萬種風情，豈知三藏一腔子煩惱，行者暗中笑道：「我師父被他這般哄誘，只怕一時動心，正是真僧魔苦，遇嬌娃，妖怪娉婷實可誇。淡淡翠眉分柳葉，盈盈丹臉襯桃花。繡鞋微露雙鈎鳳，雲髻高盤兩鬢鴉。含笑與師攜手處，香飄蘭麝滿袈裟。妖精攙着三藏，行近草亭道：「長老，我辦了一杯酒和你斟酌。唐僧道：「娘子，貧僧自不用葷妖精道：「我知你不吃葷，因洞中水不乾淨，特命山頭上取陰陽交媾的淨水，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唐僧跟他進去，觀看果然見那盈門下繡纏彩結，滿庭中香噴金猊，擺列着黑油壘桌，珠漆篋，絲盤疊，鈿桌上有異樣珍饈，篋絲盤中感稀奇，素物林檎橄欖，蓮肉葡萄，榧棗，榛松荔枝，龍眼山栗，風菱棗兒，柿子，胡桃，銀杏，金橘，香橙，菓子，隨山有蔬菜，更時新。豆腐麵筋，木耳，鮮筍，蔴菇，香蕈，山藥，黃精，石花菜，黃花菜，青油煎炒，扁豆角，豇豆角，熟醬調成，王瓜，瓠子，白菜，蔓菁，鐵皮茄子，鵝鶉，做別種冬瓜，方且名爛煨芋，頭糖拌着，白煮蘿蔔，醋澆烹椒薑，辛辣般般美，鹹淡調和色色平。那妖精露尖尖之玉指，捧晃晃之金杯，滿斟美酒，遲與唐僧口裏叫道：「長老哥哥，妙人請一杯交歡酒兒。」三藏羞答答的，接了酒，望空澆奠，心中暗祝。

道護法諸天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弟子陳玄奘自離東土蒙觀世音菩薩差遣列位衆神暗中保護拜雷音見佛求經今在途中被妖精拿住強逼成親將這一杯酒遞與我吃此酒果是素酒弟子勉強吃了還得見佛成功若是葷酒破了弟子之戒永墮輪迴之苦孫大聖他却變得輕巧在耳根後若像一個耳報但他說話惟三藏聽見別人不聞他知師父平日好吃葡萄做的素酒教吃他一鍾那師父沒奈何吃了急將酒滿斟一鍾回與妖怪果然斟起有一個喜花兒行者變作個蜘蛛蟲兒輕輕的飛入喜花之下那妖精接在手且不吃把杯兒放住與唐僧拜了兩拜口裏嬌嬌怯怯教了幾句情話却纔舉杯那花兒已散就露出蟲來妖精也認不得是行者變的只以爲蟲兒用小指挑起往下一彈行者見事不諧料難入他腹卽變個餓老鷹眞個是玉爪金睛鐵翅雄姿猛氣搏雲妖狐狡兔見他昏千里山河時遁饑處迎風逐雀飽時高貼天門老拳鋼硬最傷人得志凌霄嫌近飛起來輪開玉爪響一聲掀翻桌席把些素菜盤碟家伙盡皆摔碎撇却唐僧飛將出去嚇得妖精心膽皆裂唐僧的骨肉痛酥妖精戰戰兢兢攔住唐僧道長老哥哥此物是那裏來的三藏道貧僧不知妖怪道我費了許多心安排這個素宴與你要耍却不知道這個扁毛畜生從那裏飛來把我的家伙打碎衆小妖道夫人打碎家伙猶可將此素品都潑散在地穢了怎用三藏分明曉得是行者弄法他那裏敢說那妖精道小的們我知道了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天地不容故降此物你們將碎家伙拾出去另安排些酒餚不拘葷素我指天爲媒指地作訂然後再與唐僧成親依然把長老送在東廊裏坐下不題却說行者飛出去現了本相到於洞口叫聲開門八戒笑道沙僧哥哥來了他二人撒開兵器行者跳出八戒上前扯住道可有妖精可有師父行者道有有八戒道師父在裏邊受罪哩綁着是網着要蒸是要煮行者道這個事倒沒有只是安排素宴要與他幹那個事哩八戒道你造化你造化你吃了陪親酒來了行者道猷子啊師父的性命也難保吃甚麼陪親酒八戒道你怎的就來了行者把見唐僧施變化的上項事說了一遍道兄弟們再休胡思亂想師父已在此間老孫這一去一定救他出來復翻身入裏面還變做個蒼蠅兒了在門樓上聽之只聞得這妖怪呼呼的在亭子上吩咐小的們不論葷素拿來燒紙我借煩天地爲媒訂務要與他成親行者聽見暗笑道這妖精全沒一些兒廉恥青天白日把個和尚關在家裏擺佈的且不要忙等老孫再去看看嚶的一聲飛在東廊之下只見那師父坐在裏邊清滴滴腮邊淚滿行者鑽將進去了在他頭上只叫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跳起來咬牙恨道糊塗啊別人膽大還是身包膽你的膽大就是膽包身你弄變化神通打破家伙能值幾何關得那妖精淫興發了那裏不分葷素安排定要與我

交媾此事怎了。行者暗中陪笑道：師父莫怪，有救你處。唐僧道：那裏救得我。行者道：我纔一翅飛起去時，見他後邊有個花園，你哄他往園裏去耍子。我救了你罷。唐僧道：園裏怎麼樣救。行者道：你與他園裏走到桃樹邊，就莫走了。等我飛上桃枝，變作個紅桃子。你要吃果子，先揀紅的兒摘下來。紅的是我，他必然也要摘一個。你把紅的定要讓他。他若一口吃了，我却在他肚裏，等我搗破他的皮袋，扯斷他的肝腸，弄死他，你就脫身了。三藏道：你若有了手段，就與他賭鬥便了。只要鑽在他肚裏，怎麼。行者道：師父，你不知趣。他這個洞，若好出入，便可與他賭鬥。只爲出入不便，曲道難行。若就動手，他這一窩子老老小小，連我都扯住，却怎麼了。須是這般摔手幹，大家纔得乾淨。三藏點頭聽信，只叫：你跟我。行者道：曉得，曉得。我在你頭上，師徒們商量定了。三藏纔欠身起來，雙手扶着那格子，叫道：娘子，娘子，那妖精聽見笑啼啼的跑近跟前，道：妙人哥哥，有甚話說。三藏道：娘子，我出了長安一路西來，無日不山，無日不水。昨在鎮海寺投宿，偶得傷風重疾，今日出了汗，略纔好些。又蒙娘子感情，攜來仙府，只得坐了這一日。又覺心神不爽，你帶我往那裏略散散心，耍耍兒去麼。那妖十分歡喜，道：妙人哥哥，倒有些興趣。我和你去花園內耍耍，叫小的們拿鑰匙來開了園門，打掃路徑。衆妖都跑去開門收拾。這妖精開了格子，攜出唐僧，你看那許多小妖，都是油頭粉面，嫵娜娉婷，簇簇擁擁，與唐僧竟上花園而去。好和尚，他在這綺羅隊裏，無他故錦繡叢中，作痘聲。若不是這鐵打的心腸，朝佛去。第二個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經。一行都到了花園之外，那妖精俏語低聲，叫道：妙人哥哥，這裏耍耍，真可散心釋悶。唐僧與他攜手相攜，同入園內，擡頭觀看，但見那：

縈迴曲徑，紛紛盡點蒼苔。窈窕綺牕，處處暗籠繡箔。微風初動，輕輕飄飄，展開蜀錦吳綾，細雨纔收。嬌滴滴露出冰肌玉質，日勺鮮杏紅如仙子，曬霓裳。月映芭蕉，青似大真，搖羽扇，粉牆四面萬株楊柳，嘖黃鸝，閑館周圍滿院海棠，飛粉蝶，更看那凝香閣，青娥閣，解醒閣，相思閣，層層捲映，朱簾上鉤控蝦鬚。又見那養酸亭，披素亭，畫眉亭，四雨亭，個個崢嶸，華扁上字書鳥篆。看那浴鶴池，洗觴池，怡月池，濯纓池，青萍綠藻，輝金鱗。又有玉墨軒，異箱軒，適趣軒，慕雲軒，玉斗瓊卮，浮綠蟻，池亭上下，有太湖石，紫英石，鸚落石，錦川石，青青栽着虎鬚蒲，軒閣東西，有木假山，翠屏山，嘯風山，玉芝山，處處叢生鳳尾竹，茶蘼架，薔薇架，近着鞦韆架，渾如錦帳羅幃，松柏亭，辛夷亭，對着木香亭，相似碧城繡幃，芍藥欄，牡丹叢，朱朱紫紫，門穠華，夜合臺，茉莉檯，歲歲年年生嫵媚，涓涓滴露紫含蕊。堪畫堪描，豔豔燒空紅拂桑，宜題宜賦，論景致，休誇閬苑蓬萊，較芳菲，不數姚黃，魏紫。若到三春，閑門草園中，只少玉瓊花。長老攜着那怪，步賞花園，看不盡的奇葩異卉，行過了許多亭閣，真個是漸入佳境，忽抬頭，到了桃樹林邊，行

者把師父頭上一搖，那長老就知行者飛在桃樹枝兒上，搖身一變，變作個紅桃兒，其實紅得可愛。長老對妖精道：娘子，你這苑內花香，枝頭果熟，苑內花香蜂競採，枝頭果熟鳥爭啣，怎麼這桃樹上果子青紅不一，何也？妖精笑道：天無陰陽，日月不明，地無陰陽，草木不生，人無陰陽，不分男女，這桃樹上果子向陽處有日色相烘者，先熟，故紅；背陰處無日者，還生，故青。此陰陽之道理也。三藏道：謝娘子指教，其實貧僧不知，即向前伸手摘了個紅桃，妖精也去摘了一個青桃。三藏躬身將紅桃捧與妖怪道：娘子，你愛色，請吃這個紅桃，拿青的來我吃。妖精真個換了，且暗喜道：好和尚啊，果是個真人。一日夫妻未做，却就有這般恩愛也。那妖精喜喜歡歡的，把唐僧親敬，這唐僧把青桃拿過來就吃。那妖精喜相陪，把紅桃兒張口便咬，啓朱脣，露銀牙，未曾下口，原來孫行者十分性急，轆轤一個跟頭，翻入他咽喉之下，徑到肚腹之中。妖精害怕，對三藏道：長老啊，這個果子利害，怎麼不容咬破，就滾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新開園的果子愛吃，所以去得快了。妖精道：未曾吐出核子，他就擱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意美情佳，喜吃之甚，所以不及吐核，就下去了。行者在肚裏，復了本相，叫聲師父，不要與他答嘴。老孫已得了手也。三藏道：徒弟方便着些。妖精聽見道：你和那個說話哩。三藏道：和我徒弟孫悟空說話哩。妖精道：孫悟空在那裏？三藏道：在你肚內哩，却纔吃的那個紅桃子，不是妖精慌了道：罷了，罷了。這猴頭鑽在我肚內，我是死也。孫行者：你千方百計的鑽在我肚內怎的？行者在裏邊恨道：也不怎的，只是吃了你的六葉連肝肺三毛七孔心五臟都淘淨，弄得個梆子精，妖精聽說說得魂飛魄散，戰戰兢兢的把唐僧抱住道：長老啊，我只道：夙世前緣繫赤繩，魚水相和兩意濃，不料鴛鴦今拆散，何期鸞鳳又西東。藍橋水漲難成事，佛廟煙沉嘉會空。着意一場今又別，何年與你再相逢。行者在肚內聽見說時，只怕長老慈心又被他哄了，便就輪拳跳脚，支架子，理四平，幾乎把個皮袋兒搗破了。那妖精忍不得疼痛，倒在塵埃，半晌家不敢言語。行者見不言語，想是死了，却把手略鬆一鬆，他又回過氣來，叫小的們在那裏，原來那些小妖，自進園門來，各人知趣，都不在一處，各自去採花鬥草，任意隨心耍子，讓那妖精與唐僧兩個自在敘情兒，忽聽得叫，却纔都跑將來，又見妖精倒在地，上形容改色，口裏哼哼的，爬不動，連忙攙起，圍在一處道：夫人怎的不好，想是急心疼了。妖精道：不是，不是你莫要問我，肚內已有了人也。快把這和尚送出去，留我性命。那些小妖真個都來扛抬，行者在肚內叫道：那個敢抬，要便是你自家獻我師父出去，出到外邊，我饒你命。那怪也沒及奈何，只是惜命之心，急掙起來，把唐僧背在身上，往外就走。小妖跟隨道：老夫人往那裏去？妖精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沒處下金鉤。快把這廝送出去，等我別尋一個頭兒罷。好

妖精一縱雲光，直到洞口，又聞得叮叮噹噹，兵刃亂響。三藏道：「徒弟外面兵器響哩。」行者道：「八戒揉鉅哩，你叫他一聲，三藏便叫八戒聽見道：『沙和尚，師父出來也。』二人掣開鉅杖，妖精把唐僧馱出，咦，正是心猿裏應降妖怪。土木同門接聖僧，畢竟不知那妖精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心猿識得丹頭

姪女還歸本性

却說三藏着妖精，送出洞外，沙和尚近前問曰：「師父出來，師兄何在？」八戒道：「他有算計，必定貼換師父出來也。」三藏用手指着妖精道：「你師兄在他肚裏哩。」八戒笑道：「膽臟殺人在肚裏，做甚出來罷？」行者道：「在裏邊叫道：『張開口，等我出來。』那怪真個把口張開，行者變得小小的，趴在咽喉內，正欲出來，又恐他無理來咬，即將鐵棒取出，吹口仙氣，叫變。變作個棗核釘兒，撐住他的上脘子，把身一縱，跳出口外，就把鐵棒順手帶出，把腰一躬，還是原身法像。舉起棒來，就打那妖精也。隨手取出兩口寶劍，叮噹架住，兩個在山頭這場好殺。雙舞劍飛當面架，金箍棒起照頭來。一個是天生猴屬心猿體，一個是地產精靈姪女骸。他兩個恨衝懷喜處，生離大會垓。那個要取元陽成配偶，這個要戰純陰結聖胎。棒舉一天寒霧漫，劍迎滿地黑塵篩。因長老拜如來，恨苦相爭顯大才。水火不投母道損，陰陽難合各分開。兩家鬥罷多時節，地動山搖樹木摧。八戒見他們賭鬥，口裏絮絮叨叨，反恨行者轉身對沙僧道：「兄弟，師兄胡纏，方纔在他肚裏輪起拳來，送他一個滿腔紅，爬開肚皮鑽出來，却不了帳。怎麼又從他口裏出來，却與他爭戰，讓他這等猖狂。」沙僧道：「正是，却也虧了師兄深洞中救出師父，返又與妖精廝戰，且請師父自家坐着，我和你各持兵器，助助大哥，打倒妖精去來。」八戒擺手道：「不不不，他有神通，我們不濟。」沙僧道：「說那裏話，都是大家有益之事。雖說不濟，却也放屁添風。」那猢猻子一時興發，掣了釘鉅，叫聲去來。他兩個不顧師父，一齊駕風趕上，舉釘鉅，使寶杖，望妖精亂打。那妖精戰行者一個，尚是不能，又見他二人怎生抵敵，急回頭，抽身就走。行者喝道：「兄弟們趕上，那妖精見他們趕上來，即將右腳上花鞋脫下來，吹口仙氣，念個咒語，叫變，即變作本身模樣，使兩口劍舞將來，將身一幌，化一陣清風，徑直回去。這番也只說戰他們不過，顧命而回。豈知又有這般樣事，也是三藏災星未退，他到洞門前，牌樓下，却見唐僧在那裏獨坐哩。他就近前一把抱住，搶了行李，咬斷韁繩，連人和馬，復又攝將進去不題。且說八戒閃個空，一鉅把妖精打落地，乃是一隻花鞋行者看見道：「你這兩個猢猻子，看師父罷了，誰要你來幫甚麼功。」八戒道：「沙和尚如何麼？我說莫來，這猴子好的有些夾腦風，我們替他降了妖怪，返落得他生報怨行者道：『在那裏降了妖怪，那妖怪昨日與我戰時，使了一個遺鞋計。」

哄了你們走了。不知師父如何。我們快去看看。三人急回來。果然沒了師父。連行李白馬。一並無蹤。慌得個八戒兩頭亂跑。沙僧前後跟尋。孫大聖亦心焦性燥。正尋覓處。只見那路旁邊斜擲着半截兒韁繩。他一把拿起。止不住眼中流淚。放聲叫道。師父啊。我去時辭別人和馬。回來只見這些繩。正是那見鞍思俊馬。滴淚想親人。八戒見他垂淚。嚇得仰天大笑。行者罵道。你這個夯貨。又是要散火哩。八戒又笑道。哥哥啊。不是這話。師父一定又被妖精攝進洞去了。常言道。事無三不成。你進洞兩遭了。再進去一遭。管情救出師父來也。行者揩了眼淚道。也罷。我還進去。你兩個沒了行李馬匹。耽心。却好生把守洞口。好大聖即轉身跳入裏面。不施變化。就是本身法相。真個是。古怪別腮。心內強。自小爲怪。神力壯。高低面。賽馬鞍。驕眼放金光。如火亮。渾身毛硬似鋼。計虎皮裙。繫明花響。上天墮散萬雲。飛下海。混起千層浪。當天倚力打天王。攆退十萬八千將。官封大聖美猴精。手中慣使金箍棒。今日西方任顯能。復來洞內扶三藏。你看他停住雲光。竟到了妖精宅外。見那門樓門關了。不分好歹。輪鐵棒一下。拽開。闖將進去。那裏邊靜悄悄。全無人跡。東廊下不見唐僧。亭子上桌椅與各處家伙。一件也無。原來他的洞內。週圍有三百餘里。妖精巢穴甚多。前番攝唐僧在此。被行者尋着。今番攝了。又怕行者來尋。當時搬了。不知去向。惱得這行者跌脚捶胸。放聲高叫道。師父啊。你是個晦氣轉成的。唐三藏。災殃鑄就的。取經僧。噫。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如何不在。却教老孫那裏尋找也。正是。吽。喝。爆。燥。之。間。忽聞得一陣春風撲鼻。他回了性道。這香煙是從後面飄出。想是在後頭哩。拽開步。提着鐵棒。走將進去看時。也不見動靜。只見有三間倒坐兒。近後壁。却鋪一張龍吞口。雕漆供桌。桌上有一個大流金香爐。爐內有香煙馥郁。那上面供養者。一個大金字牌。牌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位。略次些兒。寫着。尊兄。哪吒三太子位。行者見了。滿心歡喜。也不去搜妖怪。找唐僧。把鐵棒。撿作個繡花針兒。插在耳朵裏。輪開手。把那牌子。並香爐。拿將起來。返雲光。竟出門去。至洞口。喘喘哈哈。笑聲不絕。八戒沙僧。聽見。掣放洞口。迎着行者道。哥哥這等歡喜。想是救出師父也。行者笑道。不消我們救。只問這牌子。要人。八戒道。哥哥。這牌子。不是妖精。又不會說話。怎麼問他要人。行者放在地下道。你們看。沙僧近前看時。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位。沙僧道。此意何也。行者道。這是那妖精家供養的。我闖入他住居之所。見人跡俱無。惟有此牌。想是李天王之女。三太子之妹。思凡下界。假扮妖精。將我師父攝去。不問他要人。却問誰要你。兩個且在此把守。等老孫執此牌位。竟上天堂。玉帝前告個御狀。教天王爺兒們。還我師父。八戒道。哥哥。常言道。告人死罪。得死罪。須是理順。方可爲之。况御狀。又豈是可輕易告的。你且與我說怎的。告他。行者笑道。我有道理。我把這牌位。

香爐做個證見另外再備紙狀兒八戒道狀兒上怎麼寫行者道 告狀人孫悟空年甲在牒係東土唐朝西天取經

唐僧三藏徒弟告爲假妖攝陷人口事今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男哪吒太子闔門不謹走出親女在下方陷空山無底洞變化妖邪迷害人命無數今將吾師攝在陷曲遠之所渺無尋處若不狀告切思伊父子不仁故縱女氏成精害衆伏乞憐准行拘至案收邪救師明正其罪深爲恩便有此上告 八戒沙僧聞其言十分歡喜道哥啊告的有理必得上風切須早來稍遲恐妖精傷了師父性命行者道我快我快多時飯熟少時茶滾就回好大聖執着這牌位香爐將

身一縱駕祥雲直至南天門外時有把天門的大力天王與護國天王見了行者一個個都控背躬身不敢攔阻讓他進去直至通明殿下有張葛許邱四大天師迎面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紙狀兒要告兩個人哩天師吃驚道這

個賴皮不知裏告那個無奈將他引入靈霄殿下啓奏蒙旨宣進行者將牌位香爐放下朝上禮畢將狀子呈上葛仙翁接了鋪在御案玉帝從頭看了見這等這等即將原狀作批聖旨宣西方長庚太白金星領旨到雲樓宮宣托塔李

天王見駕行者上前奏道望天主好生懲治不然又別生事端玉帝又吩咐原告也去行者道老孫也去四天師道萬歲已出了旨意你可同金星去來行者真個隨着金星縱雲頭早至雲樓宮原來是天王住宅號雲樓宮金星見宮門

首有個童子侍立那童子認得金星卽入內報道太白金星老爺來了天王遂出迎迓又見金星捧着旨意卽命焚香及轉身又見行者跟入天王卽又作怒你道他作怒爲何當年行者大鬧天宮時玉帝會封天王爲降魔大元帥封哪

吒太子爲三壇海會之神帥領天兵收降行者屢戰不能取勝還是五百年前敗陣的讎氣有些惱他故此作怒他且忍不住道老長庚你覺得是甚麼旨意金星道孫大聖告你的狀子那天王本是煩惱只聽見說個告字一發雷霆大

怒道他告我怎的金星道告你假妖攝陷人口事你焚了香請自家開讀天王遂接了旨意設了香案望空謝恩拜畢展開旨意看了原來是這般這般如此如此狠得他手撲着香案道這個猴頭他也錯告我了金星道且息怒現有牌

位香爐在御前作證說是你親女哩天王道我止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小兒名金吒侍奉如來做前部護法二小兒名木吒在南海隨觀世音做徒弟三小兒名哪吒在我身邊早晚隨朝護駕一女年方七歲名貞英人事尚未省得

如何會做妖精不信抱出來你看這猴頭着實無禮且莫說我是天上元勳封受先斬後奏之職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誣告律云誣告加三等叫手下將縛妖索把這猴頭細了那庭下擺列着巨靈神魚肚將藥義雄帥一擁上前把行

者圍了金星道李天王莫闖禍啊我在御前同他領旨意來宣你的人你那索兒頗重一時細壞他闖氣天王道金星

啊似他這等詐僞告擾，怎該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這個猴頭，然後與你見駕，回旨。金星見他取刀，心驚膽戰，對行者道：「你幹事差了，御狀可是輕易告的？你也不訪的實，似這般亂弄，傷其性命，怎生是好？行者全然不懼，笑吟吟的道：「老官兒放心，一些沒事。老孫的買賣，原是這等做，一定先輸後贏，說不了。天王掄過刀來，望行者劈頭就砍。早有那三太子趕上前，將軟腰劍架住，叫道：「父王息怒。天王大驚失色，噫：「父見子以劍架刀，就當喝退。怎麼反大驚失色。原來天王生此子時，他左手掌上有一個「哪字，右手掌上有個「吒字，故名「哪吒。這太子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禍踏倒水晶宮，捉住蛟龍，要抽筋為繚子。天王知道，恐生後患，欲殺之。哪吒奮怒，將刀在手，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還了父精母血。一點靈魂，竟到西方極樂世界，告佛。佛正與眾菩薩講經，只聞得撞幡響蓋，有人叫道：「救命。佛慧眼一看，知是哪吒之魂。即將碧藕為骨，荷葉為衣，念動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了性命，運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廣大。後來要殺天王，報那剔骨之讎。天王無奈，告求我佛如來。如來以和為尚，賜他一座玲瓏剔透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那塔上層層有佛，豔豔光明。喚哪吒以佛為父，解釋了冤讎，所以稱為「托塔李天王者，此也。今日因閑在家，未曾托着那塔，恐哪吒有報讎之意，故下個大驚失色。却即回手，向塔座上取了黃金寶塔，托在手間，問哪吒道：「孩兒，你以劍架住我，刀有何話說？哪吒棄劍叩頭道：「父王是有女兒，在下界哩。天王道：「孩兒，我只生了你姊妹四個，那裏又有女兒哩？哪吒道：「父王忘了，那女兒原是個妖精，三百年前成怪，在靈山偷食了如來的香花寶燭。如來差我父子天兵，將他拿住，拿住時，只該打死。如來吩咐道：「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喂鹿，望長生。當時饒了他性命，積此思念。拜父王為父，拜孩兒為兄。在下方供設牌位，待奉香火，不期他又成精，陷害唐僧，却被孫行者搜尋到巢穴之間，將牌位拿來，就做名告了御狀。此是結拜之恩，女非我同胞之親妹也。天王聞言，悚然驚訝道：「孩兒，我實忘了。他叫做甚麼名字？太子道：「他有三個名字。他的本身出處，喚做「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偷香花寶燭，改名喚做「半截觀音。如今饒他下界，又改了喚做「地湧夫人。是也。天王却纔有悟，放下寶塔，便親手來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來，道：「那個敢解我？要連繩兒拾去見駕。老孫的官事纔贏，慌得天王手軟。太子無言，眾家將委委而退。那大聖打滾撒賴，只要天王去見駕。天王無計可施，哀求金星說個方便。金星道：「古人云：「萬事從寬，你幹事忒緊了些兒。就把他綁住，又要殺他。這猴子是個有名的爛皮，你如今叫我怎的處？若論你令郎講起來，雖是恩女，却不是親女，却也晚親義重，不拘怎生折辯，你也有個罪名。天王道：「老星，怎說個方便，就沒罪了。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們，却只是無情可說。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銜的事說說，他到也罷。

了。真個金星上前，將手摸着行者道：「大聖，看我薄面，解了繩，好去見駕。」行者道：「老官兒不用解，我會滾法，一路滾就滾到也。」金星笑道：「你這猴忒恁寡情，我昔日也會有些恩義兒到你，我這些些事兒就不依我。」行者道：「你與我有甚恩義？」金星道：「你當年在花果山爲怪，伏虎降龍，強消死籍，聚羣妖，大肆猖狂，上天要擒你，也是老身力奏，降旨招安，把你宣上天堂，封你做弼馬溫，你吃了玉帝仙酒，後又招安，也是老身力奏，封你做齊天大聖，你又不守本分，偷桃盜酒，竊老君之丹，如此如此，纔得個無減無生，若不是我，你如何得到今日？」行者道：「古人說得好，死了莫與老頭兒同墓，乾淨會揭挑人，我也只是做弼馬溫，鬧天宮罷了，再無甚大事也罷。」也罷，看你老人家面皮，還教他自己來解。」天王纔敢向前，解了繩，請行者着衣上坐。一一上前施禮。行者朝了金星道：「老官兒，何如？我說先輸後贏，買賣兒原是這等做，快催他去見駕，莫誤了我的師父。」金星道：「莫忙，弄了這一會，也吃鍾茶兒去。」行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賣放犯人，轉慢聖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吃茶，連我也懶將起來了。」李天王快走快走，天王那裏敢去，怕他沒的說，做有的，放起刁來，口裏胡說亂道，怎生與他折辯，沒奈何，又央金星教說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話兒，你可依我。」行者道：「繩細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還有甚話，你說你說，說得好，就依你說，說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事十日打，你告了御狀，說妖精是天王的女兒，天王說不是你，兩個只管在御前折辯，反復不已，我說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這一年之間，那妖精把你師父陷在洞中，莫說成親，若有個喜花下兒子，也生了一個小和尚兒，却不誤了大事，行者低頭想道：「是啊，我精把師父陷在洞中，莫說成親，若有個喜花下兒子，也生了一個小和尚兒，却不誤了大事，行者低頭想道：「是啊，我離八戒，沙僧只說多時飯熟，少時茶滾，就回，今已弄了這半會，却不遲了。」老官兒，既依你說，這旨意如何回繳？」金星道：「教李天王點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你怎麼樣回？」金星道：「我只說原告脫逃，被告免提。」行者笑道：「好啊，我倒看你面情罷了，你倒說我脫逃，教他點兵，在南天門外等我，我即和你回旨繳狀去。」天王害怕道：「他這一去，若有言語，是臣背君也。」行者道：「你把老孫當甚麼樣人，我也是個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又有污言頂你？」天王即謝了行者。行者與金星回旨。天王點起本部天兵，竟出南天門外，金星與行者回見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設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點兵收怪去了。」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行者即返雲光，到南天門外，見天王太子，佈列天兵等候。噫，那些神將風滾滾，霧騰騰，接住大聖，一齊墜下雲頭，早到了陷空山上。八戒、沙僧、眼巴巴正等，只見天兵與行者來了，獸子迎着天王施禮道：「累及累及，天王道：天蓬元帥，你却不知，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致令妖精無理，困了你師父，來遲莫怪。」這個山就是陷空山了，但不知他的洞門還向那邊開。行者道：「我這條

路且是走熟了，只是這個洞，叫做個無底洞。周圍有三百餘里，妖精窠穴甚多。前番我師父在那兩滴水門樓裏，一番靜悄悄，鬼影也沒個，不知又搬在何處去也。天王道：「怪他設盡千般計，難脫天羅地網中。到洞門前再作道理，大家就行。」嘆約有十餘里，就到了那大石邊。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門兒道：「兀的便是也。」天王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誰敢當先？」行者道：「我當先。」三太子道：「我奉旨降妖，我當先。」那獸子便莽撞起來，高聲叫道：「當頭還要我老豬。」天王道：「不須囉囉，但依我分擺。」孫大聖和太子同領着兵將下去。我們三人在口上把守，做個裏應外合。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纔顯些些手段。衆人都答應了一聲：「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領了兵將，望洞裏只是一溜拾頭一望，果然好個洞啊。」依舊雙輪日月照，一般望山川，珠淵金井暖，起煙更有許多堪羨。疊疊朱樓畫閣，嶺嶺赤壁青田。三春楊柳九秋蓮，兀的洞天罕見。頃刻間，停住了雲光，竟到那妖精舊宅，挨門兒搜尋，以以喝喝，一重又一重，一處又一處，把那三百里地，草都踏光了。那見個妖精，那見個三藏，都只說：「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洞，遠遠去哩。」那曉得他在那裏，東南黑角落上，望下去，另有個小洞，洞裏一重小小門，一間矮矮屋，盆栽了幾種花，簷傍着數竿竹，黑氣氤氳，暗香馥馥。老怪攝了三藏，搬在這裏，逼住成親，只說行者再也找不着，誰知他命合該休。那些小怪在裏面，一個個嘖嘖嘈嘈，挨挨簇簇，中間有個大膽些的，伸起頸來，望洞外略看一看，一頭撞着個天兵，一聲嚷道：「在這裏。」那行者惱起性來，捻着金箍棒，一下闖將進去。那裏邊窄小，窩着一窟妖精。三太子縱起天兵，一齊擁上一個個那裏去躲。行者尋着唐僧和那白馬，和那行李，那老怪尋思無路，看着哪吒太子，只是戰戰兢兢。太子道：「這是玉旨來拿你，不當小可。我父子只爲受了你炷香，險些兒和尚拖木頭，做出了寺，嘩聲天兵，取下縛妖索，把那些妖精都捆了。老怪也少不得吃場苦楚。」返雲光，一齊出洞。行者口裏嘻嘻，嘻嘻，天王掣開洞口，迎着行者道：「今番却見你師父也。」行者道：「多謝了，多謝了。」就引三藏拜謝。天王次及太子、沙僧、八戒，只是要碎剮那老精。天王道：「他是奉玉旨拿的，輕易不得。我們還要回去回旨哩。」一邊天王同三太子領着天兵神將，押住妖精，去奏天曹聽候發落。一邊行者擁着唐僧、沙僧收拾行李，八戒攏馬，請唐僧騎馬，齊上大路。這正是：
剷斷絲蘿離苦海，打開玉鎖出樊籠。
畢竟不知前去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難滅伽持圓大覺 法王成正體天然

唐三藏固住元陽，出離了煙花苦套。隨行者投西而進，不覺夏時。正值那薰風初動，梅雨絲絲，好光景。冉冉綠陰密，風輕燕引雛。新荷翻沼面，修竹漸扶蘇。芳草連天碧，山花遍地鋪。溪邊蒲插劍，榴火壯行圖。師徒四衆，耽炎受熱正。

行處忽見那路旁有兩行高柳柳陰中走出一個老母右手下攜着一個小孩兒對唐僧高叫道和尚不要走了快早兒撥馬東回進西去都是死路說得個三藏跳下馬來打個問訊道老菩薩古人云海闊從魚躍天高任鳥飛怎麼西進便沒路了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那裏去有五六里遠近乃是滅法國那國王前生那世裏結下冤讎今世裏無端造罪二年前許下一個羅天大願要殺一萬個和尚這兩年陸續殺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個無名和尚只要等四個有名的和尚湊成一萬好做圓滿哩你們去若到城中都是送命王菩薩三藏聞言心中害怕戰兢兢的道老菩薩深感感情感謝不盡但請問可有不進城的方便路兒我貧僧轉過去罷那老母笑道轉不過去轉不過去只除是會飛的就過去了八戒在旁邊賣嘴道媽媽兒莫說黑話我們都是會飛的行者火眼金睛其實認得好歹那老母攙着孩兒原是觀音菩薩與善財童子慌得倒身下拜叫道菩薩弟子失迎失迎那菩薩一朵彩雲輕輕駕起嚇得個唐長老立身無地只情跪着磕頭八戒沙僧也慌跪下朝天禮拜一時間祥雲渺渺竟回南海而去行者起來扶着師父道請起來菩薩已回寶山也三藏起來道悟空你既認得是菩薩何不早說行者笑道你還問話不了我即下拜怎麼還是不早哩八戒沙僧對行者道感蒙菩薩指示前邊必是滅法國要殺和尚我等怎生奈何行者道獸子休怕我們會遭着那毒魔狠怪虎穴龍潭更不會傷損此間乃是一國凡人有何懼哉只奈這裏不是住處天色將晚且有鄉村人家上城賣買回來的看見我們是和尚嚷出名去不當穩便且引師父找下大路尋個僻靜之處却好商議真個三藏依言一行都閃下路來到一個坑坎之下坐定行者道兄弟你兩個好生保守師父待老孫變化了去那城中看看尋一條僻路連夜去也三藏叮囑道徒弟啊莫當小可王法不容你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老孫自有道理好大聖話畢將身一縱忽啣的跳在空中怪哉上面無繩扯下頭沒棍撐一般同父母他便骨頭輕屹立在雲端裏往下觀看只見那城中喜氣融融祥光蕩漾行者道好個去處為何滅法看一會漸漸天昏又見那十字街燈光燦爛九重殿香藹鐘鳴七點皎星照碧漢八方客旅卸行蹤六軍營隱隱的畫角纔吹五鼓樓點點的銅壺初滴四邊宿霧昏昏三市寒煙藹藹兩兩夫妻歸繡幙一輪明月上東方他想着我要下去到街坊打看路徑這般個嘴臉撞見人必定說是和尚等我變一變了捻着訣念動真言搖身一變變做個撲燈蛾兒形細翼曉輕巧滅燈撲燭投明本來面目化生齋草中間靈應每愛炎光觸燄忙忙飛繞無停紫衣香翅趕流螢最喜夜深風靜但見他翩翩翻飛向三街六市傍房簷近屋角正行時忽見那隔頭拐角上一灣子人家人家門首掛着個燈籠兒他道這人家過元宵哩怎麼

挨排兒都點燈籠。他硬硬翅飛近前來，仔細觀看。正當中一家子方燈籠上寫着安歇往來商賈六字，下面又寫着小二店四字。行者纔知是開飯店的，又伸頭打一看，看見有八九個人都吃了晚飯，寬了衣服，卸了頭巾，洗了脚，手各各牀上睡了。行者暗喜道：師父過得去了，你道他怎麼就知過得去？他要起個不良之心，等那些人睡着，要偷他的衣服。頭巾裝做俗人進城，噫，有這般不遂意的事，正思忖處，只見那小二走向前，吩咐列位官人仔細些。我這裏君子小人不同，各人的衣物行李，都要小心，着你那在外做買賣的人，那一樣不仔細，又聽得店家吩咐，越發謹慎，他都爬起來道：主人家說得有理，我們走路的人辛苦，只怕睡着，急忙不醒，一時失所，奈何？你將這衣服頭巾搭聯，都收進去。待天將明，交付與我們起身。那王小二真個把些衣物之類，盡情都搬進他屋裏去了。行者性急，展開翅，就飛入裏面，丁在一個頭巾架上，又見王小二去門首摘了燈籠，放下吊搭，關了門，脫衣睡下。那王小二有個婆子，帶了兩個孩子，哇哇聒噪，急忙不睡。那婆子又拿了一件破衣補補納納，也不見睡。行者暗想道：若等這婆子睡了，下手却不誤了師父，又恐更深，城門閉了，他就忍不住，飛下去，望燈上一撲，真是捨身投火，燄焦額探殘生。那盞燈早已息了，他又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鼠，噴噴哇哇的叫了兩聲，跳下來，拿着衣服頭巾往外就走。那婆子慌慌張張的道：頭子不好了，夜耗子成精也。行者聞言，又弄手段，攔着門，厲聲高叫道：王小二，莫聽你婆子胡說，我不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做暗事，我乃齊天大聖，臨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經，你這國王無道，特來借此衣冠裝扮我師父。一時過了城去，就便送還那王小二聽言，一轆轆爬起來，黑天摸地，又是着忙的人，撈着褲子當衫子，左穿也穿不上，右套也套不上。那大聖使個攝法，早已駕雲出去，復翻身竟至路下坑坎邊，三藏見星光月皎，探身凝望，見是行者來至近前，即開口叫道：徒弟，可過得滅法國？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師父，要過滅法國，和尚做不成人，戒道哥，你勒掯那個哩？不做和尚也容易，只消半年不剃頭，就長出毛來也。行者道：那裏等得半年？眼下就都要做俗人哩。那猊子慌了道：但你說話，通不察理，我們如今都是和尚，眼下要做俗人，却怎麼戴得頭巾？就是邊兒勒住，也沒收頂繩處。三藏喝道：不要打花，且幹正事。端的何如？行者道：師父，他這城中我已看了，雖是國王無道殺僧，却倒是個真天子。城上有祥光喜氣，城中的街道我也認得，這裏的鄉談，我也省得會說，却纔在飯店內借了這幾件衣服頭巾，我們且扮作俗了，進城去借了宿，至四更天就起來，教店家安排了齋吃，捱到五更時候，挨城門而去，奔大路西行，就有人撞見扯住，也好折辨，只說是上邦欽差的，滅法王不敢阻滯，放我們來的。沙僧道：師兄處的最當，且依他行，真個長老無奈，脫了褊衫，去了僧帽，穿

了俗人的衣服，戴了頭巾，沙僧也換了八戒的頭大，戴不得巾兒，被行者取了些針線，把頭巾扯開兩頂，縫做一頂，與他搭在頭上，揀件寬大的衣服，與他穿了，然後自家也換上一套道，列位，這一去，把師父徒弟四個字兒，且收起，八戒道：「除了此四字，怎的稱呼？」行者道：「都作做弟兄，師父叫做唐大官兒，你叫做豬三官兒，沙僧叫做沙四官兒，我叫做孫二官兒，但到店中，你們切休言語，只讓我一個開口答話，等他問甚麼買賣，只說是販馬的客人，把這白馬做個樣子，說我們是十弟兄，我四個先來，貨店房賣馬，那店家必然款待我們，我們受用了，臨行時，等我拾塊瓦查兒，變塊銀子，謝他，他就走路，長老無奈，只得曲從，四衆忙忙的牽馬挑擔，跑過那邊，此處是個太平境界，入更時分，尚未關門，徑直進去，行到王小二店門首，只聽得裏邊叫哩，有的說：「我不見了頭巾，有的說：「我不見了衣服。」行者只推不知，引着他們，往斜對門一家安歇，那家子還未收燈籠，即近門叫道：「店家可有閒房兒？」我們安兒那裏邊有個婦人，答應道：「有有，請官人們上樓，說不了，就有一個漢子來牽馬，行者把馬兒遞與牽進去，他引着師父，從燈影兒後面，徑上樓門，那樓上有方便的桌椅，推開牕格，映月光，齊齊坐下，只見有人點上燈來，行者攔門，一口吹息道：「這般月亮，不用燈，那人纔下去，又一個丫頭，拿四碗清茶，行者接住，樓下又走上一個婦人來，約有五十七八歲的模樣，一直上樓，站着旁邊問道：「列位客官，那裏來的，有甚寶貨？」行者道：「我們是北方來的，有幾匹驢馬，販賣，那婦人道：「販馬的客人，尚還小，行者道：「這一位是唐大官，這一位是豬三官，這一位是沙四官，我學生是孫二官，婦人笑道：「異姓行者道：「正是異姓同居，我們共有十個弟兄，我四個先來，貨店房打火，還有六個在城外借歇，領着一羣馬，因天晚不好進城，待我們賃了房子，明早都進來了，等我賣了馬，纔回，那婦人道：「一羣有多少馬？」行者道：「大小有百十匹兒，都像我這個馬的身子，却只是毛片不一。」婦人笑道：「孫二官人，誠然是個客綱客紀，早是來到舍下，第二個人家，也不敢留你，我舍下院落寬闊，槽割齊備，草料又有，憑你幾百匹馬，都養得下，却一件我舍下在此開店多年，也有個賤名，先夫姓趙，不幸去世久矣，我喚做趙寡婦店，我店裏三樣兒待客，如今先小人後君子，先把房錢講定，後好算帳，行者道：「說得是你府上，是那三樣待客，尋常道貨，有高低三等價，客無遠近，一般看，你怎麼說三樣待客，你可試試說說，我聽趙寡婦道：「我這裏是上中下三樣，上樣者，五果五菜的筵席，獅仙斗糖桌面，二位一張，請小娘兒來陪唱陪歇，每位該銀五錢，連房錢在內，行者笑道：「相應啊，我那裏五錢銀子，還不敷請小娘兒哩，中樣的，合盤桌兒，只是水菓熟酒，節來憑自家猜枚行令，不用小娘兒，每位只該二錢銀子，行者道：「一發相應，下樣兒，怎麼婦人道：「不敢在尊客面前說，行者道：「也說說無妨，我們好揀相應的。」

要在黑處睡。你想家中都是些單浪瓦的房子，那裏去尋黑暗處。不若捨一頓飯與他吃了，教他往別家去罷。女兒道：母親，我家有個黑處，又無風色，甚好，甚好。婦人道：是那裏？女兒道：父親在日會做了一張大櫃，那櫃有四尺寬，七尺長，三尺高，下裏面可睡六七個人。教他們往櫃裏睡去罷。婦人道：不知可好？等我問他一聲。孫官人舍下蝸居，更無黑處，止有一張大櫃，不透風，又不透亮，往櫃裏睡去如何？行者道：好好，即着幾個客子把櫃擡出，打開蓋兒，請他們下樓去。行者引着師父、沙僧、拿擔、順燈、影後，竟到櫃邊，八戒不管好歹，就先跳進櫃去。沙僧把行李遞入，攙着唐僧進去。沙僧也到裏邊，行者道：我的馬在那裏？旁有伏侍的道：馬在後屋拴着吃草料哩。行者道：牽來，把槽抬來，緊挨着櫃兒拴住。方纔進去，叫趙媽媽蓋上蓋兒，插上鎖釘，鎖上鎖子，還替我們看看那裏透亮，使些紙兒糊糊。明日早些兒來開，寡婦道：忒小心了。遂此各各關門去睡不題。却說他四個到了櫃裏，可憐啊！一則乍戴個頭巾，二來天氣炎熱，又悶住了，氣喘不透風，他都摘了頭巾，脫了衣服，又沒把扇子，只將僧帽撲撲，漏漏，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直到有二更時分，却都睡着。惟行者有心，鬧禍，偏他睡不着，伸過手，將八戒腿上一撿，那獸子縮了脚，口裏哼哼的道：睡了罷，辛辛苦苦的，有甚麼心腸，還撿手撿脚的耍子？行者搗鬼道：我們原來的本錢是五千兩，前者馬賣了三千兩，如今兩搭聯裏現有四千兩，這一羣馬還賣他三千兩，也有一本一利，發了殼了。八戒要睡的人，那裏答對？豈知他這店裏走堂的挑水的，燒火的，素與強盜一夥，聽見行者說有許多銀子，他就着幾個溜出去，夥了二十個多賊，明火執仗的來打劫馬販子，沖開門進來，就將那趙寡婦、娘女們戰戰兢兢的，關了房門，儘他外邊收拾，原來那賊不要店中家伙，只尋客人，到樓上不見形跡，打着火把，四下照看，只見天井中一張大櫃，櫃腳上拴着一匹白馬，櫃蓋緊鎖，掀翻不動。衆賊道：走江湖的人，都有手眼，看這櫃勢重，必是行囊財帛，鎖在裏面，我們偷了馬，抬櫃出城，打開分用，却不是好？那些賊果找起繩扛，把櫃抬着就走。幌阿幌的，八戒醒了道：哥哥睡罷，搖甚麼？行者道：莫言語，沒人搖。三藏與沙僧忽地也醒了道：是甚人抬着我們哩？行者道：莫嚷，莫嚷，等他抬到西天，也省得走路。那賊得了手，不往西去，倒抬向城東殺守門的軍，打開城門出去。當時就驚動六街三市，各鋪上火，甲人夫都報與巡城總兵、東城兵馬司、那總兵兵馬，即點人馬弓兵出城趕賊。那賊見官軍勢大，不敢抵敵，放下大櫃，丟了白馬，各自逃走。衆官軍不會拿得半個強盜，只是奪下櫃，捉住馬，得勝而回。總兵在燈光下，見那馬好馬，鬃分銀線，尾纏玉條，說甚麼八駿龍駒，賽過了驢驢款段，千金市骨，萬里追風。登山每與青雲合，嘯月渾如白雪勻。真是蛟龍離海島，人間喜有玉麒麟。總兵官把自家馬兒不騎，就騎上這個白

馬帥軍兵進城，把櫃子抬在總府，同兵馬寫個封皮封了，令人巡守到天明啓奏，請旨定奪不題。却說唐長老在櫃裏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害殺我也。若在外邊被人拿住，送與滅法國王，還好折辨。如今鎖在櫃裏，被賊劫去，又被官軍奪來，明日見了國王，現現成成的開刀請殺，却不湊了他一萬之數。行者道：「外面有人打開櫃拿出來，不是細着，便是吊着，且忍耐些兒，免了細吊。明日見那昏君老孫，自有對答。管你一毫兒也不傷，且放心睡罷。挨到三更時分，行者弄個手段，順出棒來，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三尖頭的鑽兒，挨櫃脚兩三鑽，鑽了一個眼子，收了鑽，搖身一變，變做個蠅蟻兒，爬將出去。現原身，踏起雲頭，竟入皇宮門外。那國王正在睡濃之際，他使個大分身，普會神法，將兩臂上毫毛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變做瞌睡蟲，念一聲唵字真言，教當方土地領衆佈散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大小官員宅內，但有品職者，都與他一個瞌睡蟲，人人穩睡，又將金箍棒取在手中，掂一掂幌一幌，叫聲寶貝，變，即變做了百口剃頭刀兒。他拿一把，吩咐小行者各拿一把，都去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裏剃頭，這纔是法王滅法法無窮，法貫乾坤，大道通，萬法原因歸一體。三乘妙相本來同，鑽開玉櫃，明消息，佈散金毫，破蔽蒙，管取法王成正果，不生不滅去來空。這半夜剃削成功，念動呪語，喝退土地神祇，將身一抖，兩臂上毫毛歸伏，將剃頭刀總捻成，真依然認了本性，還是一條金箍棒收來些小之形，藏於耳內，復翻身還做蠅蟻鑽入櫃內，現了本相，與唐僧守困不題。却說那皇宮內院宮娥彩女，天不亮起來梳洗，一個個都沒了頭髮，穿宮的大小太監也都沒了頭髮，一擁齊來到於寢宮外，奏樂驚寢，個個含淚不敢傳言。少時那三宮皇后醒來，也沒了頭髮，忙移燈到龍牀下看處，錦被窩中睡着一個和尚。皇帝忍不住言語出來，驚醒國王。那國王急睜睛，見皇后的頭光，他連忙爬起來道：「梓童，你如何這等？」皇后道：「主公亦如此也。」那皇帝摸摸頭，嚇得三屍呻咋，七魂飛空道：「朕當怎的來耶？」正慌忙處，只見那六院嬪妃、宮娥彩女大小太監都光着頭跪下道：「主公，我們做了和尚耶。」國王見了眼中流淚道：「想是寡人殺死和尚，即傳旨吩咐汝等不得說出落髮之事，恐文武羣臣褒貶國家不正，且都上殿設朝，却說那五府六部合衙門大小官員，天不明都要去朝王拜闕。原來這半夜一個個也沒了頭髮，各人都寫表啓奏此事，只聽那靜鞭三響，朝皇帝表奏當今剃髮因，畢竟不知那總兵官奪下櫃裏賊贓如何，與唐僧四衆的白馬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王計吞禪

話說那國王早朝文武多官俱執表章啓奏道：「主公，望赦臣等失儀之罪。國王道：「衆卿禮貌如常，有何失儀？」衆御道：「主

公啊不知何故臣等一夜把頭髮都沒了國王執了這沒頭髮之表下龍牀對羣臣道果然不知何故朕宮中大小人等一夜也盡沒了頭髮君臣們都各汪汪滴淚道從此後再不敢殺戮和尚也王復上龍位官各立本班王又道有事出班來奏無事捲簾散朝只見那武班中閃出巡城總兵官文班中走出東城兵馬使當階叩頭道臣蒙聖旨巡城夜來獲得賊贓一櫃白馬一匹微臣不敢擅專請旨定奪國王大喜道連櫃抬來二臣即退至本衙點起齊整軍士將櫃抬出三藏在內魂不附體道徒弟們這一到國王前如何理說行者笑道莫嚷我已打點停當了開櫃時他就拜我們爲師哩只教八戒不要爭競長短八戒道但只免殺就是無量之福還敢爭競哩說不了抬至朝外入五鳳樓放在丹墀之下二臣請國王開看國王即命打開方揭了蓋猪八戒就忍不住往外一跳說得那多官膽戰口不能言又見孫行者攙出唐僧沙和尚搬出行行李八戒見總兵官牽着馬走上前咄的一聲道馬是我的拿過來嚇得那官兒翻筋斗跌倒在地四衆俱立在階中那國王看見是四個和尚忙下龍牀宣召三宮妃后下金鑾寶殿同羣臣拜問道長老何來三藏道是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方天竺國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經的國王道老師遠來爲何在這櫃裏安歇三藏道窮僧知陛下有願心殺和尚不敢明投上國扮俗人夜至寶方飯店裏借宿因怕人識破原身故此在櫃中安歇不幸被賊偷出被總兵捉獲抬來今得見陛下龍顏所謂撥雲見日望陛下赦放貧僧海深恩便也國王道老師是天朝上國高僧朕失迎迓朕常年有願殺僧者會因僧謗了朕朕許大願要殺一萬和尚做圓滿不期今夜皈依教朕等爲僧如今君臣后妃髮都無了望老師勿吝高賢願爲門下八戒聞言呵呵大笑道既要拜爲門徒有何贊見之禮國王道若肯從願將國中財寶獻上行者道莫說財寶我和尚是有道之僧你只把關文倒換了送我們出城保你皇圖永固福壽長臻那國王聽說即着光祿寺大排筵宴君臣同拜爲師即時倒換關文求三藏改換國號行者道陛下法國之名甚好但只減字不好自經我過可改號欽法國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勝風調雨順萬方安國王謝了恩傳旨禮聘駕送唐僧四衆出城西去君臣們乘善歸真不題却說長老辭別了欽法國王在馬上欣然道悟空此一法甚善大有功也沙僧道哥啊是那裏尋這許多整容匠連夜剃這許多頭行者把那旆變化弄神通的事說了一遍師徒們齊笑不合口正歡喜處忽見一座高山阻路唐僧勒馬道徒弟們你看這面前山勢崖巍切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保你無事三藏道休言無事我見那山有些兇氣暴雲飛出漸覺驚惶滿身麻木神思不安行者笑道你把烏巢禪師的密多心經早已忘了三藏道我記得行者道你雖記得還有四句頌子你却忘了哩三藏道那四句行者道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三藏道：徒弟，我豈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經萬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說了。心淨孤明獨照，心存萬境皆清，差錯些兒，成情懈，千年萬載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誠，雷音只在眼下。似你這般，恐懼驚惶，神思不安，大道遠矣。雷音亦遠矣。且莫胡疑，隨我去。那長老聞言，心神頓爽，萬慮皆休。四衆一同前進，不幾步，到於山上，舉目看時，那山真好山，細看色班班，頂上雲飄蕩，崖前樹影寒。飛禽漸歷，走獸兇頑。林內松千榦，巒頭竹幾竿。吼叫是蒼狼奪食，咆哮是餓虎爭餐。野猿長嘯，尋鮮果，糜鹿攀花上翠嵐。風洒洒，水潺潺。時聞幽鳥語，閒關幾處藤蘿牽。又扯滿溪瑤草，雜香蘭，磷磷怪石，削削峯崖。狐貉成羣，劣權猿作隊。頑行客正愁多險峻，奈何古道又灣環。師徒們怯怯驚驚，正行之時，只聽得呼呼一陣風起，三藏害怕道：風起了，行者道：春有和風，夏有薰風，秋有金風，冬有朔風，四時皆有風。風起怕怎的？三藏道：這風來得甚急，決然不是天風。行者道：自古來風從地起，雲自山出，怎麼得個天風說不了？又見一陣霧起，那霧真個是漠漠連天，暗暗濛濛，匝地昏，日色全無，影鳥聲無處聞。宛然如混沌，彷彿似飛塵，不見山頭樹，那逢採藥人。三藏一發心驚道：悟空，風還未定，如何又這般霧起？行者道：且莫忙，請師父下馬，你兄弟二人，在此保守，等我去看看，是何吉凶。好大聖，把腰一躬，就到半空，用手搭在眉毛上，圓睜火眼，向下觀之。果見那懸巖邊坐着一個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樣。炳炳斑斑，多采豔，昂昂雄勢，甚抖擻，獠牙。口口如鋼鑽，利爪藏蹄，似玉鈎，金眼圓睛，禽獸怕，銀鬚倒豎，鬼神愁。張狂哮吼，施威猛，噴霧噴風，運智謀。又見那左右手下有三四，十個小妖，擺列在他那裏，逼法的噴風，噴霧，行者暗笑道：我師父也有些兒先兆，他說不是天風，果然不是。却是個妖精，在這裏弄喧兒哩。若老孫使鐵棒，往下就打，這叫做搗蒜打，打便打死了。只是壞了老孫的名頭。那行者一生豪傑，再不曉得暗算計人。他道：我且回去，照顧豬八戒，照顧教他來，先與這妖精見一仗。是八戒有本事，打倒這妖，算他一功。若無手段，被這妖拿去，等我再去救他，纔好出名。他又想道：八戒有些躲懶，不肯出頭，却只是有些口緊，好吃東西，等我哄他一哄，看他怎麼說。即時落下雲頭，到三藏前，三藏問道：悟空，風霧處，吉凶如何？行者道：這會却明淨了，沒甚風霧。三藏道：正是，覺到退下些去了。行者笑道：師父，我常時間還看得好，這番却看錯了。我只說風霧之中，恐有妖怪，原來不是。三藏道：是甚麼行者道：前面不遠，乃是一莊村，村上人家好善蒸的白米乾飯，白麵饅饅，齋僧哩。這些霧，想是那些人，家蒸籠之氣，也是積善之應。八戒聽說，認了真實，扯過行者，悄悄的道：哥哥，你先吃了他的齋來的行者道：吃不多兒，因那菜蔬太鹹了些，不喜多吃。八戒道：啐，憑他怎麼，我也儘肚吃他一飽，十分作湯，便回。

來吃水。行者道：你要吃麼？八戒道：正是。我肚裏有些餓了，先要去吃些兒。不知如何？行者道：兄弟莫題。古書云：父在，子不得自專。師父又在此，誰敢先去？八戒笑道：你若不言語，我就去了。行者道：我不言語，看你怎麼得去。那馱子吃嘴的見識偏有，走上前，唱個大啞道。師父、適纔師兄說，前村裏有人家齋僧，你看這馬有些要打攪人家，便要草要料，却不費事。幸如今風霧明淨，你們且略坐坐，等我再去尋些嫩草兒，先喂喂馬，然後再往那家子化齋去罷。唐僧歡喜道：好啊。你今日却怎肯這等勤謹，快去快來。那馱子暗暗笑着便走。行者趕上，扯住道：兄弟，他那裏齋僧，只齋俊的，不齋醜的。八戒道：這等說，又要變化了。行者道：正是。你變變兒去，好馱子，他也有三十六般變化，走到山門裏，捻着訣，念動咒語，搖身一變，變做個矮胖和尚，手裏敲個木魚，口中哼阿哼的，又不曾念經，只哼的是上大人，却說那怪物收風斂霧，號令羣妖，在於大路口上，擺開一個圈子陣，專等行客。這馱子晦氣，不多時，撞到當中，被羣妖圍住。這個扯住衣服，那個扯着絲線，推推擁擁，一齊下手。八戒道：不要扯等我一家家吃將來。羣妖道：和尚，你要吃甚的？八戒道：你們這裏齋僧，我來吃齋的。羣妖道：你想這裏齋僧，不知我這裏專要吃僧。我們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專要把你們和尚拿到家裏，上蒸籠蒸熟吃哩。你倒還想來吃齋。八戒閉言，心中害怕，纔報怨行者道：這個弼馬溫，其實懶，他哄我說是這村裏齋僧，這裏那得村莊人家，那裏齋甚麼僧，却原來是些妖精。那馱子被他扯急了，即便現出原身，腰間掣釘鉞，一頓亂築，築退那些小妖。小妖急跑去報與老怪。道：大王，禍事了。老怪道：有甚禍事？小妖道：山前來了一個和尚，且是生得乾淨，我說拿家來蒸他吃，若吃不了，留些兒防天陰，不想他會變化。老妖道：變化甚的模樣？小妖道：那裏成個人相，長嘴大耳朵，背後又有鬚，雙手輪一根釘鉞，沒頭沒臉的亂築，就我們跑回來也。老怪道：莫怕，等我去看。輪着一條鉄杵，走近看時，見馱子果然醜惡，他生得，確嘴初長三尺，零擦牙，嘴出賽銀釘，一雙圓眼光如電，兩耳攏風，吻吻聲，腦後鬚長，排鐵箭，渾身皮糙，癩還青，手中使件蹊蹺物，九齒釘鉞，個個驚。妖精硬着膽，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叫甚名字，快早說來。饒你性命。八戒笑道：我的兒，你是也不認得你猪祖宗哩。上前來說與你聽。巨口擦牙，神力大，玉皇陛下天蓬帥，掌管天河八萬兵，天宮快樂多自在，只因酒醉戲宮娥，那時就把英雄賣，一嘴拱倒斗牛宮，吃了王母靈芝菜，玉皇親打二千鎚，把吾貶下三天界，教吾立志養元神，下方却又爲妖怪，正在高莊善結親，命低撞着孫兄到金箍棒下，受他降低頭，纔把沙門拜，背馬挑包做夯工，前生少了唐僧債，鐵腳天蓬本姓猪，法名喚作猪八戒。那妖精聞言，喝道：你原來是唐僧的徒弟，我一向聞得唐僧的肉好吃，正要拿他哩，你却撞將來，我肯饒你，不要走。看杵。八戒道：孽畜。

你原來是個染博士出身妖精道我怎麼是染博士八戒道不是染博士怎麼會使棒槌那怪那容分說近前亂打他兩個在山凹裏這一場好殺九齒釘耙一條鐵杵耙丟解數滾狂風杵運機謀飛驟雨一個是無名惡怪阻山程一個是有罪天蓬扶聖主性正何愁怪與魔山高不得金生土那個杵架猶如蟒出潭這個耙來却似龍離浦喊聲叱咤振山川泓喝雄威驚地府兩個英雄各逞能捨身却把神通賭八戒長起威風與妖精廝鬥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齊圍住不題却說行者在唐僧背後忽失聲冷笑沙僧道哥哥冷笑何也行者道猪八戒真個敢呀聽見說齋僧就被我哄去了這早晚還不見回來若是一頓耙打退妖精你看他得勝而回爭嚷功果若戰他不過被他拿去却是我晦氣背前背後不知罵了多少弼馬溫哩悟淨你休言語等我去看看好大聖他也不使長老知道悄悄的腦後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卽變做本身模樣陪着沙僧隨着長老他的真身出個神跳在空中觀看但見那馱子被怪圍繞釘耙勢亂漸漸的難敵行者忍不住按落雲頭厲聲高叫道八戒不要忙老孫來了那馱子聽得是行者聲音仗着勢愈長威風一頓耙向前亂築那妖精抵敵不住道這和尚先前不濟這會子怎麼又發起狠來八戒道我的兒不可欺負我家裏人來也一發向前沒頭沒臉築去那妖精抵架不住領羣妖敗陣去了行者見妖精敗去他就不會近前撥轉雲頭竟回本處把毫毛一抖收上身來長老的肉眼凡胎那裏認得不一時馱子得勝也自轉來累得那粘涎鼻涕白沫生生氣喘喘的走將來叫聲師父長老見了驚訝道八戒你去打馬草的怎麼這般狼狽回來想是山上人家有人看護不容你打草麼馱子放下耙捶胸跌脚道師父莫要問說起來就活活羞殺人長老道爲甚麼差來八戒道師兄捉弄我先頭說風霧裏不是妖精沒甚兇兆是一莊村人家好善蒸白米乾飯白麵饅饅齋僧的我就當真想著肚內餓了先去喫些兒假倚打草爲名豈知若干妖怪把我圍了苦戰了這一會若不是師兄的哭喪棒相助我也莫想得脫羅網回來也行者在旁笑道這馱子胡說你若做了賊就攀上一牢人是我在這裏看着師父何會離側長老道是啊悟空不會離我那馱子跳着嚷道師父你不曉得他有替身長老道悟空端的可有怪麼行者瞞不過躬身笑道是有個把小妖兒他不敢惹我們八戒你過來一發照顧你照顧我們既保師父走過險峻山路就似行軍的一般八戒道行軍便怎的行者道你做個開路將軍在前剖路那妖精不來便罷若來時你與他賭鬥打倒妖精算你的功果八戒量着那妖精手段與他差不多却說我就死在他手內也罷等我先走行者笑道這馱子先說晦氣話怎麼得長進八戒道哥哥你知道公子登筵不醉卽飽壯士臨陣不死帶傷先說句錯話兒後便有威風行者歡喜

卽忙背了馬，請師父騎上馬，沙僧挑着行李相隨八戒一路入山不題。却說那妖精帥幾個敗殘的小妖，竟回本洞高坐在那石崖上，默默無言。洞中還有許多看家的小妖，都上前問道：「大王常時出去，喜喜歡歡回來，今日如何煩惱？」老妖道：「小的們，我往常出洞巡山，不啻那裏的人與獸，定搵幾個來家養膽。汝等今日造化低，撞見一個對頭小妖，問是那對頭？」老妖道：「是一個和尚，乃東土唐僧取經的徒弟，名喚豬八戒。我被他一頓釘耙，把我築得敗下陣來，好惱啊！我這一向常聞得人說：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羅漢，有人吃他一塊肉，可以延壽長生。不期他今日到我山裏，正好拿住他蒸吃，不知他手下有這等徒弟，說不了班部叢中，閃上一個小妖對老妖，哽哽咽咽哭了三聲，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聲老妖喝道：「你又哭，又笑，何也？」小妖跪下道：「大王纔說要吃唐僧的肉，不中吃。老妖道：「人都說吃他一塊肉，可以長生不老，與天同壽，怎麼說他不中吃？」小妖道：「若是中吃，也到不得這裏。別處妖精也都吃了他手下有三個徒弟哩。」老妖道：「你知那三個小妖？」他大徒弟是孫行者，三徒弟是沙和尚，這個是他二徒弟豬八戒。老妖道：「沙和尚比豬八戒如何？」小妖道：「也差不多。」那個孫行者比他如何？」小妖吐舌道：「不敢說。那孫行者神通廣大，變化多端，他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上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卿四相，東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嶽四瀆，費天神將，也不會惹得他過。你怎敢要吃唐僧？」老妖道：「你怎麼知得他這等詳細？」小妖道：「我當初在獅駝嶺獅駝洞，與那大王居住，那大王不知好歹，要吃唐僧，被孫行者使一條金箍棒打進門來，可憐就打得犯了骨牌名，都斷么絕六，還虧我有些見識，從後門走了。來到此處，蒙大王收留，故此知他手段。」老妖聽言，大驚失色，道：「正是大將軍怕識語，他聞得自家人這等說，安得不驚？」正都在悚懼之際，又一個小妖上前道：「大王莫惱，莫怕，常言道：『事從緩來，若是要吃唐僧，等我定個計策。』」他老妖道：「你有什么計？」小妖道：「我有個分瓣梅花計。」老妖道：「怎麼叫做分瓣梅花計？」小妖道：「如今把洞中大小羣妖，點將起來，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只選三個，須是有能幹會變化的，都變做大王的模樣，頂大王的盔，貫大王的甲，執大王的旌，三處埋伏。先着一個戰豬八戒，再着一個戰孫行者，再着一個戰沙和尚，捨着三個小妖，調開他兄弟三個大王，却在半空伸下拿雲手，去捉這唐僧，就如探囊取物，就如魚水盆內撿蒼蠅，有何難哉？」老妖聞此言，滿心歡喜，道：「此計絕妙絕妙。」這一去，拿不得唐僧，便是拿了唐僧，決不輕你就封你做個前部先鋒。小妖叩頭謝恩，叫點妖怪，即將洞中大小妖精點起，果然選出三個有能的小妖，俱變做老妖，各執鐵杵，埋伏等待唐僧。不題。却說這唐長老無慮，無憂，相隨八戒上大路，行數多時，只見那路旁邊撲落的一聲響，跳出一個小妖，奔向前邊，要捉長老。孫行者叫道：「八戒，

妖精來了，何不動手？那猊子不認真假，掣釘耙趕上亂望。那妖精使鐵杵就架相迎。他兩個一往一來的，在山坡下正然賭鬥。又見那草科裏響一聲，又跳出個怪來，就奔唐僧行者道師父不好了。八戒的眼拙，放那妖精來拿你。且等老孫打他去急掣棒迎上，前喝道：那裏去看棒？那妖精更不打話，舉杵來迎。他兩個在草坡下一撞，一冲，正相持處。又聽得山背後呼的風響，又跳出個妖精來，竟奔唐僧沙僧見了，大驚道：師父大哥與二哥的眼都花了，把妖精放將來拿你了。你坐在馬上，等老沙拿他去。這和尚也不分好歹，卽掣杖對面擋住。那妖精鐵杵恨苦相持，呖呖喝喝亂嚷亂鬧。漸漸的寫遠，那老怪在半空中見唐僧獨坐馬上，伸下五爪鋼鈎，把唐僧一把攔住。那師父丟了馬，脫了鎧，被妖精一陣風竟攝去了。可憐，這正是禪性遭魔難，正果江流又遇苦災星。老妖按下風頭，把唐僧拿到洞內，叫先鋒那定計的小妖上前跪倒，口中道：不敢，不敢。老妖道：何出此言？大將軍一言既出，如白染皂。當時說拿不得唐僧，便罷。拿了唐僧，封你爲前部先鋒。今日你果妙計成功，豈可失信於你？你可把唐僧拿來，着小的們挑水刷鍋，搬柴燒火，把他蒸一蒸。我和你都吃他一塊肉，以圖延壽長生也。先鋒道：大王且不可吃。老怪道：既拿來，怎麼不可吃？先鋒道：大王吃了他，不打緊，猪八戒也做得人情，沙和尚也做得人情。但恐孫行者那主子刮毒他，若曉得是我們吃了他，也不來和我們廝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裏一擲，擲個窟窿，連山都掬倒了。我們安身之處也無之矣。老怪道：先鋒，憑你有何高見？先鋒道：依着我，把唐僧送在後園，綁在樹上。兩三日不要與他飯吃。一則圖他裏面乾淨，二則等他二人不來門前尋找，打聽得他們回去了，我們却把他拿出來，自在在的受用，却不是好？老怪笑道：正是，正是。先鋒說得有理。一聲號令，把唐僧拿入後園，一條繩綁在樹上，令衆小妖都去前面去聽候。你看那長老苦捱着繩纏索，綁緊縛牢，拴止不住。腮邊流淚，叫道：徒弟呀，你們在那山中擒怪，甚路裏趕妖，我被妖魔捉來，此處受災，何日相會？痛殺我也。正自兩淚交流，只見對面樹上有人叫道：長老，你也進來了。長老正了性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是本山的樵子，被那山主前日拿來，綁在此間。今已三日，算計要吃我哩。長老滴淚道：樵夫啊，你死只是一身，無甚掛礙。我却死得不甚乾淨。樵子道：長老，你是個出家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子，死便死了，有甚麼不乾淨？長老道：我本是東土往西天取經去的，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取真經，要超度那冥幽無主的孤魂。今若喪了性命，可不盼殺那君王孤負那臣子？那枉死城中無限的冤魂，却不大失所望。永世不得超生一場功果，盡化作風塵，這却怎麼得乾淨也？樵子聞言，眼中墮淚道：長老，你死也只如此。我死又更傷情。我自幼失父，與母鰥居，更無家業，止靠着打柴爲生。老母今年八十三歲，只我一人奉養。

倘若身喪誰與他埋屍送老苦哉苦哉痛殺我也長老聞言放聲大哭道可憐可憐山人尚有思親意空教貧僧會念經事君事親皆同一理你爲親恩我爲君恩正是那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却說孫行者在草坡下戰退小妖急回來路旁邊不見了師父止存白馬行囊慌得他牽馬挑担向山頭找尋嘔正是那有難的江流專遇難降魔的大聖亦遭魔畢竟不知尋找師父下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滅妖邪

話說孫大聖牽着馬挑着擔滿山頭尋叫師父忽見猪八戒氣喘喘的跑將來道哥哥你喊怎的行者道師父不見了你可會看見八戒道我原來只跟唐僧做和尚的你又捉弄我教做甚麼將軍我捨着命與那妖精戰了一會得命回來師父是你與沙僧看着的反來問我行者道兄弟我不怪你你不知怎麼眼花了把妖精放回來拿師父我去打那妖精教沙和尚看着師父的如今連沙和尚也不見了八戒笑道想是沙和尚帶師父那裏出恭去了說不了只見沙僧來到行者問道沙僧師父那裏去了沙僧道你兩個眼都昏了把妖精放將來拿師父老沙去打那妖精的師父自家在馬上坐來行者氣得暴跳道中他計了中他計了沙僧道中他甚麼計行者道這是分辦梅花計把我弟兄們調開他劈心裏撈了師父去了天天天却怎麼好止不住腮邊淚滴八戒道不要哭一哭就膿包了橫豎不遠只在這座山上我們尋去來三人只得上山找尋行了有二十里遠近只見那懸崖之下有一座洞府削峯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瑤草馨香紅杏碧桃豔麗崖前古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門外蒼松黛色參天二千尺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山禽每向枝頭啼白晝簇簇黃藤如掛索行行煙柳似垂金方塘積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窮齡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住多年吃人的老怪果然不亞神仙境真是藏風聚氣窠行者見了兩三步跳到門前看處那門緊閉門上橫安着一塊石版石版上有八個大字乃隱霧山折岳連環洞行者道八戒動手啊此間乃妖精住處師父必在他家也那獸子仗勢行兇舉釘鉞儘力築將去把他那石頭門築了一個大窟窿叫道妖怪快送我師父來免得釘鉞築倒門一家子都是了帳守門的小妖急急跑入報道大王闖出禍來了老怪道有甚禍小妖道門前有人把門打破嚷道要師父哩老怪大驚道不知是那個尋將來也先鋒道莫怕等我出去看看那小妖奔至前門從那打破的窟窿處歪着頭往外張見是個長嘴大耳朵卽回頭高叫大王莫怕他這個是猪八戒沒甚本事不敢無理他若無理開了門拿他進來湊蒸怕便只怕那毛臉雷公嘴的和尚八戒在外邊聽見道哥哥啊他不怕我只怕你哩師父定在他家了你

快上前行者罵道：潑孽畜，你孫外公在這裏，送我師父出來，饒你命罷。先鋒道：大王不好了，孫行者也尋將來也。老怪報怨道：都是你定的甚麼分瓣分瓣，却惹得禍事臨門，怎生結果。先鋒道：大王放心，且休埋怨，我記得孫行者是個寬洪海量的猴頭，雖則他神通廣大，却好奉承。我們拿個假人頭出去哄他一哄，奉承他幾句，只說他師父是我們吃了。若還哄得他去了，唐僧還是我們受用，哄不過，再作理會。老怪道：那裏得個假人頭？先鋒道：等我做一個兒看。好妖怪將一把衝鋼刀斧，把柳樹根砍做個人頭模樣，噴上些人血，糊糊塗塗的，着一個小怪，使漆盤兒拿至門下，叫道：大聖爺爺，息怒容稟。孫行者果好奉承，聽見叫聲大聖爺爺，便就止住八戒，且莫動手，看他有甚話說。拿盤的小怪道：你師父被我大王拿進洞來，洞裏小妖村頑，不識好歹，這個來吞，那個來啃，抓的抓，咬的咬，把你師父吃了，只剩了一個頭在這裏也。行者道：既吃了便罷，只拿出人頭來，我看是真是假。那小怪從門窟裏拋出那個頭來，豬八戒見了，就哭道：可憐啊，那們個師父進去，弄做這們個師父出來也。行者道：馱子，你且認認是真是假。就哭。八戒道：不差，人頭有個真假的。行者道：這是個假人頭。八戒道：怎認得是假行者道：真人頭拋出來，撲搭不響，假人頭拋得像梆子聲，你不信，等我拋了你聽，拿起來往石頭上一擲，響的一聲響，沙和尚道：哥哥響哩。行者道：響便是個假的，我教他現出本相來，你看急掣金箍棒，撲的一下，打破了。八戒看時，乃是個柳樹根，馱子忍不住罵起來道：我把你這夥毛團，你將我師父藏在洞裏，拿個柳樹根哄你豬祖宗，莫成我師父是柳樹精變的，慌得那拿盤的小怪戰兢兢跑去報道。難難難，難難難，老妖道：怎麼有許多難。小妖道：豬八戒與沙和尚倒哄過了，孫行者却是個販古董的，識貨識貨，他就認得是個假人頭。如今得個真人頭與他，或者他就去了。老怪道：怎麼得個真人頭？我們那剝皮亭內有吃不了的人頭，選一個來，衆妖卽至亭內，揀了個新鮮的頭，教嘴淨頭皮滑塔塔的，還使盤兒拿出，叫大聖爺爺，先前委是個假頭，這個真正是唐老爺的頭。我大王留了鎖宅子的，今特獻出來也。撲通的把個人頭，又從門窟裏拋出，血滴滴的亂滾。孫行者認得是個真人頭，沒奈何就哭。八戒、沙僧也一齊放聲大哭。八戒噙着淚道：哥哥且莫哭，天氣不是好天氣，恐一時弄臭了，等我拿將去，乘生氣埋下，再哭。行者道：你說得是那馱子不嫌穢污，把個頭抱在懷裏，跑上山崖，向陽處，尋了個藏風聚氣的所在，取釘鉅築了一個坑，把頭埋了，又築起一個墳塚，纔叫沙僧你與哥哥哭着，等我去尋些甚麼供養供養，他就走向澗邊，攀幾根大柳枝，拾幾塊鵝卵石，回至墳前，把柳枝兒插在左右，鵝卵石堆在面前，行者問道：這是怎麼說。八戒道：這柳枝權爲松柏，與師父遮遮墳頂，這石子權當點心，與師父供養供養。行者喝道：夯貨，人已死了，還將石

子兒供他。八戒道：表表生人意，權爲孝道心。行者道：且休胡弄。教沙僧在此一則廬墓，二則看守行李馬匹。我和你去打破他的洞府，拿住妖魔，碎屍萬段，與師父報仇去來。沙和尚滴淚道：大哥言之極當。你兩個着意。我在此處看守。好八戒即脫了皂錦直裰，束一束着體小衣，舉鉢隨着行者二人努力向前。不容分辯，竟自把他石門打破，喊聲振天。叫道：還我活唐僧來耶！那洞裏大小羣妖，一個個魂飛魄散，都報怨先鋒的不是。老妖問先鋒道：這些和尚打進門來，却怎處治？先鋒道：古人說得好，手插魚籃，避不得鯉。一不做，二不休。左右帥領家兵，殺那和尚去來。老怪聞言，無計可奈。真個傳令叫小的們，各要齊心，將精銳器械，跟我去出征。果然一齊吶喊，殺出洞門。這大聖與八戒急退幾步，到那山場平處，低住羣妖喝道：那個是出名的頭兒？那個是拿我師父的妖怪？那羣妖扎下營盤，將一面錦繡花旗閃一閃，老怪持鐵杵，應聲高呼道：那潑和尚，你認不得我。我乃南山大王數百年放蕩於此。你唐僧已是我吃了。你敢如何？行者罵道：這個大膽的毛團，你能有多少的年紀，敢稱南山二字？李老君乃開天闢地之祖，尚坐於太清之右。佛如來是治世之尊，還坐於大鵬之下。孔聖人是儒教之尊，亦僅呼爲夫子。你這個孽畜，敢稱甚麼南山大王數百年之放蕩？不要走。吃你外公老爺一棒。那妖精側身閃過，使杵抵住鐵棒，睜圓眼問道：你這嘴臉，像個猴兒模樣，敢將許多言語壓我。你有甚麼手段，在吾門下猖狂？行者笑道：我把你個無名的孽畜，是也不知老孫你站住，硬着膽且聽我說。祖居東勝大神洲，天地包藏幾萬秋。花果山頭仙石卵，卵開產花我根苗。生來不比凡胎類，聖體原從日月儔。本性自修非小可，天姿穎悟大丹頭。官封大聖居雲府，倚勢行兇鬪斗牛。十萬神兵難近我，滿天星宿易爲收。名揚宇宙方方曉，智貫乾坤處處留。今幸皈依從釋教，扶持長老向西遊。逢山開路無人阻，遇水支橋有怪愁。林內施威擒虎豹，崖前復來捉貔貅。東方果正來西域，那個妖怪敢出頭。孽畜傷師，真可恨。管教時下令皆休。那怪聞言，又驚又恨，使鐵杵望行者就打。行者輕輕的用棒架住，還要與他講話。那八戒忍不住，掣鉢亂築。那怪的先鋒帥衆齊來。這一場在山中平地混戰，真是好殺。東土大邦上國僧，西方極樂取真經。南山大豹噴風霧，路阻深山獨顯能。施巧計，弄乖伶，無知誤捉大唐僧。相逢行者神通廣，更遭八戒有聲名。羣妖混戰山平處，塵土紛飛天不清。那陣上小妖呼哮槍刀亂舉，這壁廂神僧叱喝，鉢棒齊興。大聖英雄無敵手，悟能精壯喜強年。南禺老怪部下先鋒，都爲唐僧一塊肉。致令捨死又亡生。這兩個因師性命成仇隙，那兩個爲要唐僧忒惡情。往來鬪經多半會，冲撞撞沒輸贏。孫大聖見那些小妖勇猛，連打不退，即使個分身法，把毫毛拔下一把，嚼在口中噴出去，叫聲變，都變做本身模樣。一個使一條金箍棒，從前

往裏打進那二三百個小妖，顧前不能顧後，遮左不能遮右，一個個各自逃生，敗走歸洞。這行者與八戒從陣裏往外殺來，可憐那些不識俊的妖精，擔着鉅九孔血出，挽着棒骨肉如泥，嚇得那南山大王滾風生霧，得命逃回。那先鋒不能變化，早被行者一棒打倒，現出本相，乃是個鐵背蒼狼怪。八戒上前扯着脚，翻過來看了道：「這廝從小兒也不知偷了人家多少猪牙子羊羔兒吃了。」行者將身一抖，收上毫毛，道：「獸子不可遲慢，快趕老怪討師父的命去來。」八戒回頭就不見那些小行者，道：「哥哥的法相兒都去了。」行者道：「我已收來也。」八戒道：「妙哉妙哉，兩個喜歡歡得勝，而回却說那老怪逃了命，回洞吩咐小妖搬石塊挑土，把前門堵了。那些得命的小妖一個個戰兢兢的，把門都堵了，再不敢出頭。這行者引八戒趕至門首，吆喝內無人答應。八戒使鉅築時，莫想得動。行者知道，道：「八戒莫費氣力，他把門已堵了。八戒道：堵了門，師父怎報行者道，且回上墓前看看沙僧去。」二人復至本處，見沙僧還哭哩。八戒越發傷悲，丟了鉅，伏在墳上手撲着土，哭道：「苦命的師父啊，遠鄉的師父啊，那裏再得見你耶！行者道：兄弟且莫悲切，這妖精把前門堵了，一定有個後門出入。你兩個只在此間等我再去尋着八戒滴淚道：「哥哥啊，仔細着莫連你也撈去了。我們不好哭得哭，一聲師父哭一聲師兄，就要哭得亂了。行者道：沒事，我自手段好，大膽收了棒，束束裙，拽開步，轉過山坡，忽聽得潺潺水響，且回頭看處，原來是澗中水響，上溜頭冲泄下來，又見澗那邊有座門兒，門左邊有一個出水的暗溝。他道：不消講，那就是後門了。若要是原嘴臉，恐有小妖開門看見，認得等我變作個水蛇兒過去，且住變水蛇，恐師父的陰靈兒知道，怪我出家人變蛇纏長，變作個小螃蟹兒過去罷，也不好。恐師父怪我出家人，脚兒做一個水老鼠，廳的一聲攪過去，從那出水的溝中鑽至裏面天井中，探着頭兒觀看，只見那向陽處有幾個小妖，拿些人肉巴子一塊塊的，理着晒哩。行者道：「我的兒啊，那想是師父的肉，吃不了晒乾巴子，防天陰的，我要現本相趕上前一棍子打殺，顯得我，有勇無謀，且再變化進去尋那老怪，看是何如。」跳出溝，搖身又一變，變做個有翅的螞蟻兒，真個是力微身小，號玄駒，日久藏修，有翅飛，閑渡橋邊，排陣勢，喜來牀下，門仙機，善知雨至，常封穴壘，積塵多，遂作灰巧，巧輕輕能爽利，幾番不覺過柴扉。他展開翅，無聲無影，一直飛入中堂，只見那老怪煩煩惱惱，正坐有一個小妖從後面跳將來，報道：「大王萬千之喜，老妖道喜從何來？」小妖道：「我纔在後門外澗頭上探看，忽聽得有人大哭，即覷上峯頭望望，原來是猪八戒、孫行者、沙和尚在那裏拜墳痛哭，想是那個人頭認做唐僧的頭，葬下變作墳墓哭哩。」行者在暗中聽說，心內歡喜，道：「若出此言，我師父還藏在那裏，未曾吃哩，等我再去尋尋看死活如何，再與他說話。」好大聖飛在中堂東，張西看。

見旁邊有個小門兒，關得甚緊，卽從門縫兒裏鑽去看時，原是個大園子，隱隱的聽得悲聲，竟飛入深處。但見一叢大樹樹底下，綁着兩個人，一個正是唐僧，行者見了，心癢難撓，忍不住現了本相，近前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滴淚道：「悟空，你來了，快救我一救。」悟空道：「行者道：師父莫只管叫名字，面前有人，怕走了風，訊你既有命，我可救你那怪只說已將你吃了，拿個假人頂哄我。」我們與他恨苦相持，師父放心，且再熬熬兒，等我把那妖精弄倒，方好來解救。大聖念聲咒語，却又搖身還變做個螞蟻兒，復入中堂，丁在正梁之上，只見那些未傷命的小妖，簇簇攢攢，紛紛嚷嚷，內中忽跳出一個小妖，告道：「大王，他們見了堵門，攻打不開，死心塌地，捨了唐僧，將假人頭弄做個墳墓。今日哭一日，明日再哭一日，後日復了三好道，回去打聽得他們散了，啊，把唐僧拿出來，碎剗碎剗，把些大料煎了，香噴噴的大家吃一塊兒，也得個延年長壽。」又一個小妖，拍着手道：「莫說莫說，還是蒸了吃的有味。」又一個說：「煮了吃，還省柴。」又一個道：「他本是個稀奇之物，還有些鹽兒醃醃，吃得長久。」行者在那梁中聽見，心中大怒道：「我師父與你有甚毒情，這般算計吃他，卽將毫毛拔了一把，口中嚼碎，輕輕吹出，暗念咒語，都教變做瞌睡蟲兒，往那衆妖臉上拋去。一個個鑽入鼻中，小妖漸漸打盹，不一時，都睡倒了。只有那個老妖睡不穩，他兩隻手揉頭搓臉，不住的打涕噴，捏鼻子。行者道：「莫是他曉得了，與他個雙燈，又拔一根毫毛，依母兒做了，拋在他臉上，鑽於鼻孔內，兩個蟲兒一個從左進，一個從右入。那老妖跳起來，伸伸腰，打兩個呵欠，呼呼的也睡倒了。行者暗喜，跳下來，現出本相，耳朵裏取出棒來，幌一幌，有鴨蛋粗，細嘴的一聲，把旁門打破，跑至後園，高叫師父。長老道：「徒弟快來解解繩兒，綁壞我了。」行者道：「師父不要忙，等我打殺妖精，再來解你。」急抽身跑至中堂，正舉棍要打，又滯住手道：「不好，等解了師父來，打復至園中，又思量道：「等打了來救，如此者兩三番，却纔跳跳舞舞的到園裏，長老見了，悲中作喜道：「猴兒，想是看見我不會傷命，所以歡喜得沒是處。故這等作跳舞也。」行者纔至前，將繩解了，挽着師父就走，又聽得對面樹上綁的人叫道：「老爺捨大慈悲，也救我一命。長老立定身，叫悟空：「那個人也解他一解。」行者道：「他是甚麼人？」長老道：「他比我先拿進一日，他是個樵子，說有母親年老，甚是思想，倒是個盡孝的一發連他都救了。」罷行者依言也解了繩索，一同帶出後門，爬上石崖，過了陡澗，長老謝道：「賢徒，虧你救了我，與我命，悟能悟淨都在何處？」行者道：「他兩個都在那裏哭你哩，你可叫他一聲。」長老果厲聲高叫道：「八戒，八戒，那狀子哭得昏頭昏腦的，揩揩鼻涕，眼淚道：「沙和尚師父回家來，顯魂哩。」在那裏叫我們不是？」行者上前喝了一聲道：「夯貨，顯甚麼魂，這不是師父來了。」那沙僧抬頭見了，忙忙跪在面前，道：「師父，你受了多少苦啊，哥哥怎生救

得你來也。行者把上項事說了一遍。八戒聞言，咬牙恨齒，忍不住舉起鉞，把那墳塚一頓築倒，掘出那人頭，一頓築得稀爛。唐僧道：「你築他爲何？」八戒道：「師父啊，不知他是那家的亡人，教我朝着他哭。長老道：『虧他救了我命哩。你兄弟們打上他門，嚷着要我，想是拿他來搪塞。不然啊，就殺了我。』」還把他埋一埋，見我們出家人之意，那獸子聽長老此言，遂將一包稀爛骨肉埋下，也掘起個墳墓。行者却笑道：「師父，你請略坐坐，等我剿除去來。」即又跳下石崖，過潤入洞，把那綁唐僧與樵子的繩索，拿入中堂。那老妖還睡着了，即將他四馬攢蹄，捆倒，使金箍棒掬起來，握在肩上，竟出後門。八戒遠遠的望見道：「哥哥好幹這握頭事，再尋一個兒，趁頭挑着，不好行者到跟前放下。」八戒舉鉞就築。行者道：「且住，洞裏還有小妖怪未拿哩。」八戒道：「哥哥啊，有便帶我進去打他。」行者道：「打又費工夫了，不若尋些柴，教他斷根罷。」那樵子聞言，即引八戒去東凹裏，尋了些破梢竹，敗葉松，空心柳，斷根藤，黃蒿老荻，蘆葦乾桑，挑了若干，送入後門裏。行者點上火，八戒兩耳煽起風，那大聖將身跳上，抖一抖，收了瞋睡蟲的毫毛。那些小妖及醒來，煙火齊着，可憐莫想有半個得命。連洞府燒得精空，却回見師父。師父聽見老妖方醒聲喚，便叫徒弟：「妖精醒了。」八戒上前一鉞，把老怪築死。現出本相，原來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行者道：「花皮會吃老虎，如今又會變人，這頓打死，纔絕了後患也。」長老謝之不盡，攀鞍上馬。那樵子道：「老爺向西南去不遠，就是舍下，請老爺到舍，見見家母，叩謝老爺活命之恩，送老爺上路。」長老欣然，遂不騎馬，與樵子並四衆同行，向西南迤邐前來，不多路，果見石徑重漫苔蘚，柴門蓬絡藤花，四面山光連接，林鳥雀諠譁，密密松篁交翠，紛紛異卉奇葩，地僻雲深之處，竹籬茅舍人家，遠見一個老嫗，倚着柴扉，眼淚汪汪的兒天兒地的痛哭。這樵子看見自家母親，丟了長老，急忙忙先跑到柴扉前，跪下去叫道：「母親兒來也。」老嫗一把抱住道：「兒啊，你這幾日不來家，我只說是山主拿你去害了性命，是我心疼難忍，你既不會被害，何以今日纔來？」你繩擔柯斧俱在何處？」樵子叩頭道：「母親兒已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實是難得性命，幸虧這幾位老爺，這老爺是東土唐朝往西天取經的羅漢，那老爺倒也被山主拿去，綁在樹上，他那三位徒弟，老爺神通廣大，把山主一頓打死，却是個艾葉花皮豹子精，概衆小妖，俱盡燒死，却將那老老爺解下救出，連孩兒都解救出來。此誠天高地厚之恩，不是他們孩兒也死無疑了。如今徹夜行走，也無事矣。」那老嫗聽言，一步一拜，拜接長老四衆，都入柴扉茅舍中坐下。娘兒兩個磕頭稱謝，不盡慌慌忙忙的，安排些素齋酬謝。八戒道：「樵哥，我知你府上也寒薄，只可將就一飯，切莫費心大擺布。」樵子道：「不，聊老爺說，我這山間實是寒薄，沒甚麼香蕈、蘑菇、川椒、大料，只是幾品野菜，奉獻老爺，權表寸心。」八戒笑道：「聒噪，聒噪。」

放快些兒就是。我們肚中餓了。樵子道：就有，就有。果然不多時，展抹桌凳，擺將上來。果是幾盤野菜。但見那嫩焯黃花菜，酸齏白鼓丁，浮醬馬齒莧，江薺，鴈腸，英，燕子不來香，且嫩芽兒，拳小脆，還青爛，煮馬藍頭，白燒狗脚跡，貓耳朵，野落萼，灰條，熟爛能中吃，翦刀股，牛塘利，倒灌，海螺，操箒，碎米薺，蒿菜，薺，幾品青香，又滑膩，油炒烏荳，花荳，科甚可誇。蒲根菜，並茭兒菜，四般近水實清華，着麥娘，嬌且佳，破破納，不穿他，苦麻臺，下藩籬架，雀兒，綿單，糊猴脚跡，油灼灼煎來，只好吃，斜蒿，青蒿，抱娘蒿，燈蛾兒，飛上板，蓄蓄羊耳禿，拘祀頭，加上烏藍，不用油，幾般野菜，一餐飯。樵子虔心爲謝。酬師徒們飽餐一頓，收拾起程。那樵子不敢久留，請母親出來再拜。再謝。樵子只是磕頭，取了一條粟木棍，結束了衣襟，出門相送。沙僧牽馬，八戒挑擔，行者緊隨左右。長老在馬上拱手道：樵哥，煩先引路，到大路上相別。一齊登高下坂，轉澗尋坂。長老在馬上思量道：徒弟啊，自從別主來西域，遞遞迢迢去路遙，水水山山災不脫，妖妖怪怪命難逃。心心只爲經三藏，念念仍來上九霄，碌碌勞勞何日了，幾時行滿轉唐朝。樵子聞言道：老爺切莫憂思，這條大路向西，方不滿千里，就是天竺國，極樂之鄉也。長老聞言，翻身下馬道：有勞遠涉，既是大路，請樵哥回府，多多拜上令堂老安人，適間厚擾，感齋貧僧，無甚相謝，只是早晚誦經，保佑你母子平安。百年長壽，那樵子嗒嗒相辭，復回本路。師徒遂一直投西，正是：降怪解冤離苦厄，受恩上路用心行。畢竟不知還有幾日，得到西天，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鳳仙郡冒天致旱 孫大聖勸善施霖

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說破鬼神驚駭，挾藏宇宙，剖判玄光，眞樂世間無賽。靈鷲峯前，寶珠拈出，明映五般光彩，照乾坤上下羣生。知者壽同山海。

却說三藏師徒四衆，別樵子，下了隱霧山，奔上大路，行經數日，忽見一座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前面城池，可是天竺國。行者搖手道：不是，不是。如來處雖稱極樂，却沒有城池。乃是一座大山，山中有樓臺殿閣，喚做靈山大雷音寺。就到了天竺國，也不是如來住處。天竺國還不知離靈山有多少路哩。那城想是天竺之外郡。到前邊方知明白。不一時，至城外，三藏下馬，入到三層門裏，見那民事荒涼，街衢冷落。又到市口之間，見許多穿青衣者，左右擺列，有幾個冠帶者，立於房簷之下。他四衆順街行走，那些人更不遜避。猪八戒村愚，把長嘴掬一掬，叫道：讓路，讓路。那些人狂擡頭，看見模樣，一個個骨軟筋麻，跌跌踉踉，都道：妖精來了，妖精來了，嚇得那簷下冠帶者戰兢兢，躬身問道：那方來者？三藏恐他們鬧禍，一力當先，對衆道：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拜天竺國大雷音寺佛祖求經者，路過寶方，一則不知

地名二則未落人家。纔進城，甚失迴避。望列公恕罪。那官人却纔施禮道：「此處乃天竺外郡，地名鳳仙郡。連年乾旱，那侯差我等在此出榜，招求法師祈雨救民也。行者聞言道：『你的榜文何在？』衆官道：『榜文在此。』適間纔打掃廊簷，還未張掛。行者道：『拿來我看。』衆官即將榜文展開，掛在簷下。行者四衆上前同看，上寫着：『大天竺國鳳仙郡。侯上官爲榜聘明師，招求大法事。茲因郡土寬弘，軍民殷實，連年亢旱，累歲乾荒，民田苗而軍地薄，河道淺而溝澮空，井中無水，泉底無津。富民聊以全生，貧軍難以活命。斗粟百金之價，束薪五兩之資。十歲女易米三升，五歲男隨人帶去。城中懼法，典衣當物以存身。鄉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顧命。爲此出給榜文，仰望十方賢哲，禱雨救民，恩當重報。願以千金奉謝，決不虛言。須至榜者。』行者看罷，對衆官道：『郡侯上官何也？』衆官道：『上官乃是他姓。此我郡侯之姓也。』行者笑道：『此姓却少。』八戒道：『哥哥不會讀書。』百家姓後有一句上官歐陽三藏道：『徒弟們，且休閑講。』那個會求雨，與他求一場甘雨，以濟民瘼。此乃萬善之事。如不會就，行莫誤了走路。行者道：『祈雨有甚難事？』我老孫翻江攪海，換斗移星，踢天弄井，吐霧噴雲，擔山趕月，喚雨呼風，那一件兒不是幼年耍子的勾當？何爲稀罕？衆官聽說，着兩個急去郡中報道。老爺萬千之喜至也。那郡侯正焚香默祝，聽得報聲，喜至，即問何喜。那官道：『今日領榜，方至市口張掛，即有四個和尚，稱是東土大唐差往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者。見榜，即道能祈甘雨，特來報知。』那郡侯即整衣步行，不用轎馬，多人竟至市口，以禮敦請。忽有人報道：『郡侯老爺來了。』衆人閃過，那郡侯一見唐僧，不怕他徒弟醜惡，當街心倒身下拜道：『下官乃鳳仙郡郡侯上官氏，熏沐拜請老師，祈雨救民。望師大捨慈悲，運神功，拔濟三藏答禮道。』此間不是講話處。待貧僧到那寺觀，却好行時。郡侯道：『老師同到小衙，自有潔淨之處。』師徒們遂牽馬挑擔，竟至府中。一一相見。郡侯即命看茶擺齋。少傾，齋至。那八戒放量吞餐，如同餓虎，嚇得那些捧盤的心驚膽戰。一往一來，添湯添飯，就如走馬燈兒一般。剛剛供上，直吃得飽滿。方休齋畢，唐僧謝了齋，却問郡侯大人貴處乾旱幾時了。郡侯道：『敝地大邦天竺國鳳仙外郡，吾司牧一連三載，遇乾荒，草子不生，絕五穀。大小人家買賣難，十門九戶俱啼哭。三停餓死二停人，一停還似風中燭。下官出榜，遍求賢。幸遇真僧來我國，若施寸雨濟黎民，願奉千金酬厚德。』行者聽說，滿面喜生，呵呵的笑道：『莫說，莫說。若說千金得謝，半點甘雨全無。但論積功累德，老孫送你一場大雨。』那郡侯原來十分清正賢良，愛民心重，即請行者上坐，低頭下拜道：『老師果捨慈悲，下官必不敢恃德。行者道：『且莫講話，請起。』但煩你好看我師父等老孫行事。沙僧道：『哥哥，怎麼行事？』行者道：『你和八戒過來，就在他這堂下，隨着我做個羽翼等老孫喚龍來行雨。』八戒、沙僧謹依使。』

令三個人都在堂下。那侯焚香禮拜三藏，坐着念經。行者念動真言，誦動呪語，即時見正東上一朵烏雲，漸漸落至堂前。乃是東海老龍王敖廣，那敖廣收了雲脚，化作人形，走向前對行者躬身施禮道：「大聖喚小龍來，那方使用？」行者道：「請起，累你遠來，別無甚事。」此間乃鳳仙郡，連年乾旱，問你如何不來下雨？老龍道：「啓上大聖得知，我雖能行雨，乃上天遣用之輩，上天不差，豈敢擅自來此行雨？」行者道：「我因路過此方，見久旱民苦，特着你來此施雨救濟。」如何推託？龍王道：「豈敢推託？」但大聖念真言呼喚，不敢不來。一則未奉上天御旨，二則未曾帶得行雨神將，怎麼動得雨部？」大聖既有拔濟之心，容小龍回海點兵，煩大聖到天宮奏准，請一道降雨的聖旨，請水官放出龍來，我却好照旨意數目下雨。行者見他說出理來，只得發放老龍回海，他即跳出罡斗，對唐僧備言龍王之事。唐僧道：「既然如此，你去爲之，切莫打誑語。」行者即吩咐八戒、沙僧保着師父，我上天宮去也。好大聖說聲去，寂然不見。那郡侯膽戰心驚道：「孫老爺那裏去了？」八戒笑道：「駕雲上天去了。」郡侯十分恭敬，傳出飛報，教滿城大街小巷不拘公卿士庶軍民人等，家家供養龍王牌位，門設清水缸，缸插楊柳枝，侍奉香火，拜天不題，却說行者一路勦斗雲，竟到西天門外，早見護國天王引天丁力士上前迎接道：「大聖取經之事完乎？」行者道：「差不遠矣。」今行至天竺國界，有一外郡名鳳仙郡，彼處三年不雨，民甚艱苦。老孫欲祈雨拯救，呼得龍王到他，他言無旨，不敢私自爲之。特來朝見玉帝，請旨。天王道：「那壁廂敢是不該下雨哩？」我向時聞得說那郡侯撒潑，冒犯天地上帝，見罪立有米山、麵山、黃金大鎖，直等此三事倒斷。纔該下雨，行者不知此意，是何要見玉帝？天王不敢攔阻，讓他進去，竟至通明殿外，又見四大天師迎道：「大聖到此何幹？」行者道：「因保唐僧路至天竺國界，鳳仙郡無雨，郡侯召師祈雨，老孫呼得龍王，意命降雨，他說未奉玉帝旨意，不敢擅行。特來求旨，以甦民困。」四大天師道：「那方不該下雨，行者笑道：『該與不該，煩爲引奏。』」看老孫的人情，何如？葛仙翁道：「俗語云：『蒼蠅包網兒，好大面皮。』許旌陽道：『不要亂談。』」且只帶他進去。丘洪濟、張道陵與葛許四真人引至靈霄殿下，啓奏道：「萬歲，有孫悟空路至天竺國鳳仙郡，欲與求雨，特來請旨。」玉帝道：「那廝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師監觀萬天，浮遊三界，駕至他方，見那上官正不仁，將齋天素供，推到喂狗口，出穢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即立以三事，在於披香殿內，汝等引孫悟空去看。若三事倒斷，即降旨與他，如不倒斷，且休管閑事。」四大天師即引行者至披香殿內，看時見有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麵山，約有二十丈高，下米山邊有一隻拳大之雞，在那裏緊一嘴，慢一嘴，嗙那米吃。麵山邊有一隻金毛哈巴狗兒，在那裏長一舌，短一舌，舐那麵吃。左邊懸一座鐵架子，架上掛一把金鎖，約有一尺三四寸長，短鎖棍有指頭

粗細。下面有一盞明燈。燈燄兒燎着那鎖梃。行者不知其意。回頭問天師曰。此何意也。天師道。那廝觸犯了上天。玉帝立此三事。直等雞噉了米盡。狗銜得麵盡。燈燄燎斷鎖梃。那方纔該下雨哩。行者聞言。大驚失色。再不敢啓奏。走出殿。滿面含羞。四天師笑道。大聖不必煩惱。這事只宜作善可解。若有一念善惡。驚動上天。那米麵山即時就倒。鎖梃即時就斷。你去勸他歸善。福自來矣。行者依言。不上靈霄。辭玉帝。竟來下界。覆凡夫須臾。到西天門。又見護國天王。天王道。請旨如何。行者將米山。麵山。金鎖之事。說了一遍。道。果依你言。不肯傳旨。適間天師送我。教勸那廝歸善。即福原也。遂相別降雲下界。那郡侯同三藏。八戒。沙僧。大小官員人等。接着。都簇簇攢攢來問。行者將郡侯喝了一聲道。只因你這廝。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致令黎民有難。如今不肯降雨。慌得郡侯跪伏在地道。老師如何得知。三年前事。行者道。你把那齋天的素供。怎麼推倒喂狗。可實實說來。那郡侯不敢隱瞞。道。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獻供齋天。在於本衙之內。因妻不賢。惡言相鬥。一時怒發無知。推倒供桌。潑了素饌。果是喚狗來吃了。這兩年。憶念在心。神思恍惚。無處可以解釋。不知上天見罪。遣害黎民。今遇老師降臨。萬望明示上界。怎麼樣計較。行者道。那一日。正是玉帝下界之日。見你將齋供喂狗。又口出穢言。玉帝即立三事記汝。八戒問道。是甚三事。行者道。披香殿立一座米山。約有十丈高。下一座麵山。約有二十丈高。下米山邊有拳大的一隻小雞。在那裏緊一嘴慢一嘴的噉那米吃。麵山邊有一個金毛哈巴狗兒。在那裏長一舌短一舌的銜那麵吃。左邊又一座鐵架子。架上掛一把黃金大鎖。鎖梃兒有指頭粗細。下面有一盞明燈。燈燄兒燎着那鎖梃。直等那雞噉米盡。狗銜麵盡。燈燄斷鎖梃。他這裏方纔該下雨哩。八戒笑道。不打緊。不打緊。哥哥肯帶我去。變出法身來。一頓把他的米麵都吃了。鎖梃弄斷了。管取下雨。行者道。歡子莫胡說。此乃上天所設之計。你怎麼得見。三藏道。似這等說。怎生是好。行者道。不難。不難。我臨行時。四天師會對我言。但只作善可解。那郡侯拜伏在地。哀告道。但憑老師指教。下官一一皈依也。行者道。你若回心向善。趁早念佛。看經。我還替你爲作。汝若仍前不改。我亦不能解釋。不久天即誅之。性命不能保矣。那郡侯磕頭禮拜。誓願皈依。當時召請本處僧道。啓建道場。各各寫發文書。申奏三天。郡侯領衆拈香瞻拜。答天謝地。引罪自責。三藏也與他念經。一壁廂又來飛報。教城裏城外。大家小戶。不論男女。老幼。都要燒香念佛。自此時。一片善聲盈耳。行者却纔歡喜。對八戒。沙僧道。你兩個好生護持師父。等老孫再與他去。來。八戒道。哥哥。又往那裏去。行者道。這郡侯聽信老孫之言。果然受教。恭敬善慈。誠心念佛。我這去再奏玉帝。求些雨來。沙僧道。哥哥既要去。不必遲疑。且耽擱我們行路。必求雨一壇。庶成我們之正果也。

好大聖一縱雲頭直至天門外。又遇着護國天王。天王道：「你今又來做甚？」行者道：「那郡侯已歸善矣。天王亦喜。正說處。早見直符使者捧定了道家文書。僧家關牒。到天門外傳遞。那符使見了行者。施禮道：「此意乃大聖勸善之功。行者道：「你將此文牒送去何處？」使符道：「直送至通明殿上。與天師傳遞到玉皇大天尊前行者道：「如此你先行。我當隨後而去。那符使入天門去了。護國天王道：「大聖不消見玉帝了。你只往九天應元府下。借點雷神。竟自聲雷掣電。還他就雨下也。真個行者依言入天門裏。不上靈霄殿求詣旨意。轉雲步。竟往九天應元府。見那雷門使者。糾錄典者。廉訪典者。都來迎着。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天尊。三使者即爲傳奏。天尊隨下。九鳳丹霞之展。整衣出迎。相見禮畢。行者道：「有一事特來奉求。天尊道：「何事？」行者道：「我因保唐僧至鳳仙郡。見那乾旱之甚。已許他求雨。特來告借貴部官將到彼聲雷。天尊道：「我知那郡侯冒犯上天。立有三事。不知可該下雨哩？」行者笑道：「我昨日已見玉帝請旨。玉帝着天師引我去披香殿看那三事。乃是米山。麵山。金鎖。只要三事倒斷。方該下雨。我愁難得倒斷。天師教我勸化郡侯等衆作善。以爲人有善念。天必從之。庶幾可以回天心。解災難也。今已善念頓生。善聲盈耳。適問直符使者已將改行從善的文牒奏上玉帝去了。老孫因特造尊府。告借雷部官將相助。天尊道：「既如此。差鄧辛張陶帥領閃電娘子。即隨大聖下降。鳳仙郡聲雷。那四將同大聖不多時。至於鳳仙境界。即於半空中作起法來。只聽得咄咄的雷聲。又見那浙瀝瀝的閃電。真個是。電掣紫金蛇。雷轟羣蟄。閃爍飛火光。霹靂崩山洞。列缺滿天明。震驚連地縱。紅銷一閃發。萌芽萬里江山都撼動。那鳳仙郡城裏城外。大小官員。軍民人等。整三年不曾聽見雷電。今日見有雷聲電閃。一齊跪下。頭頂着香爐。有的手拈着柳枝。都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這一聲善念。果然驚動上天。正是那古詩云：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且不說孫大聖指揮雷將掣電轟雷於鳳仙郡。人人歸依。却說那上界直符使者。將僧道兩家的文牒。送至通明殿。四天師傳奏靈霄殿。玉帝見了道：「那廝們既有善念。看三事如何。正說處。忽有披香殿看管的將官。報道所立米麵山俱倒了。霎時間米麵皆無。鎖槌亦斷。奏未畢。又有當駕天官引鳳仙郡土地城隍社令等神。齊來拜奏道：「本郡郡主並滿城大小黎庶之家。無一家一人不皈依善果。禮佛敬天。今啓垂慈。普降甘雨。救濟黎民。玉帝聞言大喜。即傳旨着風部雲部雨部各遵號令。去下方。按鳳仙郡界。即於今日。今時。聲雷佈雲。降雨三尺。零四十二點。時有四大天師領旨。傳與各部隨時下界。各逞神威。一齊振作。行者正與鄧辛張陶令閃電娘子在空中調弄。只見衆神都到。合會一天。那其間風雲際會。甘雨滂沱。好雨。漠漠濃雲。濛濛黑霧。雷車轟轟。

閃電灼灼，滾滾狂風，淙淙驟雨。所謂一念回天，萬民滿望。全虧大聖施元運，萬里江山處處陰。好雨傾河倒海，蔽野迷空。簷前垂瀑布，牕外響玲瓏。萬戶千門人念佛，六街三市水流洪。東西河道條條滿，南北溪灣處處通。橋苗得潤，枯木回生。田疇麻麥，感村堡荳糧升。客旅喜通販賣，農夫愛爾耘耕。從今黍稷多條暢，自然稼穡得豐登。風調雨順，民安樂海晏河清，享太平。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點。衆神祇漸漸收回，孫大聖厲聲高叫道：「那四部衆神，且暫停雲從，待老孫去叫郡侯拜謝列位。」列位可撥開雲霧，各現真身。與這凡夫親眼看看，他纔信心供奉也。衆神聽說，只得都停在空中。這行者按落雲頭，竟至郡裏。早見三藏八戒沙僧都來迎接，那郡侯一步一拜來謝行者道：「且慢謝我，我已留住四部神祇，你可傳召多人同此拜謝，教他向後好來降雨。」郡侯隨傳飛報，召衆同酬，都拈香朝拜。只見那四部神祇，開明雲霧，各現真身。四部者，乃雨部、雷部、雲部、風部。你看那龍王顯像，雷將舒身，雲童出現，風伯垂真，龍王顯像，銀鬚蒼貌，世無雙。雷將舒身，鉤嘴威顏，誠莫比。雲童出現，誰如玉面金冠，風伯垂真，會似峨眉環眼，齊齊顯露青霄上。各各挨排現聖儀，鳳仙郡界人纔信。頂禮拈香，惡性回。今日仰朝天上將洗心，向善盡皈依。衆神祇寧待了一個時辰，人民拜之不已。孫行者又起在雲端，對衆作禮道：「有勞，有勞。」請列位各歸本部。老孫還教郡界中人家，供養高真。遇時節醮謝，列位從此後，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還來拯救。拯救衆神，依言各各轉部不題。却說大聖墜落雲頭，與三藏道：「事畢民安，可收拾走路矣。」那郡侯聞言，急忙行禮道：「孫老爺說那裏話。今此一場，乃無量無邊之恩德。下官這裏差人辦備小宴，奉答厚恩，仍買治民間田地，與老爺起建寺院，立老爺生祠，勒碑刻名。四時享祀，雖刻骨鏤心，難報萬一。怎麼就說走路的話？」三藏道：「大人之言，雖當，但我等乃西方掛搭行腳之僧，不敢久住。一二日間，定走無疑。那郡侯那裏肯放，連夜差多人，治辦酒席，起蓋祠宇。次日大開佳宴，請唐僧高坐，孫大聖與八戒沙僧列坐。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員，部臣把杯獻饌，細吹細打，款待了一日。這場果是欣然，有詩爲證。」

田疇久旱逢甘雨，河道經商處處通。深感神僧來郡界，多蒙大聖上天宮。解除三事從前惡，一念歸依善果弘。此後願如堯舜世，五風十雨萬年豐。

一日筵二日宴，今日酬明日謝。拔留將有半月，只等寺院生祠完備。一日郡侯請四衆往觀，唐僧驚訝道：「功程浩大，何成之如此速耶？」郡侯道：「下官催遣人工，晝夜不息，急急命完。特請列位老爺看看，行者笑道：「果是賢才能幹的好賢侯也。」即時都到新寺，見那殿閣巍峨，山門壯麗，俱稱贊不已。行者請師父留一寺名，三藏道：「有留名當喚做甘霖普濟寺。」郡侯稱道：「甚好甚好。」用金貼廣招僧衆，侍奉香火。殿左邊立起四衆生祠，每年四時祭祀，又起蓋雷神、龍神等廟，以答神功。看畢，即帶趨

行那一郡人民，知久留不住，各備贖儀，分文不受。因此合郡官員人等，感張鼓樂，大展旌幢，送有三十里遠，近猶不忍別。遂掩淚目送。這正是：碩德神僧留普濟，齊天大聖廣施恩。畢竟不知此去還有幾日方見如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禪到玉華施法會 心猿木土授門人

話說唐僧喜喜歡歡，別了郡侯，在馬上向行者道：「賢徒，這一場善果，真勝似比邱國搭救兒童，皆爾之功也。沙僧道：「比邱國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怎似這場大雨滂沱，活救者萬萬千性命弟子也。暗自稱讚大師兄的法力通天，慈恩蓋地也。」八戒笑道：「哥之恩，也有善，也有却，只是外施仁義，內包禍心。但與老猪走，就要作賤人。行者道：「我在那裏作賤你？」八戒道：「也殺了，也殺了，常照顧我，細照顧我，吊照顧我，煮照顧我，蒸今在鳳仙郡施了恩惠，與萬萬之人，就該住上半年，帶挈我吃幾頓自在飽飯，却只管催促行路。長老聞言，喝道：「這個猓子，怎麼只思量擄嘴快走路，再莫關口。」八戒不敢言，掬掬嘴，挑着行李，打着哈哈，師徒們奔上大路。此時光景如梭，又值深秋之候，但見：水痕收，山骨瘦，紅葉紛飛，黃花時候，霜晴覺夜長，月白穿牕透。家家烟火夕陽多，處處湖光寒水溜。白蘋香，紅蓼茂，橘綠橙黃，柳篩穀秀，荒村雁落，碎蘆花，野店雞聲，收菽豆。四衆行毅多時，又見城垣影影，長老舉鞭遙指，道：「悟空，你看那裏，又有一座城池，却不知是甚去處。行者道：「你我俱未會到，何以知之？且行至前邊，問人說不了，忽見樹叢裏走出一個老者，手持竹杖，身着輕衣，足踏一對棕鞋，腰束一條扁帶，慌得唐僧滾鞍下馬，上前道：「個問訊。那老者扶杖還禮，道：「長老那方來的？」唐僧合掌道：「貧僧東上唐朝，差往雷音拜佛求經者。今至寶方，遙望城垣，不知是甚去處。特問老施主指教。那老者聞言，口稱有道德，師我這做處，乃天竺國下郡地名玉華縣，縣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爲玉華王。此王甚賢，專敬僧道，重愛黎民。老禪師若去相見，必有重敬。三藏謝了那老者，竟穿樹林而去。三藏纔轉身，對徒弟備言前事。他三人歡喜，扶師父上馬。三藏道：「沒多路，不須乘馬。」四衆遂步至城邊，街道觀看。原來那關廂人家，做買賣的，人烟湊集，生意亦甚茂，感其聲音相貌，與中華無異。三藏吩咐徒弟們謹慎，切不可放肆。那八戒低了頭，沙僧掩着臉，惟孫行者攙着師父兩邊，人都來爭看，齊聲叫道：「我這裏只有降龍伏虎的高僧，不會見降猪伏猴的和尚。」八戒忍不住，把嘴一掬，道：「你們可會看見降猪王的和尚，嚇得滿街上人跌跌，孤孤都往兩邊閃過。行者笑道：「猓子快藏了嘴，莫裝扮仔細，脚下過橋，那猓子低着頭，只是笑過了吊橋，入城門內，又見那大街上酒樓歌館，熱鬧繁華，果然是神州都邑，有詩爲證：錦城鐵甕萬年堅，臨水依山色色鮮。百貨過湖船入市，千家沽酒店垂帘。樓臺處處人烟廣，巷陌朝

朝客買喧。不亞長安風景好。雞鳴犬吠亦般般。三藏心中暗喜道。人言西域諸番。更不會到此。細觀此景。與我大唐何異。所爲極樂世界。誠此之謂也。又聽得人說。白米四錢。一石麻油八釐。一斤。真是五穀豐登之處。行數多時。方到玉華王府。府門左右。有長史府。宰理廳。曲廳。所待客館。三藏道。徒弟。此間是府。等我進去。朝王。驗牒而行。八戒道。師父。進去。我們可好在衙門前站立。三藏道。你不看這門上。是待客館三字。你們都去那裏坐下。看有草料。買些喂馬。我見了王倫。或賜齋。便來喚你等同享行者。道師。父放心前去。老孫自當理會。那沙僧把行李。挑至館中。館中有看館的人。役見他們面貌醜陋。也不敢問他。也不敢教他出去。只得讓他坐下。不題。却說老師父。換了衣帽。拿了關文。竟至王府前。早見引禮官。迎着問道。長老何來。三藏道。東土大唐。差來大雷音拜佛祖求經之僧。今到貴地。欲倒換關文。特來朝參。千歲。引禮官。卽爲傳奏。那王子。果然賢達。卽傳旨。宣進三藏。至殿下。施禮。王子。卽請上殿。賜坐。三藏將關文。獻上。王子看了。見有各國印信。手押。也就欣然。將寶印。了。押了花字。收摺在案。問道。國師。長老。自你那大唐至此。歷遍諸邦。共有幾多路程。三藏道。貧僧也未記程途。但先年蒙觀音菩薩。在我王御前顯身。會留了頌子。言西方十萬八千里。貧僧在路。已經過一十四遍。寒暑矣。王子笑道。十四遍寒暑。卽十四年了。想是途中。有甚耽擱。三藏道。一言難盡。萬壘生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纔到得寶方。那王子十分歡喜。卽着典膳官。備素齋管待。三藏起身。啓道。貧僧有三個小徒。在外等候。不敢領齋。但恐遲誤行程。王子教當殿官。快去請長老。三位徒弟。進府同齋。當殿官。隨出外相請。都道。未曾見。未曾見。有跟隨的人。道。待客館中。坐着三個醜貌和尚。想必是也。當殿官。同衆至館中。卽問看館的道。那個是大唐取經僧的高徒。我主有旨。請吃齋也。八戒正坐打盹。聽見一個齋字。忍不住。跳起身來。答道。我們是。我們是。當殿官。一見了。魂飛魄喪。都戰戰的道。是個豬魘。豬魘行者。聽見。一把扯住。八戒道。兄弟。放斯文些。莫撒村野。那衆官。見了行者。又道。是個猴精。猴精沙僧。拱手道。列位。休得驚恐。我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衆官。見了。又道。竈君竈君。孫行者。卽教八戒牽馬。沙僧挑擔。同衆入玉華王府。當殿官。先入啓知。那王子。舉目。見那等醜惡。却也心中害怕。三藏合掌道。千歲放心。頑徒。雖是貌醜。却都心良。八戒朝上。唱個喏道。貧僧。問訊了。王子。愈覺心驚。三藏道。頑徒。都是山野中。收來的。不會行禮。萬望赦罪。王子。奈着驚恐。教典膳官。請衆僧。去暴紗亭吃齋。三藏謝了恩。辭王下殿。同至亭內。埋怨八戒道。你這夯貨。全不知一毫禮體。索性不開口。便也罷了。怎麼那般粗鹵。一句話。足足衝倒泰山行者。笑道。還是我。不啻的好也。省些力氣。沙僧道。他唱喏。又不齊。預先。就擗着個嘴。吶。吶。八戒道。活淘氣。活淘氣。師父。前日教我。見人打個問訊。兒是

禮今日打問訊。又說不好。教我怎的幹麼。三藏道：我教你見了人打個問訊，不會教你見王子就此歪纏。常言道：物有幾等物，人有幾等人。如何不分個貴賤。正說處，那典膳官帶領人役，調開桌椅，擺上齋來。師徒們却不言語，各各吃齋。却說那王子退殿進宮，宮中有三個小王子見他面容改色，即問道：父王今日爲何有此驚恐。王子道：適纔有東土大唐差來拜佛取經的一個和尚，倒換關文，却一表非凡。我留他吃齋，他說有徒弟在府前，我即命請少時進來。見我不行大禮，打個問訊，我已不快。反擡頭看時，一個個醜似妖魔，心中不覺驚駭。故此面容改色。原來那三個小王子比衆不同。一個個好武好強，便就伸拳擲袖道：莫敢是那山裏走來的妖精。假裝人像，待我們拿兵器出去看來。好王子大的個拿一條齊眉棍，第二個輪一把九齒鉞，第三個使一根烏油黑棒子，雄糾糾氣昂昂的走出王府，吆喝道：甚麼取經的和尙。在那裏時有典膳官員人等跪下道：小王他們在這暴紗亭吃齋哩。小王子不分好歹，闖將進去，喝道：汝等是人，是怪，快早說來。饒你性命。嚇得三藏面容失色，丟下飯碗，躬着身道：貧僧乃唐朝來取經者，人也，非怪也。小王子道：你便還像個人。那三個醜的，斷然是怪。八戒只管吃飯，不睬。沙僧與行者欠身道：我等俱是人，面雖醜而心良，身雖夯而性善。汝三個却是何來，却這樣海口輕狂。旁有典膳等官道：三位是我王之子，小殿下。八戒丟了碗道：小殿下各拿兵器，怎麼莫是要與我們打哩。二王子掣開步，雙手舞鉞，便要打八戒。八戒嘻嘻笑道：你那鉞只好與我這鉞做孫子罷了。即揭衣腰間取出鉞來，幌一幌，金光萬道，丟了解數。有瑞氣千條，把個王子嚇得手軟筋麻，不敢舞弄。行者見大的個使一條齊眉棍，跳阿跳的，即耳朵裏取出金箍棒來，幌一幌，碗來粗細，有丈二三長短，着地下一搗，搗了有三尺深淺。豎在那裏笑道：我把這棍子送你罷。那王子聽言，即丟了自己棍，去取那棒。雙手儘氣力一拔，莫想得動分毫。再又端一端搖一搖，就如生根一般。第三個撒起莽性，使烏油棒便來打被沙僧一手劈開，取出降妖寶杖，撚一撚，豔豔光生，紛紛霞亮，嚇得那典膳等官一個個呆呆掙掙，口不能言。二個小王子一齊下拜道：神師，神師，我等凡人，不識萬望施展一番。我等好拜授也。行者走近前，輕輕的把棒拿將起來，道：這裏窄狹，不好展手。等我跳在空中耍一路兒。你們看看好大聖，喲，一聲將筋斗一縱，兩隻腳踏着五色祥雲，起在半空，離地約有三百步高下，把金箍棒丟開個撒花蓋頂，黃龍轉身一上一下，左旋右轉，起初時人與棒似錦上添花，次後來不見人，只見一天棒滾。八戒在底下喝聲采也，忍不住手脚厲聲喊道：等老猪也去耍耍來。好猢猻子，駕起風頭，也到半空，丟開鉞，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前七後八，滿身解數，只聽得呼呼風響，正使到熱鬧處，沙僧對長老道：師父也等老沙去操演操演，好和尚，隻着脚一跳，輪着

簾沉詩人下榻罷哦吟銀河光顯天彌亮野徑荒草更深砧杵叮咚敲別院關山杳寫動鄉心寒蛩聲郎知人意噫
應牀頭破夢魂一宵晚景已過明早老王父子又來相見這長老昨日相見還是王禮今日就行師禮那三個小王
子對行者八戒沙僧當面叩頭拜問道尊師之兵器還取出來與弟子們看看八戒聞言欣然取出釘耙拋在地下沙
僧將寶杖拋出倚在牆邊二王子與三王子跳起去便拿就如蜻蜓撼石柱一個個掙得紅頭赤臉莫想拿動半分毫
大王子見了叫道兄弟莫費力了師父的兵器俱是神兵不知有多少重哩八戒笑道我的耙也沒多重只有一藏之
數連柄五零零四十八斤三王子問沙僧道師父寶杖多重沙僧笑道也是五零零四十八斤大王子求行者的金箍
棒看行者去耳朵裏取出一個針兒來迎風幌一幌就有碗來粗細直直的豎立面前那王父子都皆悚懼眾官員個
個心驚三個小王子禮拜道豬師沙師之兵俱隨身帶在衣下即可取之孫師爲何自耳中取出見風卽長何也行者
笑道你不知我這棒不是凡間等閑可有者這棒是鴻濛初判陶鎔鐵大禹神人親所設湖海江河淺共深會將此
棒知之切開山治水太平時流落東洋鎮海關日久年深放彩霞能消能長能光潔老孫有分取將來變化無窮隨口
訣要大彌於宇宙間要小却似針兒節棒名如意號金箍天上人間稱一絕重該一萬三千五百斤或粗或細能生滅
也會助我鬧天宮也會隨我攻地闕伏虎降龍處處通煉魔除怪怪方方徹舉頭一指太陽昏天地鬼神皆膽怯混沌時
傳到至今原來不是凡間鐵那王子聽言個個頂禮不盡三人向前重重拜禮虔心求授行者道你三人不知學那
般武藝王子道願使棍的就學棍慣使鈿的就學鈿愛用杖的就學杖行者笑道教便也容易只是你等無力量使不
得我們的兵器恐學之不精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古人云訓教不嚴師之惰學問無成子之罪汝等既有誠心可去焚
香來拜了天地我先傳你些神力然後可授武藝三個小王子聞言滿心歡喜卽便親抬香案沐手焚香朝天禮拜拜
畢請師傳法行者轉下身來對唐僧打禮道告尊師恕弟子之罪自當年在兩界山蒙師父大德救脫弟子秉教沙門
一向西來雖不會重報師恩却也會渡水登山竭盡心力今來佛國之鄉幸遇賢王三子投拜我等欲學武藝彼既爲
我等之徒弟卽爲我師之徒孫也謹稟過我師庶好傳授三藏十分大喜八戒沙僧見行者行禮也卽轉身朝三藏磕
頭道師父我等愚鹵拙口鈍腮不會說話望師父高坐法位也讓我兩個各招個徒弟要要也是西方路上之憶念三
藏俱欣然允之行者纔教三個王子都在暴紗亭後面靜室之間畫了眾斗教三人都俯伏在內一個個瞑目寧神這
裏却暗暗念動真言誦動呪語將仙氣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把元神收歸本舍傳與口訣各授得萬千之膂力運添

了火候。却像個脫胎換骨之法。遍過了子午周天。那三個小王子。方纔甦醒。一齊爬將起來。抹抹臉。精神抖擻。一個個骨壯筋強。大王子就拿得金箍棒。二王子就拿得九齒鉞。三王子就拿得降妖杖。老王見了。歡喜不勝。又排素宴。啓謝他師徒四衆。就在筵前各傳各授學棍的演棍。學鉞的演鉞。學杖的演杖。雖然打幾個轉身。丟幾般解數。此等終是凡夫。有些着力。走一路。便喘氣。噓噓不能奈久。其進退攻揚。豈能有變化自然之妙也。當日收了筵宴。次日。三個王子又來稱謝道。感蒙神師授賜了膂力。縱然輪得師的兵器。只是轉換艱難。意欲命匠依神師兵器式樣。減削斤兩。打造一般。未知師父肯容否。八戒道。好好好。說得有理。我們的器械。一則你們使不得。二則我們要護法降魔。正該另造另造。王子隨即宣召鐵匠。買辦鋼鐵萬斤。就在王府內前院搭廠支爐。鑄造。先一日將鋼鐵煉熟。次日請行者三人。將金箍棒。九齒鉞。降妖杖。都取出放在蓬廠之間。看樣造作。遂此晝夜不收噫。這兵器原是他們隨身之寶。一刻不可離者。各藏在身。自有許多光彩護體。今放在廠中幾日。那霞光有萬道。冲天瑞氣有千條。罩地。其夜有一妖精。離城只有七十里。遠近山喚豹頭山。洞喚虎口洞。夜坐之間。忽見霞光瑞氣。即駕雲來看見光彩起處。是王府之內。他按下雲頭。近前觀看。乃是三般兵器。放光。妖精又喜又愛道。好寶貝。好寶貝。這是甚人用的。今放在此。也是我的緣法。拿了去呀。拿了去呀。他愛心一動。弄起威風。將三般兵器一股收之。竟轉本洞。正是那 道不須臾離。可離非道也。神兵盡落空。枉費參修者。畢竟不知怎生尋得兵器。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黃獅精虛設釘鉞會 金木土計鬧豹頭山

却說那院中幾個鐵匠。因連日辛苦。夜間俱自睡了。及天明起來。打造。蓬下不見了三般兵器。一個個呆掙神驚。四下尋找。只見那三個王子出宮來看。那鐵匠一齊磕頭道。小主啊。神師的三般兵器。都不知那裏去了。小王子聽言。心驚膽戰道。想是師父今夜收拾去了。急奔暴紗亭看時。見白馬尙在廊下。忍不住叫道。師父還睡哩。沙僧道。起來了。即將房門開了。讓王子進裏看時。不見兵器。慌慌張張問道。師父的兵器都收來了。行者跳起道。不會收啊。王子道。三般兵器。今夜都不見了。八戒連忙爬起道。我的鉞在麼。小王道。適纔我等出來。只見衆人前後找尋不見。弟子恐是師父收了。却纔來問。老師的寶貝。俱是能長能消。想必藏在身邊。哄弟子哩。行者道。委的未收。都尋去來。隨至院中。蓬下果然不見踪影。八戒道。定是這夥鐵匠偷了。快拿出來。略遲了些兒。就都打死打死。那鐵匠慌得磕頭滴淚道。爺爺。我們連日辛苦。夜間睡着。及至天明起來。遂不見了。我等乃一概凡人。怎麼拿得動。望爺爺饒命。饒命。行者無語。暗恨道。還是

我們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樣，就該收在身邊，怎麼却丟放在此？那寶貝霞彩光生，想是驚動甚麼歹人，今夜竊去也。八戒不信道，哥哥說那裏話。這般個太平境界，又不是曠野深山，怎得個歹人來？定是鐵匠欺心，他見我們的兵器光彩，認得是三件寶貝，連夜走出王府，夥些人來，抬的抬，拉的拉，偷出去了。拿過來打呀，打呀，衆匠只是磕頭發誓，正嚷處，只見老王子出來，問及前事，却也面無人色，沉吟半晌，道：「神師兵器本不同凡，就有百十餘人，也禁挫不動，况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不是大膽海口，孤也頗有個賢名在外，這城中軍民匠作人等，也頗懼孤之法度，斷是不敢欺心。望神師再思可矣。」行者笑道：「不用再思，也不須苦賴鐵匠。我問殿下，你這州城四面，可有甚麼山林妖怪？王子道：「神師此問，甚是有理。孤這州城之北，有一座豹頭山，山中有一座虎口洞，往往人言洞內有仙，又言有虎狼，又言有妖怪，孤未曾訪得端的，不知果是何物。行者笑道：「不消講了，定是那方歹人，知道俱是寶貝，一夜偷將去了，叫八戒、沙僧你都在此，保着師父，護着城池，等老孫尋訪去來。」又叫鐵匠們不可住了爐火，一一煉造，好猴王辭了三藏，吻喙一聲，形影不見，早跨到豹頭山上，原來那城相去只有三十里，一瞬即到，竟上山峯觀看，果然有些妖氣，真是「龍脈悠長，地形遠大，尖峯挺挺，插天高，陡澗沉沉，流水急，山前有瑤草鋪茵，山後有奇花佈錦，喬松老柏，古樹修篁，山鴉山鶻，亂飛鳴，野鶴野猿，皆嘯唳，懸崖下，麋鹿雙雙，峭壁前，權狐對對，一起一伏，遠來龍，九曲九灣，潛地脈，埂頭相接，玉華州，萬古千秋，興勝處。」行者正然看時，忽聽得山背後有人言語，急回頭視之，乃兩個狼頭妖怪，朗朗的說着話，向西北上走。行者揣道：「這定是巡山的怪物，等老孫跟他去聽聽，看他說些甚的，捻着訣，念個呪，搖身一變，變做個蝴蝶兒，展開翅，翩翩翻翻，竟自趕上，果然變得有樣範。」一雙粉翅，兩道銀鬚，乘風飛去，急映日舞來，徐渡水過牆，能疾俏偷香，弄絮甚歡，娛體輕，偏愛鮮花味，雅態芳情任卷舒。他飛在那個妖精頭直上，飄飄蕩蕩，聽他說話，那妖猛的叫道：「二哥，我大王連日，僥倖前月裏得了一個美人兒，在洞內盤桓，十分快樂，昨夜裏又得了三般兵器，果然是無價之寶，明朝開宴慶釘鈿，會哩，我們都有受用。這個道，我們也有些僥倖，拿這二十兩銀子買豬羊去，如今到了乾方集上，先吃幾壺酒兒，把東西開個花帳兒，落他二三兩銀子買件綿衣過寒，却不是好兩個怪說說笑笑的，上大路急走如飛，行者聽得要慶釘鈿會，心中暗喜，欲要打殺他，爭奈不干他事，况手中又無兵器，他即飛向前邊，現了本相，在路口上立定，那怪看看走到身邊，被他一口法唾噴將去，念一聲「唵吽唵喇」，即使個定身法，把兩個狼頭精定住，眼睜睜口也難開，直挺挺，雙腳站住，又將他扳翻倒，揭衣搜檢，果是有二十兩銀子，着一條搭包兒，打在腰間裙帶上，又各掛着一個粉漆牌兒，一個

上寫着刁鑽古怪。一個上寫着古怪刁鑽。沒甚說。好大聖取了他銀子。解了他牌兒。返跨步回至州城。到王府中。見了王子。唐僧並大小官員匠作人等。具言前事。八戒笑道。想是老豬的寶貝霞彩光明。所以買豬羊治筵席慶賀哩。但如今怎得他來。行者道。我兄弟三人俱去。這銀子是買辦豬羊的。且將這銀子賞了匠人。教殿下尋幾個豬羊。八戒你變做刁鑽古怪。我變做古怪刁鑽。沙僧裝做個販豬羊的客人。走進那虎口洞裏。得便處。各人拿了兵器。打絕那妖邪。回來却收拾走路。沙僧笑道。妙妙。妙妙。不宜遲。快走。老王果依此計。即教管事的買辦了七八口豬。四五腔羊。他三人辭了師父。在城外大顯神通。八戒道。哥哥。我未曾看見那刁鑽古怪。怎生變得他模樣。行者道。那怪被老孫使了定身法定住。在那裏。直到明日。此時方醒。我記得他的模樣。你站下。等我教你變。如此。如彼。就是他的模樣了。那獸子真個口裏念着咒。行者吹口仙氣。霎時就變得與那刁鑽古怪一般無二。將一個粉牌兒帶在腰間。行者即變做古怪刁鑽。腰間也帶了一個牌兒。沙僧打扮得像個販豬羊的客人。一起兒趕着豬羊。上大路。竟奔山來。不多時。進了山凹裏。又遇見一個小妖。他生得嘴臉也恁地兇惡。看那圓滴溜兩隻眼。如燈幌亮。紅刺蝟一頭毛。似火飄光。糟鼻子。獠牙。獠牙。尖利。查耳朵。砍額頭。青臉泡浮。身穿一件淺黃衣。足踏一雙莎蒲履。雄雄糾糾。若兇神急急。忙忙如惡鬼。那怪左腦下。挾着一個彩漆的請書匣兒。迎着行者叫道。古怪刁鑽。你兩個來了。買了幾口豬羊。行者道。這趕的不是。那怪朝沙僧道。此位是誰。行者道。就是販豬羊的客人。還少他幾兩銀子。帶他來家取的你。往那裏去。那怪道。我往竹節山去請老大王。明日赴會。行者綽他的口氣兒。就問共請多少人。那怪道。請老大王坐首席。連本山大王共頭目等衆。約有四十多位。正說處。八戒道。去罷。去罷。豬羊都四散走了。行者道。你去邀着。等我討他帖兒看看。那怪見自家人。即揭開取出。遞與行者。行者展開看時。上寫着。明辰敬治。餚酌。慶釘鉅嘉會。屈尊車從。過山一敘。幸勿外至。感。右啓。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行者看畢。仍遞與那怪。那怪放在匣內。竟往東南上去了。沙僧問道。哥哥帖兒上。是甚麼話頭。行者道。乃慶釘鉅會的請帖。名字寫着。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請的是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沙僧笑道。黃獅想必是個金毛獅子成精。但不知九靈元聖是個何物。八戒聽言。笑道。是老豬的貨了。行者道。怎見得是你的貨。八戒道。古人云。獺母豬專趕金毛獅子。故知是老豬之貨物也。他三人說說笑笑。趕着豬羊。却就望見虎口洞門。但見那門兒外。周圍山遶翠。一脈氣連城。峭壁拔青蔓。高崖掛紫荊。鳥聲深樹。匝花影。洞門迎。不亞桃源洞。堪宜避世情。漸漸近於門口。又見一叢大大小小的雜項妖精。在那花樹之下。頑耍。忽聽得八戒呵呵。趕豬羊到時。都來

迎接便就捉豬的捉豬，捉羊的捉羊，一齊纏倒，早驚動裏面妖王，領十數個小妖出來問道：「你兩個來了，買了多少豬？」羊行者道：「買了八口豬，七腔羊，共十五個牲口，豬銀該一十六兩，羊銀該九兩，前者領銀二十兩，還欠五兩，這個就是客人，跟來找銀子的妖王聽說，即喚小的們取五兩銀子，打發他去。」行者道：「這客人一則來找銀子，二來要看看嘉會，那妖大怒，罵道：『你這個刁鑽鬼，慳慳你買東西罷了，又與人說甚麼會不會？』八戒上前道：『主公，這客人乃乾方集後邊的人，去州許遠，又是他城中人也，那裏去傳說？』二則他肚裏也餓了，我兩個也未會吃飯，家中有現成酒飯，賞他些喫了，打發他去罷。」說不了，有一小妖取了五兩銀子，遞與行者，行者將銀子遞與沙僧道：「客人收了銀子，我與你進後面去吃些飯來。」沙僧仗着膽，同八戒行者進於洞內，到二層廠廳之上，只見正中間桌上，高高的供養着一柄九齒釘耙，真個是光彩映目，東山頭靠着一條金箍棒，西山頭靠着一條降妖杖，那怪王隨後跟着道：「客人，那中間放光亮的就是釘耙，你看便看，只是出去千萬莫與人說。」沙僧點頭稱謝了，噫，這正是物見主，必定取那八戒一生是個魯夯的人，他見了釘耙，那裏與他敘甚麼情節，跑上去，拿下來，輪在手中，現了本相，丟了解數，望妖精劈臉就築。這行者沙僧也奔至兩山頭，各拿器械，現了原身。三弟兄一齊亂打，慌得那怪王急抽身閃過，轉入後邊，取一柄四明鎗，桿長鐔利，趕到天井中，支住他。三股兵器，厲聲喝道：「你是甚人，敢弄虛頭，騙我寶貝？」行者罵道：「我把你這個賊毛團，你是認我不得，我們乃東土聖僧，唐三藏的徒弟，因至玉華州，倒換關文，蒙賢王教他三個王子拜我們爲師，學習武藝，將我們寶貝作樣，打造如式兵器，因放在院中，被你這賊毛團，晝夜入城偷來，倒說我弄虛頭，騙你寶貝，不要走，就把我們這三件兵器，各奉承你幾下，嘗嘗那妖精，就舉鎗來敵。」這一場從天井中門出前門，看他三僧攪一怪，好殺。呼呼棒若風，滾滾鎗如雨，降妖杖舉滿天霞，四明鎗伸雲生綺，好似三仙煉大丹，火光彩幌驚神鬼。行者施威甚有能，妖精盜竊多無禮。天蓬八戒顯神通，大將沙僧英更美。兄弟合意運機謀，虎口洞中興鬥起。那怪豪強弄巧乖，四個英雄堪廝比。當時殺至日頭西，妖邪力軟難相抵。他們在豹頭山戰鬥多時，那妖精抵敵不住，向沙僧前喊一聲看鎗。沙僧讓個身法，躲過妖精得空而走，向東南巽宮上，乘風飛去。八戒拽步要趕行者道：「且讓他去，自古道：窮寇勿追，且只來斷他歸路。」八戒依言，三人竟至洞口，把那百十個若大若小的妖精，盡皆打死，原來都是些虎狼彪豹馬鹿山羊，被大聖使個手法，將他那洞裏細

軟物件。並打死的雜項獸身。與趕來的猪羊。通皆帶出。沙僧就取出乾柴。放起火來。八戒使兩個耳朵。煽風。把一個巢穴。一時燒得乾淨。却將帶出的諸物。即轉州城。此時城門尚開。人家未睡。老王父子與唐僧俱在。暴紗亭盼望。只見他們撲哩撲刺的。丟下一院子死獸猪羊。及細軟物件。一齊叫道。師父。我們已得勝回來也。那殿下嗒嗒相謝。唐長老滿心歡喜。三個小王子。跪拜於地。沙僧攙起道。且莫謝。都近前看看那物件。王子道。此物俱是何來。行者笑道。那虎狼彪豹。馬鹿山羊。都是成精的妖怪。被我們取了兵器。打出門來。那妖怪是個金毛獅子。他使一柄四明鎗。與我等戰到天晚。敗陣逃生。往東南上走了。我等不會趕他。却掃除他歸路。打殺這些羣妖。搜尋他這些物件。帶將來的。老王聽說。又喜又憂。喜的是得勝。而回。憂的是那妖日後報讎。行者道。殿下放心。我已慮之熟處之當矣。一定與你掃除盡絕。方纔起行。決不至貽害於後。我午間去時。撞見一個青臉紅毛的小妖。送請書。我看他帖子上。寫着明辰敬治。鏞酌慶釘。鉅嘉會。屈尊車從過山一敘。幸勿外至。感。右啓祖翁九靈元聖。老大人尊前。名字是門下孫黃獅頓首百拜。纔那妖精敗陣。必然向他祖翁處去。會話。明辰斷然尋我們報讎。當情與你掃蕩乾淨。老王稱謝了。擺上晚齋。師徒們齋畢。各歸寢處。不題。却說那妖精。果然向東南方。奔到竹節山。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處。喚名九曲盤桓洞。中的九靈元聖。是他的祖翁。當夜足不停風。行至五更時分。到於洞口。敲門而進。小妖見了。道。大王。昨晚有青臉兒。下請書。老爺留他住。到今早。欲同他來。赴你釘鉅會。你怎麼又絕早親來邀請。妖精道。不好說。不好說。會成不得了。正說處。見青臉兒從裏邊走出道。大王。你來怎的。老爺爺起來。就同我去。赴會哩。妖精慌張張的。只是搖手不言。少頃。老妖起來了。喚入這妖精。丟了兵器。倒身下拜。止不住腮邊淚落。老妖道。賢孫。你昨日下午。東。今早正欲來赴會。你又親來。爲何發悲煩惱。妖精叩頭道。小孫前夜對月。閑行。只見玉華州。城中有光彩沖空。急去看時。乃是王府院中。三般兵器放光。一件是九齒鎚。金釘鉅。一件是寶杖。一件是金箍棒。小孫即使神法攝來。立名釘鉅嘉會。着小的們買猪羊果品等物。設宴慶會。請租爺賞賞之。以爲一樂。昨差青臉來送東之後。只見原差買猪羊的刁鑽兒等。趕着幾個猪羊。又帶了一個販賣的客人。來找銀子。他定要看會去。是小孫恐他外面傳說。不容他看。他又說肚中饑餓。討些飯吃。因教他後邊吃飯。他走到裏邊。看見兵器。說着他的。三人就各搶去一件。現出原身。一個是毛臉雷公嘴的和尙。一個是長嘴大耳朵的和尙。一個是晦氣色臉的和尙。他都不分好歹。喊一聲亂打。是小孫急取四明鎗趕出。與他相持。問是甚麼人。敢弄虛頭。他道是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去的唐僧之徒弟。因過州城。倒換關文。被王子留住。習學武藝。將他這三件兵器。作樣子打造。

放在院內，被我偷來，遂此不忿相持。不知那三個和尚叫做甚名，却俱有本事。小孫一人敵他三個不過，所以敗走。祖爺處望拔刀相助，拿那和尚報讎。庶見我祖愛孫之意也。老妖聞言，默想片時，笑道：「原來是他。我賈孫你錯惹了他。」妖怪道：「祖爺，知他是誰？」老妖道：「那長嘴大耳者，乃猪八戒，晦氣色臉者，乃沙和尚。這兩個猶可。那毛臉雷公嘴者，叫做孫行者。這個人其實神通廣大，五百年前曾大鬧天宮，十萬天兵也不會拿得住。他專意尋人的，他便就是個搜山搗海破洞攻城闖禍的個都頭。你怎麼惹他也罷。等我和你去把那廝連玉華王子都擒來，替你出氣。那妖精聽說，即叩頭而謝。當時老妖點揉獅雪獅，後親自澤伏狸，搏象諸孫，各執鋒利器械，黃獅引領各縱狂風，竟至豹頭山界。只聞煙火之氣撲鼻，又聞得有哭泣之聲。仔細看時，原來是刁鑽古怪二人在那裏叫主公。哭主公哩。妖精近前喝道：「你是真刁鑽兒，假刁鑽兒？」二怪跪倒，噙淚叩頭道：「我們怎是假的？昨日這早晚領了銀子去買豬羊，走至山西邊大路上，見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他啞了我們一口。我們就腳軟口強，不能言語，不能移步，被他扳倒，把銀子搜了去。牌兒解了去。我兩個昏昏沉沉，直到此時纔醒，及到家見煙火未息，房舍盡皆燒了，又不見主公，並大小頭目，故在此傷心痛哭。不知這火是怎生起的？」那妖精聞言，止不住淚如泉湧，雙腳齊跌，喊聲振天，恨道：「禿廝十分作惡，怎麼幹出這般毒事，把我洞府燒盡，美人燒死，家當老小一空，氣殺我也，氣殺我也。」老妖叫揉獅扯他過來道：「賈孫事已至此，徒惱無益，且養全銳氣，到州城裏拿那和尚去。那妖精猶不肯住，哭道：「老爺，我們個山場，非一日治的。今被這禿廝盡毀，我却要此命做甚的？掙起來，往石崖上撞頭磕腦，被雪獅揉獅等苦勸方止。當時丟了此處，都奔州城，只聽得那風滾滾霧騰騰，來得甚近，說得那城外各關廂人等，拖男挾女，顧不得家私，都往州城中走。走入城門，將門閉了，有人報入王府中道：「禍事，禍事。」那王子、唐僧等正在暴紗亭吃早齋，聽得人報禍事，却出門來問衆人道：「一羣妖精飛沙走石，噴霧掀風的來近城了。」老王大驚道：「怎麼好行者笑道：「都放心，都放心，這是虎口洞妖精，昨日敗陣往東南方去，夥了那甚麼九靈元聖兒來也。」等我同兄弟們出去，吩咐教關了四門，汝等點人夫看守城池。那王子果傳令把四門閉了，點起人夫上城。他父子並唐僧在城樓上點劄，旌旗蔽日，炮火連天。行者二人却半雲半霧出城迎敵。這正是：失却慧兵緣不謹，頓教魔起衆邪凶。畢竟不知這場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

師獅授受同歸一

盜道纏禪靜九靈

却說孫大聖同八戒、沙僧出城頭，觀面相迎，看那夥妖精都是些雜毛獅子、黃獅精在前引領，狻猊獅、搏象獅在左，白

澤獅伏狸獅在右，揉獅雪獅在後。中間却是一個九頭獅子，那青臉兇怪執一面錦繡團花寶幢，緊挨着九頭獅子，刁鑽古怪兒，古怪刁鑽兒，打兩面紅旗，齊齊的都佈在坎宮之地。八戒莽撞走近前，罵道：偷寶貝的賊怪，你去那裏，夥這幾個毛團來此怎的？黃獅精切齒罵道：潑狼禿廝，昨日三個敵我一個，我敗回去，讓你爲人罷了，你怎麼這般狠惡，燒了我的洞府，損了我的山場，傷了我的眷族，我和你冤讎深如大海，不要走，吃你老爺一鎗。好八戒舉鎚就迎，兩個纔交手，還未見高低，那揉獅精輪一根鉄蒺藜，雪獅精使一條三楞簡，徑來奔打，八戒發一聲喊道：來得好，你看這壁廂沙和尚急掣降妖杖，近前相助，又見那猱猱精、白澤精與搏象伏狸二精一擁齊上，這裏孫大聖使金箍棒架住羣精，猱猱使悶棍，白澤使銅鎚，搏象使鋼鎗，伏狸使鉞斧，那七個獅子精，這三個狼和尚好殺。棍鎚鎗斧三楞簡，蒺藜骨朵四明鎗，七獅七器甚鋒芒，團戰三僧齊吶喊，大聖金箍鉄棒兇，沙僧寶杖人間罕，八戒顛風騁勢雄，釘鉞幌亮光華慘，前遮後擋各施功，左架右迎都勇敢，城頭王子助威風，搥鼓篩鑼齊壯膽，投來搶去弄神通，殺得昏濛天地反，那一夥妖精齊與大聖三人戰經半日，不覺天晚，八戒口吐粘涎，看看脚軟，虛幌一鉞，敗下陣去，被那雪獅揉獅二精喝道：那裏走，看打，獸子躲閃不及，被他照脊梁上打了一箇，睡在地下，只叫罷了罷了，兩個精把八戒採鬃拖尾，扛將去，見那九頭獅子報道：祖爺我等拿了一個來也，說不了，沙僧行者也都戰敗，衆妖精一齊趕來，被行者拔一把毫毛，嚼碎噴將去，叫聲變，卽變做百十個小行者，圍圍繞繞，將那白澤猱猱搏象伏狸并金毛獅怪圍裹在中，沙僧行者却又上前攢打，到晚拿住猱猱，白澤走了，伏狸搏象金毛報知老怪，老怪見失了二獅，吩咐把豬八戒捆了，不可傷他性命，待他還我二獅，却將八戒與他，他若無知壞了我二獅，卽將八戒殺了對命。當晚羣身安歇城外，不題，却說孫大聖把兩個獅子精拾近城邊，老王見了，卽傳令開門，差二三十個校尉拿繩扛出門，綁了獅精，扛入城裏，孫大聖收了法毛，同沙僧竟至城樓上，見了唐僧，唐僧道：這場事甚是利害呀，悟能性命不知有無，行者道：沒事，我們把這兩個妖精拿了，他那裏斷不敢傷，且將二精牢拴緊縛，待明早抵換八戒也。三個小王子對行者叩頭道：師父先前賭鬥，只見一身及後伴輪而回，却怎麼就有百十位師身，及至拿住妖精，近城來還是一身，此是甚麼法力，行者笑道：我身上有八萬四千毫毛，以一化十，以十化百，百千萬億之變化，皆身外身之法也。那王子一個個頂禮，卽時擺上齋來，就在城樓上吃了，各梁口上都要燈籠旗幟，梆鈴鐃鼓，支更傳箭，放炮吶喊，早又天明，老怪就喚黃獅精，竟定計道：汝等今日用心拿那行者，沙僧等我暗自飛空上城，拿他那師父并那老王父子，先轉九曲盤桓洞，待你得勝回報，黃獅領計，便引揉

獅、雪獅、搏象、伏狸、各執兵器，到城邊滾風踏霧的索戰。這裏行者與沙僧跳出城頭，厲聲罵道：「賊潑怪！快將我師弟八戒送還我，饒你性命。不然都教你粉骨碎屍，那妖精那容分說。」一擁齊來。這大聖弟兄兩個攔住五個獅子，這殺比昨日又甚不同。呼呼刮地狂風惡，暗暗遮天黑霧濃。走石飛沙神鬼怕，推林倒樹虎狼驚。鋼鎗狠狠斧明，蒺藜簡鎗大毒情。恨不得團圓吞行者，活活捉沙僧。這大聖一條如意棒，卷舒收放甚精靈。沙僧那柄降妖杖，靈霄殿外有名聲。今番幹運神通廣，西域施功掃蕩精。這五個雜毛獅子精，與行者沙僧正自殺到好處。那老怪駕着黑雲，徑直騰至城樓上，搖一搖頭，說得那城上文武大小官員，并守城人夫等都滾下城去。被他奔入樓中，張開口把三藏與老王子一頓噙出，復至坎宮地下，將八戒也着口噙着。原來他九個頭就有九張口，一口噙着唐僧，一口噙着八戒，一口噙着老王，一口噙着二王子，一口噙着三王子，六口噙着六人，還空了三張口，發聲喊叫道：「我先去也。」這五個小獅精見他袒得勝，一個個愈展雄才行者，聞得城上人喊嚷，情知中了他計，急喚沙僧仔細，他却把臂膊上毫毛盡皆拔下，入口嚼爛噴出，變作千百個小行者，一擁攻上。當時拖倒揉獅，活捉了雪獅，拿住了搏象精，扳翻了伏狸獅，將黃獅打死，烘烘的嚷到州城之下，倒轉走脫了青臉兒與刁鑽古怪古怪刁鑽兒，二怪那城上官看見，却又開門將繩把四個獅精捆了，扛進城去。還未發落，只見那王妃哭哭啼啼對行者禮拜道：「神師啊，我殿下父子並你師父性命休矣。這孤城怎生是好？」大聖收了法毛，對王妃作禮道：「賢后莫愁，只因我拿他七個獅精，那老妖弄攝法定將我師父與殿下父子攝去，料必無傷。待明日絕早，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管情捉住老妖，還你四個王子。那王妃並宮女聞得此言，都對行者下拜道：「願求殿下父子全生，皇圖堅固拜畢，一個個含淚還宮。行者吩咐各官將打死那黃獅精，剝了皮，六個活獅精牢牢拴鎖，取些齋飯來，我們吃了睡覺，你們都放心，保你無事。至次日，大聖領沙僧駕起祥雲，不多時到於竹節山頭，按雲頭觀看，好座高山，但見：峯排突兀，嶺峻崎嶇，深澗下潺湲水激，陡崖前錦繡花香，回巒重疊。古道灣環，真是鶴來松有伴，果然雲去石無依。玄猿覓果向晴暉，麋鹿尋花歡日暖。青鸞聲漸嘯，黃鳥語綿蠻。春來桃李爭妍，夏至柳槐競茂。秋到黃花佈錦，冬交白雪飛綿。四時八節好風光，不亞瀛洲仙景象。他兩個正在山頭上看景，忽見那青臉兒手拿一條短棍，竟跑出崖谷之間。行者喝道：「那裏走，老孫來也。」說得那小妖一翻一滾的跑下崖谷。他兩個一直追來，又不見蹤跡，向前又轉幾步，却是一座洞府，兩扇花斑石門，緊緊關閉，門棧上橫嵌着一塊石版，楷鐫了十個大字，乃是萬靈竹節山九曲盤桓洞。那小妖原來跑進洞去，即把洞門閉了。到中間對老妖道：「爺爺外面

又有兩個和尚來了。老妖道：你大王並獠獅、雪獅、搏象、伏狸，可會來。小妖道：不見，不見，只是兩個和尚在山峯高處眺望。我看見回頭就跑。他趕將來，我却閉門來也。老妖聽說，低頭不語。半晌，忽的吊下淚來，叫聲：苦啊！我黃獅孫死了。獠獅孫等又盡被和尚捉進城去矣。此恨怎生報得？八戒在旁邊與王父子、唐僧俱攢在一處，恹恹惶惶，受苦聽見老妖說聲，衆獅孫被和尚捉進城去，暗暗喜道：師父莫怕，殿下休愁。我師兄已得勝，捉了衆妖，尋到此間，救拔吾等也。說罷，又聽得老妖叫小的們好生在此看守，等我出去，拿那兩個和尚進來，一發懲治。你看他身無披掛，手不拈兵，大踏步走到前邊，只聞得孫行者吆喝哩。他就大開了洞門，不答話，徑奔行者。行者使鐵棒當頭支住，沙僧輪寶杖就打。那老妖把頭搖一搖，左右八個頭，一齊張開口，把行者沙僧輕輕的，又啣於洞內，教取繩索來。那刁鑽古怪，古怪刁鑽，與青臉兒是昨夜逃生，而回者，即拿兩條繩，把他二人着實捆了。老妖問道：你這潑猴，把我那七個兒孫捉了，我今拿住你和尙四個，王子四個，也足以抵得我兒孫之命。小的們，選荊條、柳棍來，且打這猴頭一頓，與我黃獅孫報報冤讎。那三個小妖各執柳棍，專打行者。行者本是熬煉過的身體，那些些柳棍兒，只好與他拂癢。他那裏做聲，憑他怎麼捶打，略不介意。八戒、唐僧與王子見了一個個毛骨悚然，少時，打折了柳棍，直打到天晚，也不計其數。沙僧見打得多了，甚不過意道：我替他打百十下罷。老妖道：你且莫忙，明日就打到你了。一個個挨次兒打將來。八戒着忙道：後日就打到我老豬也。打一會，漸漸的天昏了。老妖叫小的們且住，點起燈火來。你們喫些飲食，讓我到錦雲窩略睡睡去。汝三人都遭過害的，却用心看守待明早再打三個小妖。移過燈來，拿柳棍又打行者。腦蓋就像敲梆子一般，剔剔托托，剔剔緊幾下，慢幾下，夜將深了，却都盹睡。行者就使個遁法，將身一小，脫出繩來，抖一抖毫毛，整束了衣服，耳朵內取出棒來，幌一幌，有吊桶粗細，二丈長，短朝着三個小妖道：你這孽畜，把你老爺就打了許多棍子。老爺還只照舊，老爺也把這棍子略搯你搯，看道如何，把三個小妖輕輕一搯，就搯做三個肉餅，却又剔亮了燈，解放沙僧。八戒細急了，忍不住大聲叫道：哥哥，我的手脚都細腫了，倒不來先解放我。這馱子喊了一聲，却早驚動老妖。老妖一轆轤爬起來道：是誰人解放那行者？聽見一口吹息燈也，顧不得沙僧等衆，使鐵棒打破幾重門走了。那老妖到中堂裏，叫小的們怎麼沒了燈光，只莫走了人也。叫一聲，沒人答應，又叫一聲，又沒人答應，及取燈火來看時，只見地上血淋淋的三塊肉餅。老王父子及唐僧八戒俱在，只不見了行者沙僧。點着火，前後趕看，只見沙僧還背貼在廊下站哩，被他一把拿住，摔倒。照舊捆了，又找尋行者，但見幾層門盡皆損破，情知是行者打破走了，也不去追趕，將破門補的補，遮的遮，固守家業。

不題却說孫大聖出了那九曲盤桓洞跨祥雲徑轉玉華州。但見那城頭上各方的土地神祇與城隍之神迎空拜接。行者道：汝等怎麼今夜纔見城隍道小神等知大聖下降玉華州。因有賢王赦留故不敢見。今知王等遇怪大聖降魔。特來叩接行者正在嘖怪處。又見金頭揭諦六丁六甲神將押着一尊土地跪在面前道：大聖吾等捉得這個土地兒來也。行者喝道：汝等不在竹節山護我師父。却怎麼嚷到這裏。丁甲神道：大聖那妖精自你逃時復捉住捲簾大將。依然細了我等見他法力甚大。却將竹節山土地押解至此。他知那妖精的根由。乞大聖問他一問。便好處治救聖僧。賢王之苦。行者聽言甚喜。那土地戰兢兢叩頭道：那老妖前年下降竹節山。那九曲盤桓洞原是六獅之窩。那六個獅子自得老妖至此。就都拜爲祖翁。祖翁乃是個九頭獅子。號爲九靈元聖。若得他滅。須去到東極妙巖宮請他主人公來。方可收伏。他人莫想擒也。行者聞言。思憶半晌道：東極妙巖宮是太乙救苦天尊啊。他坐下正是個九頭獅子。這等說便教揭諦金甲還同土地回去。暗中護祐師父師弟。並州王父子。本處城隍守護城池。衆神各各遵守去訖。這大聖縱筋斗雲。連夜前行。約有寅時。到了東天門外。正撞着廣目天王與天丁力士一行儀從衆皆停住拱手迎道：大聖何往。行者對衆禮畢。道：前去妙巖宮走走。天王道：西天路不走。却又東天來做甚。行者道：因到玉華州。蒙州王相款。遣三子拜我等弟兄爲師。習學武藝。不期遇着一夥獅怪。今訪得妙巖宮太乙救苦天尊。乃怪之主人公。欲請他來降怪救師。天王道：那廂因你欲爲人師。所以惹出這一窩獅子來也。行者笑道：正爲此。正爲此。衆天丁力士一個個拱手讓道而行。大聖進了東天門。不多時。到妙巖宮前。但見彩雲重疊。紫氣龍蔥。瓦漾金波。門排玉獸。崇花盈雙。闕紅霞。遠日映。壽林翠露籠。果然是萬真環拱。千聖興隆。殿閣層層錦。牕軒處處通。蒼龍盤護神光藹。黃道光輝瑞氣濃。這的是青華長樂界。東極妙巖宮。那宮門內立着一個穿寬袖的仙童。忽見大聖。卽入宮報道。爺爺外面是鬧天宮的齊天大聖來了。太乙救苦天尊聽得。卽喚侍衛衆仙迎接。迎至宮中。只見天尊高坐九色蓮花座上。百億瑞光之中。見了行者。下座來相見。行者朝上施禮。天尊答禮道：大聖這幾年不見。前聞得你棄道歸佛。保唐僧西天取經。想是功行完了。行者道：功行未完。却也將近。但如今因保唐僧到玉華州。蒙王子遣三子拜老孫等爲師。習學武藝。把我們三件兵器照樣打造。不期夜間被賊偷去。天明尋找。原是城北豹頭山虎口洞一個金毛獅子成精。盜去老孫用計取出。那精就夥了若干獅精。與老孫大鬧。內有一個九頭獅子神通廣大。將我師父與八戒並王父子四人都啣去。到一竹節山九曲盤桓洞。次日老孫與沙僧跟尋。不被啣去。老孫被他細打無數。幸而弄法走了。他們正在彼處受罪。問及當坊土地。始

知天尊是他主人，特來奉請收降解救。天尊聞言，即令仙將到獅子房，喚出獅奴來問。那獅奴熟睡，被衆將推搖方醒。揪至中廳來見。天尊問道：獅獸何在？那奴兒垂淚叩頭，只教饒命。饒命！天尊道：孫大聖在此，且不打你。你快說爲何？謹走了九頭獅子。獅奴道：爺爺！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中，見一瓶酒，不知偷去喫了，不覺沉醉睡着，失於拴鎖。是以走了。天尊道：那酒是太上老君送的，喚做輪迴瓊液。你喫了該醉三日不醒。那獅獸今走幾日了？大聖道：據土地說，他前年下降，到今二三年矣。天尊笑道：是了是了！天宮裏一日在凡世，就是一年。叫獅奴道：你且起來，饒你死罪。跟我與大聖下方去收他來。汝衆仙都回去，不用跟隨。天尊遂與大聖、獅奴、駕雲，竟至竹節山，只見那五方揭諦、六丁、六甲、本山土地，都來跪接。行者道：汝等護祐，可曾傷着我師衆神道？妖精着了惱，睡了，更不會動甚刑罰。天尊道：我那元聖兒，也是一個久修得道的真靈。他喊一聲，上通三聖，下徹九泉，等閑也便不傷生。孫大聖：你去他門首索戰，引他出來，我好收之。行者聽言，果掣棒跳近洞口，高罵道：潑妖精，還我人來也！潑妖精還我人來也！連叫了數聲，那老妖睡着了，無人答應。行者性急起來，輪鐵棒往內打進，口中不住的喊罵。那老妖方纔驚醒，心中大怒，爬起來，喝一聲：趕戰！搖搖頭，便張口來啣行者回頭，跳出妖精，趕到外邊。罵道：賊猴那裏走！行者立在高崖上，笑道：你還敢這等大膽無禮！你死活也不知哩！這不是你老爺主公在此，那妖精趕到崖前，早被天尊念聲咒語，喝道：元聖兒，我來了！那妖認得是主人，不敢展擡。四隻脚伏之於地，只是磕頭。旁邊跑過獅奴兒，一把搗住項毛，用拳着項上，打殺百十口裏，罵道：你這畜生，如何偷走教我受罪！那獅獸合口無言，不敢搖動。獅奴兒打得手困，方纔住了。即將錦繡安在他身上。天尊騎了喝聲教走。他就縱身駕起綵雲，徑轉妙巖宮去。大聖望空稱謝了，却入洞中，先解玉華王、次解唐三藏、次又解了八戒、沙僧、並三王子，共搜他洞裏物件，逍遙停停，將衆領出門外。八戒就取了若干枯柴，前後堆上，放起火來，把一個九曲盤桓洞，燒做個烏焦破瓦窰。大聖又發放了衆神，還教土地在此鎮守，却令八戒、沙僧各各使法，把王父子背馱回州。他攙着唐僧，不多時，到了州城。天色漸漸晚，當有妃后官員都來接見了，擺上齋筵，共坐享之。長老師徒還在暴紗亭安歇。王子們入宮，各寢一宵無話。次日，王又傳旨，大開素宴，合府大小官員，一一謝恩。行者又叫屠子來，把那六個活獅子殺了。共那黃獅子都剝了皮，將肉安排將來受用。殿下十分歡喜，即命殺了，把一個留在本府內，外人用一個與王府長史等官分用。把五個都剝做一二兩重的塊子，差校尉給散州城內外軍民人等，各喫些須。一則嘗嘗滋味，二則押押驚恐。那些家家戶戶，無不瞻仰。又見那鐵匠人等造成了三般兵器，對行者磕頭道：爺爺小的們工都完了，問道：各重多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來也。八戒道：那裏想是酆都城鬼王弄喧。沙僧道：你怎麼就猜道是酆都城鬼王弄喧？八戒笑道：哥哥說是牛頭鬼怪，故知之耳。行者道：不是，不是。若論老孫看那怪，是三隻犀牛成的精。八戒道：若是犀牛，且拿住他，鏟下角來，倒值好幾兩銀子哩。正說處，衆僧道：孫老爺可吃晚齋。行者道：方便吃些兒，不吃也罷。衆僧道：老爺征戰這一日，豈不餓了？行者笑道：這日把兒，那裏便得餓。老孫會五百年不吃飲食哩。衆僧不知是實，只以爲說笑。須臾，拿來行者也吃了。道：且收拾睡覺。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拿住妖王，庶可救師父也。沙僧在旁道：哥哥說那裏話？常言道：停留長智。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把師父害了，劫如之何？不若如今就去，曠得他措手不及，方纔好救師父。少遲恐有失也。八戒聞言，抖擻神威，道：沙兄弟說得是，我們都趁此月光去降魔。耶行者依言，即吩咐寺僧看守行李馬匹，待等我把妖精捉來，對本府刺史證其假佛，免却燈油。以蘇概縣小民之困，却不是好衆僧遵命。他三個遂縱起祥雲，出城而去。正是那：懶散無拘，禪性亂災，危有分道心蒙。畢竟不知此去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戰青龍山 四星挾捉犀牛怪

却說孫大聖挾同二弟，滾風駕雲，頃刻至青龍山玄英洞口。按落雲頭，八戒就欲築門。行者道：且稍停，待我進去看看。師父生死如何，再好與他爭持。沙僧道：這門閉緊，如何得進。行者道：我自有法力，好大聖收了棒，捻着訣，念聲呪語，叫變。即變做個火焰蟲兒，真個也難道。你看他。展翅星流光燦，古云：腐草爲螢，神通變化不可輕。自有徘徊之性。飛近石門懸看，旁邊瑕縫穿風，將身一縱，到幽庭，打探妖魔動靜。他自飛入，只見幾隻牛橫欹直倒，一個個呼吼如雷，盡皆睡熟了。至中廳裏面，全無消息。四下門戶通關，不知那三個妖精睡在何處。讓轉過廳房，向後又照，只聞得啼泣之聲。乃是唐僧鎖在後房簷柱上，哭哩。行者暗暗聽他哭甚，只見他哭道：一別長安十數年，登山涉水苦熬煎。幸來西域逢佳節，喜到金平遇上元。不識燈中假佛像，皆因命裏有災愆。賢徒追襲施威武，但願英雄展大權。行者聞言，滿心歡喜，展開翅，飛近師前。唐僧揩淚道：呀，西方景象不同。此時正月，蟄蟲始振，爲何就有螢飛？行者忍不住叫聲：師父，我來了。唐僧喜道：悟空，我說正月間怎得螢火，原來是你。行者即現了本相道：師父啊，爲你不識真假，誤了多少路程。費了多少心力。我一行說不是好人，你就下跪，却被這怪侮暗燈光，盜取酥合香油，連你都攝將來了。我當吩咐八戒沙僧回寺看守。我即聞風追至此間，不識地名，幸遇四值功曹傳報，說此山名青龍山玄英洞。我日間與此怪鬪至天晚方回，與師弟輩細道此情，却就不會睡。同他兩個來此，我恐夜深不便交戰，又不知師父下落，所以變化進來，打聽

打聽唐僧喜道：八戒沙僧如今在外邊哩。行者道：在外邊。方纔老孫看時，妖精都睡着。我且解了鎖，擗開門，帶你出去罷。唐僧點頭稱謝，行者使個解鎖法，用手一抹，那鎖早自開了。領着師父往前正走，忽聽得妖王在中廳內房裏叫道：小的們，緊閉門戶，小心火燭。這會怎麼不叫更巡邏？梆鈴都不響了。原來那夥小妖征戰一日，俱辛苦，辛苦睡着。聽見叫喚，却纔醒了。梆鈴響處，有幾個執器械的，敲着鑼，從後而走。可的撞着他師徒兩個。衆小妖一齊喊道：好和尚啊，扭開鎖往那裏去？行者不容分說，掣出棒，幌一幌，碗來粗，就打棒起處，打死兩個。其餘的丟了器械，近中廳打着門，叫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毛臉和尚在家裏打殺人了。那三怪聽見一轆轤爬將起來，只叫拿住，拿住，說得個唐僧手軟，脚軟，行者也不顧師父，一路棒滾向前來。衆小妖遮架不住，被他放倒三兩個，推倒兩三個，打開幾層門，竟自出來，叫道：兄弟們何在？八戒沙僧正舉着鈇杖等待道：哥哥如何了？行者將變化入裏，解放師父，正走被妖驚覺，顧不得師父打出來的事，講說一遍不題。那妖王把唐僧捉住，依然使鐵索鎖了，執着刀，輪着斧，燈火齊明，問道：你這廝怎樣開鎖？那猴子如何得進？快早供來。饒你之命，不然就一刀兩段。慌得那唐僧戰戰兢兢的跪道：大王爺，我徒弟孫悟空，他會七十二般變化，纔變個火焰蟲兒，飛進來救我。不期大王知覺，被小大王等撞見，是我徒弟不知好歹，打傷兩個，衆皆喊叫，舉兵着火。他遂顧不得我，走出去了。三個妖王呵呵大笑道：早是驚覺，未曾走了。叫小的們把前後門緊緊關閉，亦不諱，諱沙僧道：閉門不諱，諱，想是暗弄我師父。我們動手耶？行者道：說得是。快早打門。那獸子賣弄神通，舉鈇儘力築去。把那石門築得粉碎，却又厲聲喊罵道：偷油的賊，怪快送吾師出來也。說得那門內小妖滾將進去，報道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前門被和尚打破了。三個妖王十分煩惱道：這廝着實無禮，即命取披掛結束了，各持兵器，帥小妖出門迎敵。此時約有三更時候，半天中月明如晝，走出來，更不打話，便就輪刀。這裏行者抵住鈇斧，八戒敵住大刀。沙僧迎住大棍。這場好殺。僧三衆棍杖鈇，三個妖魔膽氣加鈇斧鋼刀，藤扞撻，只聞風響，並塵沙初交，幾合噴霧。次後飛騰散彩霞，鈇鈇解數，隨身滾鐵棒，英豪更可誇。降妖寶杖人間少，妖怪頑心不讓他。鈇斧口明尖，鱗利藤條節，攔一身花，大刀幌亮如門扇，和尚神通偏賽他。這壁廂因師性命發狠打，那壁廂不放唐僧劈臉搗。斧剝棒迎爭勝負，鈇輪刀砍兩交搽。扞撻藤條降怪杖，翻翻覆覆逞豪華。三僧三怪賭鬥多時，不見輪贏。那時寒大王喊一聲，叫小的們上來，衆精各執兵刃齊來。早把個八戒絆倒在地，被幾個水牛精揪扯扯，拖入洞裏，捆了。沙僧見沒了八戒，只見那羣牛發喊，攞聲，即掣寶杖，望辟塵大王虛丟了架子，要走。又被羣精一擁而來，拉一個躑躅，急掙不起，也被捉去捆了。行

者覺道難爲，縱勛斗雲脫身而去。當時把八戒、沙僧拖至唐僧前，唐僧見了，滿眼垂淚道：「可憐你二人也，遭了毒手，悟空何在？」沙僧道：「師兄見捉住我們，他就走了。」唐僧道：「他既走了，必然那裏去求救，但我等不知何日方得脫網，師徒們悽悽慘慘，不題。」却說行者駕勛斗雲復至慈雲寺，寺僧接着來問：「唐老爺救得否？」行者道：「難救難救，那妖精神通廣大，我弟兄三人與他三人鬥了多時，被他呼小妖先捉了八戒，後捉了沙僧，老孫幸走脫了，衆僧害怕道：『爺爺這般會騰雲駕霧，還捉獲不得。』想老師父被傾害也。」行者道：「不妨，不妨，我師父自有伽藍揭諦、丁甲等神暗中護佑，却也會吃過草還丹料，不傷命，只是那妖精有本事，汝等可好看馬匹、行李等。」老孫上天去求救兵來，衆僧膽怯道：「爺爺又能上天。」行者笑道：「天宮原是我的舊家，當年我做齊天大聖，因爲亂了蟠桃會，被我佛收降，如今沒奈何，保唐僧取經，將功折罪，一路上輔正除邪，我師父該有此難，汝等却不知也。」衆僧聽此言，又磕頭禮拜，行者出得門，打個唵哨，即時不見好大聖。早至西天門外，忽見太白金星與增長天王、殷朱、陶許四大靈官講話，他見行者來，都慌忙施禮道：「大聖那裏去，行者道：『因保唐僧行至天竺國東界金平府旻天縣，我師被本縣慈雲寺僧留賞元宵，比至金燈橋，有金燈三盞，點燈用酥合香油，價貴白金五萬餘兩，年年有諸佛降祥受用，正看時，果有三尊佛像降臨，我師不識好歹，上橋就拜，我說不是好人，早被他侮暗燈光，連油並我師一風攝去，我隨風追覓，至天曉，到一山，幸四功曹報道：『那山名青龍山，山有玄英洞，洞有三怪，名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老孫急上門尋討，與他賭鬥一陣，未勝，是我變化入裏，見師父鎖住，未傷，隨解了欲出，又被他知覺，我遂走了。』後又同八戒、沙僧苦戰，復被他將二人也捉去，細了。」老孫因此特啓玉帝，查他來歷，請命將降之金星呵呵冷笑道：「大聖既與妖怪相持，豈看不出他的出處？」行者道：「認得認得，是一夥牛精，只是他大有神通，急不能降也。」金星道：「那是三個犀牛之精，他因有天文之象，累年修悟成眞，亦能飛雲步霧，其怪極愛乾淨，常嫌自己影身，每欲下水洗浴，他的名色也多有兇犀、有雄犀、有牯犀、有斑犀，又有胡冒犀、墮羅犀、通天花文犀，都是一孔三毛二角，行於江海之中，能開水道，似那辟寒、辟暑、辟塵，都是角有貴氣，故以此爲名，而稱大王也。若要拿他，只是四木禽星見面就伏，行者連忙唱諾問道：「是那四木禽星煩長庚老一一明示明示。」金星笑道：「此星在斗牛宮外，羅佈乾坤，你去奏聞玉帝，便見分明。」行者拱拱手稱謝，竟入天門裏去。不一時，到於通明殿下，先見葛丘張許四大天師，天師問道：「何往？」行者道：「近行至金平府地方，因我師寬放禪性，元夜觀燈，遇妖魔攝去，老孫不能收降，特來奏聞玉帝求救。」四大天師即領行者至靈霄寶殿啓奏，各各禮畢，備言其事。玉帝傳旨教點那路天兵相助，行者奏道：「老孫纔

到西天門，遇長庚星說：那怪是犀牛成精，惟四木禽星可以降伏。玉帝即差許天師同行者去斗牛宮點四木禽星下界收降。及至宮外，早有二十八宿星辰來接。天師道：「吾奉聖旨，教點四木禽星與孫大聖下界降妖。」旁即閃過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井木犴，應聲呼道：「孫大聖，點我等何處降妖？」行者笑道：「原來是你。這長庚老兒却隱匿，我不解其意。早說是二十八宿中的四木老孫竟來相請，又何必勞煩旨意？」四木道：「大聖說那裏話？我等不奉旨意，誰敢擅離端的？」那方快早去來。行者道：「在金牛府東北艮地青龍山玄英洞，犀牛成精，斗木獬、奎木狼、角木蛟道：「若果是犀牛成精，不須我們，只消井宿去去罷，他能上山吃虎，下海擒犀。」行者道：「那犀不比望月之犀，乃是修行得道，都有千年之壽，若須得四位同去纔好，切勿推調。」倘一時一位拿他不住，却又費事了。」天師道：「你們說得是甚話？旨意着你們四人，豈可不去趁早飛行？我回旨去也。」那天師遂別行者而去。四木道：「大聖不必遲疑，你先去鏖戰，引他出來，我們隨後動手。」行者近前罵道：「偷油的賊怪，還我師來。」原來那門被八戒築破，幾個小妖，弄了幾塊板兒，擋在裏邊，聽得罵言，急跑進報道：「大王，孫和尚在外面罵哩。」辟塵兒道：「他敗陣去了。」這一日，怎麼又來，想是那裏求些救兵來了。辟寒、辟暑道：「怕他甚麼？救兵快取披掛來。」小的們都要用心圍繞，休放他走了。那夥精不知死活，一個個各執鎗刀，搖旗擂鼓，走出洞來，對行者喝道：「你個不怕打的獠猴兒，你又來了。」行者最惱得是這獠猴二字，咬牙發狠，舉鐵棒就打三個妖王。調小妖跑個圈子陣，把行者圍在核心。那壁廂四木禽星，一個個各輪兵刃道：「孽畜，休動手。」那三個妖王看他四星，自然害怕，俱道：「不好了，不好了，他尋將降手兒來了。」小的們各顧性命走耶，只聽得呼呼吼吼，喘喘呵呵，衆小妖都現了本身。原來是那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滿山亂跑，那三個妖王也現了本相，放下手來，還是四隻蹄子，就如鐵砲一般，竟往東北上跑。這大聖帥井木犴、角木蛟，緊追急趕，略不放鬆。惟有斗木獬、奎木狼，在東山凹裏，山頭上山，澗中山谷內，把些牛精打死的活捉的，盡皆收淨，却向玄英洞裏解了唐僧。八戒、沙僧、沙僧認得是二星，隨同拜謝。因問二位如何到此相救。二星道：「吾等是孫大聖奏玉帝請旨調來收怪救你。」唐僧又滴淚道：「我悟空徒弟，怎麼不見進來？」二星道：「那三個老妖是三隻犀牛，他見吾等各各顧命，向東北良方逃遁。孫大聖帥井木犴、角木蛟，追趕去了。我二星掃蕩羣牛到此，特來解放聖僧。唐僧復又頓首拜謝，朝天又拜。八戒攬起道師父，禮多必詐，不須只管拜了。四星官一則是玉帝聖旨，二則是師兄人情。今既掃蕩羣妖，還不知老妖如何降伏我們，且收拾些細軟東西出來，掀翻此洞，以絕其根。回寺等候。師兄罷，奎木狼道：「天蓬元帥說得有理，你與捲簾大將保護你師回寺安歇，待吾等還去良方迎敵。」八戒道：「正是，正

是你二位還協同一捉，必須剿盡，方好回旨。二星官即時追襲，八戒與沙僧將他洞內細軟寶貝有許多珊瑚、瑪瑙、珍珠、琥珀、瑇瑁、寶貝、美玉、良金，搜出一石搬在外面，請師父到山崖上坐了。他又進去放起火來，把一座洞燒成灰燼，却纔領唐僧找路回金平慈雲寺去。正是：經云泰極還生否，好處逢凶實有之。愛賞花燈禪性亂，喜遊美景道心瑯。大丹自古宜長守，一失原來到底虧。緊閉牢拴休曠蕩，須臾懈怠見參差。且不言他三衆得命回寺，却表斗木獬奎木狼、二星官駕雲直向東北良方趕妖怪來。二人在那半空中尋看不見，只到西洋大海，遠望見孫大聖在海上吆喝。他兩個按落雲頭道：大聖妖怪那裏去了？行者恨道：你兩個怎麼不來追降？這會子却冒冒失失的問甚？斗木獬道：我見大聖與井角二星戰敗妖魔，追趕料必擒拿我二人，却就掃蕩羣精，入玄英洞救出你師父。師弟搜了山，燒了洞，把你師父付托與你二弟領回府城慈雲寺，多時不見車駕回轉，故又追尋到此也。行者聞言方纔喜謝道：如此，却是有功多累多累。但那三個妖魔被我趕到此間，他就鑽下海去。當有井角二星緊緊追拿，教老孫在岸邊抵擋。你兩個既來，且在岸邊把截等老孫也再去來。好大聖輪着棒，捻着訣，辟開水徑，直入波濤深處。只見那三個妖魔在水底下與井木犴、角木蛟捨死忘生苦鬥哩。他跳近前喊道：老孫來也。那妖精抵住二星官，措手不及。正在危難之處，忽聽得行者叫喊，顧殘生撥轉頭往海心裏飛跑。原來這怪頭上角極能分水，只聞得花的花，沖開明路。這後邊二星官並孫大聖並力追之，却說西海中有一個探海的夜叉，巡海的介士，遠見犀牛分開水勢，又認得孫大聖與二天星，即赴水晶宮對龍王慌慌張張報道。大王有三隻犀牛，被齊天大聖和二位天星趕來也。老龍王教順聽言，即喚太子摩昂快點水兵，想是犀牛精碎寒、辟暑、辟塵兒三個，惹了孫行者。今既至海，快快拔刀相助。教摩昂得令，即忙點兵，頃刻間龜鼈鼉鱓，鱗鮓鱗鯉，與蝦兵蟹卒等各執鎗刀，一齊吶喊，騰出水晶宮外，攔住犀牛精。犀牛精不能前進，退後又有井角二星並大聖攔阻，慌得他失了羣，各各逃生，四散奔走。早把個辟塵兒扳翻在地，用鉄鈎子穿了鼻，攢蹄細倒。老龍王又傳號令，教分兵趕捉活的，不要死的。摩昂聽令，一擁上前，將辟塵兒扳翻在地，用鉄鈎子穿了鼻，攢蹄細倒。老龍王又傳號令，教分兵趕那兩個協助二星官擒拿。那時小龍王帥衆前來，只見井木犴現原身，按住辟寒兒，大口小口的啃着吃哩。摩昂高叫道：井宿、井宿，莫咬死他。孫大聖要活的，不要死的哩。連喊數喊，已是被他把頸項咬斷了。摩昂吩咐蝦兵蟹卒將個死犀牛擡轉水晶宮，却又與井木犴向前追趕。只見角木蛟把那辟暑兒倒趕回來，只撞着井宿。摩昂帥龜鼈鱗鱓撒開簸箕陣圍住。那怪只教饒命，饒命。井木犴走近前，一把揪住耳朵，奪了他的刀，叫道：不殺你，不殺你。拿與孫大聖發落。

去來，當卽倒干戈，復至水晶宮外，報道都捉來也。行者見一個斷了頭，血淋淋的，倒在地下。一個被井木犴揪着耳朵，推跪在地，近前仔細看了，道：「這頭不是兵刀傷的，啊，摩昂笑道：『不是我喊得緊，連身子都着井星官吃了。』」行者道：「既是如此，也罷，取鋸子來，鋸下他的這兩隻角，剝了皮帶去，犀牛肉還留與龍王賢父子享之。又把辟塵兒穿了鼻，教角木蛟牽着，辟暑兒也穿了鼻，教井木犴牽着，帶他上金平府，見那刺史官，明究其由，問他個積年假佛害民，然後的決，衆等遵言辭，龍王父子都出西海，牽着犀牛，會着奎斗二星，駕雲霧，竟轉金平府。行者足踏祥光，半空中叫道：「金平府刺史各佐貳郎官，並府城內外軍民人等聽着，吾乃東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經的聖僧，你這府縣每年家供獻金燈，假沖諸佛降祥者，卽此犀牛之怪，我等過此，因元夜觀燈，見這怪將燈油並我師父攝去，是我請天神收伏，今已掃清山洞，剿盡妖魔，不得爲害。以後你府縣再不可供獻金燈，勞民傷財也。那慈雲寺裏八戒、沙僧、方保唐僧進得山門，只聽見行者在半空言語，卽便撇了師父，丟下擔子，縱風雲起，到空中道：「那一隻被井星咬死，已鋸角剝皮在此。」八戒道：「這兩個索性推下此城，與官員人等看看也。」認得我們是聖是神，左右累四位星官收雲下地，同到府堂，將這怪的決，已此情真罪當，再有甚講。四星道：「天蓬帥近來知理明律，却好呀。」八戒道：「因做了這幾年和尚，也略道得些兒，衆神果推落犀牛一簇彩雲，降至府堂之上，說得這府縣官員城裏城外人等，都家家設香案，戶戶拜天神，少時間，慈雲寺僧把長老用轎擡進府門，會着行者，口中不離謝字道：『有勞上宿星官救出我等，因不見賢徒，懸懸在念，今幸得勝而回，然此怪不知趕向何方，纔捕獲也。』」行者道：「自前日別了尊師，老孫上天查訪，蒙太白金星識得妖魔是犀牛，指示請四木禽星，當時奏聞玉帝，蒙旨差委，直至洞口交戰，妖王走了，又蒙斗奎二宿救出尊師，老孫與井角二宿並力追妖，直趕到西洋大海，又虧龍王遣子帥兵相助，所以捕獲到此，審究也。長老讚揚稱謝不已，又見那府縣正官並佐貳首領都在那裏高燒寶燭，滿斗焚香，朝上禮拜，少頃間，八戒發起性來，掣出戒刀，將辟塵兒頭一刀砍下，又一刀把辟暑兒頭也砍下，隨卽取鋸子，鋸下四隻角來，孫大聖更有主張，就教四位星官將此四隻犀牛角，拿上界去進貢玉帝，回繳聖旨，把自己帶來的二隻，留一隻在府堂鎮庫，以作向後免徵燈油之證，我們帶一隻去獻靈山佛祖，四星心中大喜，卽時拜別大聖，忽駕彩雲回奏而去。府縣官留住他師徒四衆，大排素宴，遍請鄉官陪奉，一壁廂，出給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下年不許點設金燈，永蠲買油大戶之役。一壁廂，叫屠子宰剝犀牛之皮，硝熱燻乾，製造鎧甲，把肉普給官員人等，又一壁廂，動支枉罰無礙錢糧，買民間空地，起建四星降妖之廟，又爲唐僧四衆建立生祠，各各樹牌，刻文用傳千古，以爲

報謝。師徒們索性寬懷飲宴。又被那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這家酬。那家請。略無虛刻。八戒遂心滿意受用。把洞裏搜來的寶貝。每樣各籠些。須在袖以爲各家齋筵之賞。住經個月。猶不得起身。長老吩咐悟空。將餘剩的寶物。盡送慈雲寺僧。以爲酬禮。瞞着那些大戶人家。天不明。走罷。恐只管貪樂。誤了取經。惹佛祖見罪。又生災厄。深爲不便。行者隨將前件一一處分。次日五更早起。喚八戒備馬。那馱子吃了自在酒飯。睡得夢夢。乍道。這早備馬怎的。行者喝道。師父教走路哩。馱子抹抹臉道。又是這長老沒正經。二百四十家大戶。都請纔吃了。有三十幾頓飽齋。怎麼又弄老猪忍餓。長老聽言。罵道。鑽糠的夯貨。莫胡說。快早起來。再若強嘴。教悟空拿金箍棒打呀。那馱子聽見說打慌了手脚。道。師父今番變了。常時疼我愛我。念我蠢夯護我。哥要打時。他又勸解。今日怎麼發狠轉教打。行者道。師父怪你爲嘴。誤了路程。快早收拾行李。備馬。免打。那馱子真個怕打。跳起來穿了衣服。吆喝沙僧快起來。打將來了。沙僧也隨跳起。各收拾皆完。長老搖手道。寂寂悄悄的。不要驚動寺僧。連忙上馬。開了山門。找路而去。這一去。正所謂。暗放玉龍飛彩鳳。私開金鎖走蛟龍。畢竟不知天明時。酬謝之家端的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給孤園問古談因 天竺國朝王遇偶

起念斷然有愛。留情必定生災。靈明何事辨三臺。行滿自歸元海。不論成仙成佛。須從個裏安排。清清淨淨絕塵埃。果正飛昇上界。

却說寺僧天明。不見了三藏師徒。都說不會留得。不會別得。不會求告得。清清的把個活菩薩放得走了。正說處。只見南關廂有幾個大戶來請。衆僧撲掌道。昨晚不會防禦。今夜都駕雲去了。衆人齊望空拜謝。此言一講。滿城中官員人等。盡皆知之。叫此大戶人家。俱治辦五牲花果。往生祠祭獻。酬恩不題。却說唐僧四衆。餐風宿水。一路平寧。行有半個多月。忽一日。見座高山。唐僧又悚懼道。徒弟那前面山嶺峻峭。是必小心。行者笑道。這邊路上將近佛地。斷乎無甚妖怪。師父放懷勿慮。唐僧道。徒弟雖然佛地不遠。但前日那寺僧說到天竺國。都下有二千里。還不知是有多少路哩。行者道。師父你好。是又把烏巢禪師心經忘記了。三藏道。般若心經是我隨身衣鉢。自那烏巢禪師教後。那一日不念。那一時得忘。顛倒也念得來。怎會忘得。行者道。師父只是念得不會求。那師父解得。三藏說猴頭。怎又說我不會解得。你解得麼。行者道。我解得。我解得。自此三藏行者。再不作聲。旁邊笑倒一個八戒。喜壞一個沙僧。說道。嘴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又不是那裏禪和子聽過講經。那裏應佛僧。也會見過說法。弄虛頭。找架子。說甚麼曉得。解得。怎麼就不

作聲聽講。請解沙僧說：「二哥，你也信他大哥扯長話，哄師父走路，他曉得弄棒罷了。他那裏曉得講經。」三藏道：「悟能，悟淨，休要亂說。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乃是真解。他師徒們正說話間，却倒也走過許多路程，離了幾個山岡路旁，早見一座大寺，三藏道：「悟空，前面是座寺啊，你看那寺，倒也。不小不大，却是琉璃碧瓦，半新半舊，却也是八字紅牆，隱隱見蒼松偃蓋，也不知是幾千百年間故物，到於今潺潺聽流水鳴絃，也不道是那朝代時分，開山留得在山門上。大書着布金禪寺，懸扁上，留題着上古遺跡。行者看得是布金禪寺，八戒也道是布金禪寺。三藏在馬上沉思道：「布金布金，這莫不是舍衛國界了麼？」八戒道：「師父，奇啊，我與師父幾年，再不會見識得路。今日也識得路了。」三藏說道：「不，是我常看經誦典，說是佛在舍衛城祇樹給孤園，這園說是給孤獨長者問太子買了請佛講經。太子說：「我這園不賣，他若要買我的時，除非黃金滿布園地，給孤獨長者聽說，隨以黃金爲磚，布滿園地，纔買得太子祇園。纔請得世尊說法。我想這布金寺，莫非就是這個故事？」八戒笑道：「造化，若就是這個故事，我們也去摸他塊把磚兒送人。大家又笑了一會。三藏纔下得馬來，進得山門，只見山門下挑擔的、背包的、推車的、整車坐下，也有睡的去睡，講的去講，忽見他們師徒四衆，俊的又俊，醜的又醜，大家有些害怕，却也讓開些路兒。三藏生怕惹事，口中不住只叫斯文。斯文這時節，却也大家收斂，轉過金剛殿後，早有一位禪僧走出，却也威儀不俗，真是面如滿月光，身似菩提樹，擁錫袖飄風，芒鞋石頭路。三藏見了，問訊那僧，即忙還禮。道師從何來？」三藏道：「弟子陳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之旨，差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寶方造次奉謁，便借一宿，明日就行。那僧道：「荒山十方常住，都可隨喜。況長老東土神僧，但得供養，幸甚。三藏謝了，隨即喚他三人同行，過了迴廊香積，徑入方丈，相見禮畢，分賓主坐定。行者三人亦垂手坐了。這時寺中聽說到了取經僧人，東土大唐話說，寺中若大若小，不問長住掛榻長老，行童一一都來參見，茶罷擺上齋供。這時長老還正開齋念佛，八戒早是要緊，饅頭、素食、粉湯，一攪直下。這時方丈却也人多，有知識的讚說三藏威儀好要子的，都看八戒吃飯，却說沙僧眼溜，看見頭底，暗把八戒捏了一把，說道：「斯文，八戒着忙的，叫將起來，說道：「斯文，斯文，肚裏空空，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曉的，天下多少斯文，若論起肚子裏來，正替我一般哩。」八戒方纔肯住。三藏念了結齋，左右撤了席面。三藏稱謝，寺僧問起東土來，因三藏說到古蹟，纔問布金寺名之由。那僧答曰：「這寺原是舍衛國給孤獨園寺，又名祇園，因是給孤獨長者請佛講經，金磚布地，又易今名。我這寺一望之前，乃是舍衛國。那時給孤獨長者正在舍衛國居住，我荒山原是長者之祇園，因此遂名給孤布金寺。寺後邊還有祇園基址。近年間，若遇時雨滂沱，還淋

出金銀珠兒，有造化的，每每拾着。三藏道：話不虛傳，果是真。又問道：纔進寶山，見門下兩廊有許多騾馬車担的行商，爲何在此歇宿？衆僧道：我這山喚做百脚山，先年且是太平，近因天氣循環，不知怎的，生幾個蜈蚣精，常在路下傷人，雖不至於傷命，其實人不敢走。山下有一座關喚做鷄鳴關，但到鷄鳴之時，纔敢過去。那些客人，因到晚了，惟恐不便，權借荒山一宿，等鷄鳴後便行。三藏道：我們也等鷄鳴後去罷。師徒們正說處，又見拿上齋來，却與唐僧等吃畢。此時上弦月皎，三藏與行者步月閑行，又見個道人來報道：我們老師爺要見見中華人物。三藏急轉身，見一個老和尚手持竹杖，向前作禮道：此位就是中華來的師父。三藏答禮道：不敢。老僧稱讚不已，因問老師高壽。三藏道：虛度四十五年矣。敢問老師主尊壽。老僧笑道：比老師癡長一花甲也。行者道：今年是一百零五歲了，你看我有多少年紀。老僧道：師家貌古神清，況月夜眼花，急看不出來。敍了一會，又向後廊看看。三藏道：纔說給孤園基址，果在何處。老僧道：後門外就是。快教開門，但見是一塊空地，還有些碎石壘的牆脚。三藏合掌嘆曰：憶惜檀那須達，多會將金寶濟貧，尙祇園千古留名在。長者何方覺羅。他都翫着月，緩緩而行，行近後門外，至臺上，又坐了一坐，忽聞得有啼哭之聲。三藏靜心誠聽，哭的是爺娘，不知苦痛之言，他就感觸心酸，不覺淚墮。回問衆僧道：是甚人在何處悲切。老僧見問，卽命衆僧先回去煎茶，見無人，方纔對唐僧行者下拜。三藏攙起道：老院主爲何行此禮。老僧道：弟子年歲百餘，略通人事，每於禪靜之間，也會見過幾番景象。若老爺師徒，弟子聊知一二，與他人不同。若言悲切之事，非這位師家明辨不得。行者道：你且說是甚事。老僧道：舊年今日，弟子正明性月之時，忽聞一陣風響，就有悲怨之聲。弟子下榻，到祇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美貌端正之女。我問他：你是誰家女子，爲甚到於此地。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的公主，因爲月下觀花，被風刮來的。我將他鎖在一間做空房裏，將那房砌作個監房模樣，門上止留一小孔，僅透得碗過。當日與衆僧傳道，是個妖邪，被我捆了，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不肯傷他性命。每日與他兩頓粗茶粗飯，吃着度命。那女子也聰明，卽解吾意，恐爲衆僧點污，就裝風作怪，屎裏眠，尿裏臥。白日家說胡話，呆呆瞪瞪的，到夜靜處，却思量父母啼哭。我幾番家進城來，去打探公主之事，全然無損，故此堅收緊鎖，更不放出。今幸老師來國，萬望到了國中，廣施法力，辨明辨明，一則救拔良善，二則昭顯神通也。三藏與行者聽罷，切切在心，正說處，只見兩個小和尚請吃茶安置，遂而回去。八戒與沙僧在方丈中，突突嘍嘍的道：明日要鷄鳴走路，此時還不來睡。行者道：獸子又說甚麼。八戒道：睡了罷。這等夜深，還看甚麼景致。因此老僧散去，唐僧就寢。正是：人靜月沉花夢悄，暖風微透壁窗紗。銅壺點點看三汲，銀漢明

明照九華。當夜睡還未久，即聽雞鳴。那前邊行商烘烘皆起，引燈造飯。這長老也喚醒八戒、沙僧，扣馬收拾。行者叫點燈來。那寺僧已先起來，安排茶湯點心。在後候敬。八戒歡喜，吃了一盤饅饅，把行李馬匹牽出。三藏行者對衆辭謝。老僧又向行者道：「悲切之事，在行者在心，行者笑道：「謹領，謹領。我到城中，自能聆音察理，見貌而辨色也。那夥行商哄哄嚷嚷的，也一同上了大路。將有寅時，過了雞鳴關，至巳時，方見城垣，真是鐵甕金城，神州天府。那城虎踞龍蟠，形勢高鳳樓，麟閣彩光搖，御溝流水如環帶，福地依山插錦標。曉日旌旗明，葦路春風簫鼓徧，溪橋國王有道衣冠勝五穀。豐登顯俊豪。當日入於東市街，衆商各投旅店。他師徒們進城，正走處，有一個會同館驛。三藏等徑入驛內。那驛內管事的，即報驛丞道：「外面有四個異樣的和尚，牽一匹白馬進來了。驛丞聽說有馬，就知是官差的，出廳迎迓。三藏施禮道：「貧僧是東土唐朝欽差靈山大雷音寺見佛求經的，隨身有關文入朝照驗，借大人高衙一敬事畢，就行。驛丞答禮道：「此衙門原設待使客之處，理當款迓請進。請進。三藏喜悅，教徒弟們都來相見。那驛丞看見嘴臉醜陋，暗自心驚。不知是人是鬼，戰兢兢的，只得看茶擺齋。三藏見他驚怕道：「大人勿驚，我等三個徒弟相貌雖醜，心地俱良，俗謂面惡人善，何以懼爲。驛丞聞言，方纔定了心性，問道：「國師唐朝在於何方。三藏道：「在南瞻部洲中華之地，又問：「幾時離家。三藏道：「貞觀十三年，今已歷過十四載，苦經了些萬水千山，方到此處。驛丞道：「神僧，神僧。三藏問道：「上國天年幾何。驛丞道：「我敝處乃大天竺國，自太祖太宗傳到今，已五百餘年。現在位的爺爺愛山水花卉，號做怡宗皇帝，改元靖宴。今已二十八年了。三藏道：「今日貧僧要去見駕，倒換關文，不知可得遇朝驛丞道：「好好，好好，近因國王的公主娘娘，年登二十，青春正在十字街頭，高結綵樓，拋打綉毬，撞天婚，招駙馬。今日正當熱鬧之際，想我國王爺爺還未退朝，若欲倒換關文，趁此時好去。三藏欣然要走，只見擺上齋來，遂與驛丞行者等吃了。時已過午。三藏道：「我好去了。行者道：「我保師父去。八戒道：「我去。沙僧道：「二哥罷麼，你的嘴臉不見怎的，莫到朝門外裝胖，還教大哥去。三藏道：「悟淨說得好，馱子粗夯，悟空還有些細膩。那馱子掬着嘴道：「除了師父，我三個的嘴臉也差不多兒。三藏却穿了袈裟，行者拿了引袋同去。只見街坊上，士農工商，文人墨客，愚夫俗子，齊哈哈都道：「看拋綉毬去也。三藏立於道旁，對行者道：「他這裏人物衣冠，宮室器用，言語談吐，也與我大唐一般。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拋打綉毬，遇着姻緣，結了夫婦，此等亦有此等風俗。行者道：「我們也去看看如何。三藏道：「不可，不可，你衣服色，不便恐有嫌疑。行者道：「師父，你忘了那給孤布金寺老僧之言，一則去看綵樓，二則去辨真假，似這般忙忙的，那皇帝必聽公主之喜報，那裏視朝理事，且去去來。三藏聽說，真與

行者相隨見各項人等俱在那裏看打綉毬呀那知此去却是漁翁拋下鉤和線從今釣出是非來話表那個天竺國王因愛山水花卉前年帶后妃公主在御花園月夜賞翫惹動一個妖邪把真公主攝去他却變做一個假公主知得唐僧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到此他假借國家之富搭起綵樓欲招唐僧爲偶採取元陽真氣以成太乙上仙正當午時三刻三藏與行者雜入人叢行近樓下那公主纔拈香焚起祝告天地左右有五十個嬌綉女近侍的捧着綉毬那樓八窗玲瓏公主轉睛觀看見唐僧來得至近將綉毬取過來親手拋在唐僧頭上唐僧着了一驚把個毘盧帽子打歪雙手忙扶着那毬那毬轆轤的滾在他衣袖之內那樓上齊聲發喊道打着個和尚了打着個和尚了噫十字街頭那些客商人等濟濟哄哄都來奔搶綉毬被行者喝一聲把牙倭一倭把腰躬一躬長了有三丈高的個神威弄出醜臉說得些人跌跌爬爬不敢相近霎時人散行者還現了本像那樓上綉女宮娥並大小太監都來對唐僧下拜道貴人貴人請入朝堂賀喜三藏急還禮扶起衆人回頭埋怨行者道你這猴頭又是撮弄我也行者笑道綉毬兒打在你頭上滾在你袖裏干我何事埋怨怎麼三藏道似此怎生區處行者道師父你且放心便入朝見駕我回驛報與八戒沙僧等候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罷倒換了關文就行如必欲招你你對國王說召我徒弟來我要吩咐他一聲那時召我三個入朝我其間自能辨別真假此是倚婚降怪之計唐僧無已從言行者轉身回驛那長老被衆宮娥一撮擁至樓前公主下樓玉手相挽同登寶輦擺開儀仗回轉朝門早有黃門官先奏道萬歲公主娘娘挽着一個和尚想是綉毬打着現在午門外候旨那國王見說心甚不喜意欲趕退又不知公主之意何如只得含情宣入公主與唐僧遂至金鑾殿下正是一對夫妻呼萬歲兩門邪正拜千秋禮畢又宣至殿上開言問道僧人何來遇朕女拋毬得中唐僧俯伏奏道貧僧乃南贍部洲大唐皇帝差住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經的因有長路關文特來朝王倒換路過十字街綵樓之下不期公主娘娘拋綉毬打在貧僧頭上貧僧是出家異教之人怎敢與玉葉金枝爲偶萬望赦貧僧死罪倒換關文打發早赴靈山見佛求經回我國土永註陛下之天恩也國王道你乃東土聖僧正是千里姻緣使綫牽寡人公主今登二十歲未婚因擇今日年月日時俱利所以結綵樓拋毬以求佳偶可的你來拋着朕雖不喜却不知公主之意如何那公主叩頭道父王常言嫁雞遂雞嫁犬遂犬女有誓願在先結了這毬告奏天地神明撞天婚拋打今日打着聖僧却是前世之緣遂得今生之遇豈敢更移願招他爲駙馬國王方喜即宣欽天監正臺官選擇日期一壁廂收拾妝奩又出旨曉諭天下三藏聞言更不謝恩只教放赦放赦國王道這和尚甚不通理朕以一國之富招你做駙

馬爲何不在此享用。念念只要取經。再若推辭。教錦衣官校推出斬了。長老說得魂不附體。只得戰兢兢叩頭啓奏道。感蒙陛下天恩。但貧僧一行四衆。還有三個徒弟在外。今當領納。只是不會吩咐得一言。萬望召他到此。倒換關文。教他早去。不誤了西求之意。國王遂准奏道。你徒弟在何處。三藏道。都在會同館驛。隨即差官召聖僧徒弟領關文西去。留聖僧在此爲駙馬。長老只得起身侍立。有詩爲證。大丹不漏要三全。苦行難成恨惡緣。道在聖傳修在己。善由人積福由天。休逞六根多貪欲。頓開一性本來原。無愛無思自清淨。管教解脫得超然。當時差官至會同館驛。宣召唐僧徒弟不題。却說行者自綵樓下別了唐僧。走兩步笑兩聲。喜喜歡歡的回驛。八戒沙僧迎著道。哥哥。你怎麼那般喜笑。師父如何不見。行者道。師父喜了。八戒道。還未到地頭。又不曾見佛。取得經回。是何來之喜。行者笑道。我與師父只走至十字街綵樓之下。可的被當朝公主拋綉毬。打中了師父。師父被些宮娥彩女太監推擁至樓前。同公主坐轎入朝。招爲駙馬。此非喜而何。八戒聽說。跌脚搥胸道。早知我去好來。都是那沙僧慳吝。你不阻我啊。我徑奔綵樓之下。一綉毬打着我老猪那公主。招了我。却不美哉。妙哉。俊刮標致。停當。大家造化。耍子兒。何等有趣。沙僧上前。把他臉上。一抹道。不羞。好個嘴巴。骨子。三錢銀子買個老驢。自誇騎得。要是一綉毬打着你。就連夜燒退送紙。也還道遲了。敢惹你這晦氣進門。八戒道。你這黑子不知趣。醜自醜。還有些風味。自古道。皮肉粗糙。骨格堅強。各有一得。可取。行者道。獸子莫胡談。且收拾行李。但恐師父着了急。來叫我們。却好進朝保護他。八戒道。哥哥又說差了。師父做了駙馬。到宮中與皇帝的女兒交歡。又不是爬山躑路。遇怪逢魔。要你保護他怎的。他那樣一把子年紀。豈不知被窩裏之事。要你去扶轎行者一把揪住耳朵。輪拳罵道。你這個淫心不斷的夯貨。說那甚胡話。正噪鬧間。只見驛丞來報道。聖上有旨。差官來請三位聖僧。八戒道。端的請我們爲何。驛丞道。老神僧幸遇公主娘娘。打中綉毬。招爲駙馬。故此差官來請行者道。差官在那裏。教他進來。那官與行者施禮。禮畢。不敢仰視。只管暗暗說道。是鬼是怪。是雷公。夜叉行者道。那官兒有話不說。爲何沉吟。那官兒慌得戰戰兢兢的。雙手舉着聖旨。口裏亂道。我公主有請會親。我主公會親。有請八戒道。我這裏沒刑具。不打你。你慢慢說。不要怕。行者道。莫道怕你打。怕你那臉嘴。快收拾挑擔牽馬進朝見師父。議事去也。這正是。路逢狹道難迴避。定教恩愛反爲仇。畢竟不知見了國王有何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樂御花園 一怪空懷情慾喜

話表孫行者三人隨着宣召官至午門外。黃門官即時傳奏宣進。他三個齊齊站定。更不下拜。國王問道。那三位是聖

僧駙馬之高徒。姓甚名誰。何方居住。因甚事出家。取何經卷。行者即近前。意欲上殿旁有護駕的。喝道不要走。有甚話。立下奏來。行者笑道。我們出家人。得一步就進一步。隨後八戒沙僧亦俱近前。長老恐他村鹵驚駕。便起身叫道。徒弟啊。陛下問你來。因你即奏上。行者見他那師父在旁侍立。忍不住大叫一聲。道陛下輕人輕己。既招我師爲駙馬。如何教他侍立。世間稱女夫謂之貴人。豈有貴人不坐之理。國王聽說。大驚失色。欲退殿。恐失了觀瞻。只得硬着膽。教近侍的取繡墩來。請唐僧坐了。行者纔奏道。

老孫祖居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父天母地。石裂吾生。曾拜至人。學成大道。復轉仙鄉。嘯聚在洞天福地。上海降龍。登山擒獸。消死名。上生籍。官拜齊天大聖。翫賞瓊樓。喜遊寶閣。會天仙。日日歌歡。居聖境。朝朝快樂。只因亂却蟠桃宴。大反天宮。被佛擒伏。困壓在五行山下。饑餐鐵彈。渴飲銅汁。五百年未嘗茶飯。幸我師出東土。拜西方觀音。教令脫天災。離大難。皈正在瑜伽門下。舊諱悟空。稱名行者。

國王聞得這般名。重慌得下了龍牀。走將來。以御手挽唐長老道。駙馬也是朕之天緣。得遇你這仙姻。仙眷。三藏滿口謝恩。請國王登位。復問那位是第二高徒。八戒掬嘴揚威道。老猪先世爲人。貪歡愛懶。一生混沌。亂性迷心。未識天高地厚。難明海闊山遙。正在幽閑之際。忽然遇一真人。半句話。解開孽網。兩三言。劈破災門。當時省悟。立地投師。謹修二八之工夫。敬煉三三之前後。行滿飛昇。得超天府。荷蒙玉帝厚恩。官賜天蓬元帥。管押河兵。逍遙漢海。只因蟠桃酒醉。戲弄嫦娥。謫官銜。遭貶臨凡。錯投胎托生猪像。住福陵山。造惡無邊。遇觀音指明善道。皈依佛教。保護唐僧。徑往西天。拜求妙典。法諱悟能。稱爲八戒。國王聽言。膽戰心驚。不敢觀覲。這馱子越弄精神。搖着頭。掬着嘴。撐起耳朵。呵呵大笑。三藏又怕驚駕。即叱道。八戒收斂。方纔又手拱立。假扭斯文。又問第三位高徒。因甚皈依沙和尚。掌道。老沙原係凡夫。因怕輪迴。訪道雲游。海角浪蕩。天涯常得衣鉢。隨身每煉心神。在舍因此虔誠。得逢仙侶。養就孩兒。配緣姪女。工滿三千。合和四相。超天界。拜玄穹。官授捲簾大將。侍御鳳輦。龍車封號將軍。也爲蟠桃會上。失手打破玻璃盞。貶在流沙河。改頭換面。造孽傷生。幸喜菩薩遠遊東土。勸我皈依。等候唐朝佛子。往西天求經正果。從立自新。復修大覺。指河爲姓。法諱淨稱。名和尚。國王見說。多驚多喜喜的是女兒。招了活佛。驚的是三個實乃妖神。正在驚喜之間。忽有正臺陰陽官奏道。婚期已定。本年本月十二日。壬子良辰。周堂通利宜配婚姻。國王道。今日是何日辰。陰陽官奏。今日初八。乃戊申之日。猿猴獻果。正宜進賢納事。國王大喜。即着當駕官打掃御花園。館閣樓亭。且請駙馬同三位高

徒安歇。待後排合盞佳筵。着公主匹配。衆等欽遵。國王退朝。多官皆散不題。却說三藏師徒們都到御花園。天色漸晚。擺了素膳。八戒喜道：「這一日也該吃飯了。管辦人即將素米飯、麪飯等物，整擔挑來。那八戒吃了又添，添了又吃，直吃得撐腸拄腹，方纔住手。少頃又點上燈，設鋪蓋，各自歸寢。長老見左右無人，却恨責行者，怒聲叫道：「悟空，你這糊塗番番害我。我說只去倒換關文，莫向綵樓前去。你怎麼直要引我去看看。如今看得好麼？却惹出這般事來。怎生是好？」行者陪笑道：「師父說先母也是拋打綉毬，遇舊緣，成其夫婦，似有慕古之意。老孫纔引你去，又想着那個給孤布金寺長老之言，就此檢視真假。適見那皇帝之面，略有些晦暗之色，但未見公主何如耳。長老道：「你見公主便怎的？」行者道：「老孫的火眼金睛，但見面就認得真。假善惡，富貴貧窮，却好施爲，辨明邪正。沙僧與八戒笑道：「哥哥近日又學得會相面了。行者道：「相面之士，當我孫子罷了。三藏喝道：「且休調嘴。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果何以處之？」行者道：「且到十二日會喜之時，必定那公主出來參拜父母等老孫在旁觀看。若還是個眞女人，你就做了駙馬，享用國內之榮華也罷。三藏聞言，越生嗔怒，罵道：「好糊塗，你還害我哩。却是悟能說的。我們十節兒已上了九節七八分了，你還把熱舌頭餵我。快早夾着你，你休開那臭口。再若無禮，我就念起咒來，教你了當不得。行者聽說念咒，慌得跪在前面道：「莫念，莫念。若是眞女人，待拜堂時，我們一齊大鬧皇宮，領你去也。師徒說話，不覺早已入更正是。沉沉宮漏，簾簾花香，繡戶垂珠箔，閉庭絕火光，鞦韆索冷空留影，兔笛聲殘靜四方。繞屋有花籠月燦，隔空無樹顯星芒。杜鵑啼歇，蝴蝶夢長。銀漢橫天，字白雲歸故鄉。正是離人情切處，風搖嫩柳更淒涼。八戒道：「師父夜深了，有事明早再議。且睡。且睡。師徒們果然安歇一宵。早又金雞唱曉，國王即登殿設朝。但見：宮殿開軒紫氣高，風吹御樂透青霄。恨移豹尾旌旗動，日射螭頭玉佩搖。香霧細添宮柳綠，露珠微潤苑花嬌。山呼舞蹈千官列，海晏河清一統朝。衆文武百官朝罷，又宣光祿寺安排十二日會喜佳筵。今日且整春疊，請駙馬在御花園中款翫，吩咐儀制司領三位賢親，去會同館少坐。着光祿寺安排三席素宴去。彼奉陪兩處，俱着教坊司奏樂，伏侍賞春。景消遲日也。八戒聞得，應聲道：「陛下，我師徒自相會更無一刻相離。今日既在御花園飲宴，帶我們去耍兩日好。教師父替你家做駙馬，不然，這個買賣生意弄不成。那國王見他醜陋，說話粗俗，又見他扭頭捏頸，掬嘴巴，搖耳朵，即像有些風氣，猶恐攪破親事，只得依從，便教在永鎮華夷閣裏安排二席。我與駙馬同坐，留春亭上安排三席，請三位別坐。恐他師徒們坐次不便，那馱子纔朝上唱個喏，叫聲多謝，各各而退。又傳旨教內宮官排宴，着三宮六院后妃與公主上頭，就爲添妝鑲子，以待十二日佳配。將有已時前後，那國王

排駕請唐僧都到御花園內觀看好去處。徑鋪彩石，檻鑿雕欄。徑鋪彩石，徑邊石畔長奇葩。檻鑿雕欄，檻外欄中生異卉。天桃迷翡翠，嫩柳閃黃鸝。步覺幽香來袖滿，行沾清味上衣多。鳳臺龍沼，竹閣松軒，鳳臺之上，吹簫引鳳來儀。龍沼之間，養魚化龍而去。竹閣有詩，費盡推敲裁。白雪松軒文集考成珠玉，註青編做山卷石翠。曲水碧波深，牡丹亭蓄薇架，疊錦鋪絨，葉藜檻海棠。畦堆霞砌玉芍藥，異香蜀葵奇豔，白梨紅杏門芳菲。紫蕙金萱爭爛爛，麗春花，木筆花，杜鵑花，天天灼灼含笑花。鳳仙花，玉簪花，戰戰巍巍一處處，紅透胭脂潤。一叢叢芳濃錦繡圍，更喜東風回白日，滿園嬌媚逞光輝。一行君王觀之良久，早有儀制司官邀請行者三人入留春亭。國王攜唐僧上華夷閣，各自飲宴。那歌舞吹彈鋪張陳設，真是崢嶸闔闔曙光生，鳳閣龍樓瑞靄橫。春色細鋪花草繡，天光遙射錦袍明。笙歌繚繞如仙宴，杯學飛傳玉液清。君悅臣歡同翫賞，華夷永鎮世康寧。此時長老見國王敬重，無計可奈，只得勉強隨喜，誠是外喜而內憂也。坐間見壁上掛着四面金屏，屏上畫着春夏秋冬四景，皆有題咏，皆是翰林名士之詩。春景詩曰：周天一氣轉洪鈞，大出熙熙萬象新。桃李爭妍花爛熳，燕來畫棟疊香塵。夏景詩曰：薰風拂拂思遲遲，宮院榴葵映日輝。玉笛音調驚午夢，菱荷香散到庭幃。秋景詩曰：金井梧桐一葉黃，珠簾不捲夜來霜。燕知社日辭巢去，鴈折蘆花過別鄉。冬景詩曰：天雨飛雲暗淡寒，朔風吹雪積千山。深宮自有紅爐暖，報道梅開玉滿欄。那國王見唐僧恣意看詩，便道：駙馬喜翫詩中之味，必定善於吟哦，如不吝珠玉，請依韻各和一首，如何？長老是個對景忘情，明心見性之意，見國王欽重，命和前韻，他不覺忽談一句道：日暖冰消大地鈞，國王大喜，即召侍衛官取文房四寶，請駙馬和完錄下。俟朕緩緩味之，長老欣然不辭，舉筆而和。春景詩曰：日暖冰消大地鈞，御園花卉又更新。和風膏雨民沾澤，海晏河清絕俗塵。和夏景詩曰：斗指南方白晝遲，槐雲榴火鬪光輝。黃鸝紫燕啼宮柳，巧轉雙聲入絳幃。和秋景詩曰：香飄橘綠與橙黃，松柏青青喜降霜。籬菊半開攢錦繡，笙歌韻徹水雲鄉。和冬景詩曰：瑞雪初晴氣味寒，奇峯巧石玉團山。爐燒獸炭煨酥酪，袖手高歌倚翠欄。國王見和大喜，稱唱道：好個袖手高歌倚翠欄，遂命教坊司此新詩奏樂，盡日而散。行者三人在留春亭亦儘受用，各飲了幾杯，也有些甜意，正欲去尋長老，只見長老已同國王在一閣，八戒獸性發作，應聲叫道：好快活，好自在，今日也受用這一下了，却該趁飽兒睡覺去也。沙僧笑道：二哥忒沒修養，這氣飽飯，所何睡覺，八戒道：你那裏知俗語云：吃了飯兒不挺屍，肚裏沒板脂哩。唐僧與國王相別，只謹言只謹言，既至亭內，嗔責他三人道：汝等越發村了，這是甚麼去處，只管大呼小叫，倘或惱着國王，却不被他傷害性命。八戒道：沒事，沒事，我們與他親家

禮道的他便不好生怪。常言道：打不斷的親，罵不斷的鄰。大家娶子，怕他怎的？長老叱道：教拿過馱子來，打他二十禪杖。行者果一把揪翻，長老舉杖就打馱子，喊叫道：馱馬爺，饒罪，饒罪。旁有陪宴官勸住馱子，爬將起來，突突鬻鬻的道：好貴人，好駙馬，親還未成，就行起王法來了。行者侮着他嘴道：莫胡說，莫胡說，快早睡去。他們又在留春亭住了一宿，到明早，便舊宴樂，不覺樂了三四日。正值十二日佳辰，有光祿寺三部各官回奏道：臣等自八日奉旨，駙馬府已修完，專等妝奩鋪設，合番宴亦已完備。釐素共五百餘席。國王心喜，欲請駙馬赴席，忽有內宮官對御前啓奏道：萬歲，正宮娘娘有請。國王遂退入內宮，只見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引領着公主，都在昭陽宮談笑。真個是花團錦簇，那一片宮麗妖嬈，真勝似天堂月殿。有喜會佳姻新詞四首爲證。喜詞云：喜喜喜，欣然樂矣，結婚姻，恩愛美，巧樣宮妝，嬌娥怎比，龍釵與鳳釵，豔豔飛金縷，櫻脣皓齒，朱顏嫋娜，如花輕體，錦重重，五彩叢中，香拂拂，千金隊裏。會詞云：會會會，妖嬈嬌媚，賽毛嬙，欺楚姝，傾國傾城，比比玉，妝飾更新妍，釵環多豔麗，蘭心蕙性，清高粉臉，冰肌，榮貴黛眉，一線遠山微，窈窕嫋娜，攢錦隊，佳詞云：佳佳佳，玉女仙娃，深可愛，實堪誇，異香馥郁，脂粉交加，天臺福地，遠怎似，國王家，笑語紛然，嬌態，笙歌繚繞，喧嘩，花堆錦砌，千般美，看遍人間，怎若他，姻詞云：姻姻姻，蘭麝香噴，仙子陣，美人羣，嬪妃換彩，宮主妝，新雲鬢，堆鴉髻，霓裳壓仙鳳，裙一派音，嘹唳，兩紛行，朱紫纈，當年會結，乘鸞信，今朝幸喜，會佳姻。却說那國王駕到，那后妃引着公主，並彩女宮娥，都來迎接。國王喜孜孜，進了昭陽宮，坐下后妃等朝拜畢，王道：公主賢女，自初八日結綵拋毬，幸遇聖僧，想是心願已足，各衙門官，又能替朕心，各項事俱已完畢。今日正是佳期，可早赴合番之宴，不要錯過時辰。那公主走近前，倒身下拜，奏道：父王，乞赦小女萬千之罪，有一言啓奏，這幾日，聞得宮官傳說，唐聖僧有三個徒弟，他生得十分醜惡，小女不敢見他，恐見時必生恐懼。萬望父王將他發放出城，方好，不致驚傷弱體，反爲禍害也。國王道：孩兒不說，朕幾乎忘了。果然生得有些醜惡，連日教他在御花園裏，留春亭管待。趁今日就上殿，打發他關文，教他出城，却好會宴。公主叩頭謝了恩。國王卽出駕，上殿傳旨，請駙馬，共他三位原來那唐僧，捏指頭兒，算日子，熬至十二日，天未明，就與他三人計較道：今日却是十二了，這事如何區處？行者道：那國王我已識得，他有些晦氣，還未沾身，不爲大害，但只不得公主見面，若得出來，老孫一覷，就知真假。方纔動作，你只管放心，他如今一定來請，打發我等出城，你自應承莫怕。我閃閃身兒，就來緊緊隨護你也。師徒們正講，果見當駕官同儀制司來請行者，笑道：去來，去來，必定是與我們送行，好留師父會合。八戒道：送行必定有千百兩黃金白銀，我們也好買些人事回去。到我那

丈人家也再會親要子兒去耶。沙僧道：「二哥籍着口，休亂說。只憑大哥主張，遂此將行李馬匹俱隨那些官到於丹墀下。國王見了，教請行者三位近前道：『汝等將關文拿上來，朕當用寶花押交付汝等。』外多備盤纏送你三位早去。靈山見佛，若取經回來，還有重謝。留駙馬在此，勿得懸念。行者稱謝，遂教沙僧取出關文遞上。國王看了，即用了印，押了花字，又取黃金十錠，白金二十錠，聊達親禮。八戒原來財色心重，即去接了。行者朝上唱個喏道：『聒噪，聒噪。』便轉身要走。慌得個三藏一轆轤爬起，扯住行者，咬響牙根道：『你們都不願我就去了。行者把手捏着三藏手掌，丟個眼色道：『你這裏寬懷歡會，我等取了經回來，看你那長老似信不信的，不肯放手。多官都看見，以爲實是相別而去。早見國王又請駙馬上殿，着多官送三位出城。長老只得放了手上殿。行者三人同衆出了朝門，各自相別。八戒道：『我們當真的走哩。行者不言語，只管走至驛中，驛丞接入，看茶擺飯。行者對八戒道：『沙僧道：『你兩個只在此切莫出頭。但驛丞問甚麼事情，且含糊答應。莫與我說話。我保師父去也。』好大聖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作本身模樣，與八戒、沙僧同在驛內，真身却幌的跳在半空，變作一個蜜蜂兒，但見：

翅黃口甜尾利，隨風飄舞。狂最能摘蕊，與偷香。度柳穿花，搖蕩辛苦幾番。淘染飛來，飛去空忙。釀成濃美，自何嘗。只好留存名狀。你看他輕輕的飛入朝中，覷見那唐僧在國王左邊繡墩上坐着，愁眉不展，心存焦燥。竟飛至他毘盧帽上，悄悄的爬及耳邊，叫道：『師父，我來了。切莫憂愁。唐僧聽見，始覺心寬。』一時宮官來請道：『萬歲，合番嘉筵已排設在鵲宮中，娘娘與公主俱在宮伺候，專請萬歲同貴人會親也。』國王喜之不盡，即同駙馬進宮而去。正是那：邪主愛花花作禍，禪心動念念生愁。畢竟不知唐僧在內宮怎生解脫，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骸擒玉兔 眞陰歸正會靈元

却說那唐僧憂憂愁愁，隨着國王至後宮，只聽得鼓樂喧天，隨聞得異香撲鼻，低着頭，不敢仰視。行者暗裏欣然，丁在那毘盧帽頂上，運神光，睜火眼，金睛觀看，又只見那兩班彩女擺列的似蕊宮仙府，勝強似錦帳春風。眞個是：娉婷嫵娜，玉質冰肌。一雙雙嬌欺楚女，一對對美賽西施。雲鬢高盤，飛彩鳳，蛾眉微顯，遠山低。笙簧雅奏，簫鼓頻吹。宮商角徵羽，抑揚高下。齊清歌妙舞，常堪愛。錦砌花團，色色怡。行者見師父全不動念，暗自裏，硬嘴誇稱道：『好和尚，好和尚。身居錦繡心無愛，足步瓊瑤意不迷。少時皇后嬪妃，簇擁着公主，出鵲宮，一齊迎接，都道：『我王萬歲，萬萬歲。』慌的個長老戰兢兢，莫知所措。行者早已知識，見那公主頭頂上，微露出一點妖氛，却也不十分兇惡，即忙爬近耳邊，叫

道。師父公主是個假的。長老道是假的。却如何放他現相。行者道：使出法身，就此拿他也。長老道：不可，不可，恐驚了主駕。且待君后退散，再使法力。那行者一生性急，那裏容得大咤一聲，現了本相，趕上前揪住公主罵道：好孽畜！你在這裏弄假成真，只在此這等受用，也儘數了，心尚不足，還要騙我師父，破他的真陽，遂你的淫性哩！說得那國王呆呆，睜眸，后妃跌跌爬爬，宮娥彩女，無一個不東躲西藏，各顧性命好便似。春風蕩蕩，秋氣瀟瀟，春風蕩蕩，過園林，千花擺動，秋氣瀟瀟，來徑苑，萬葉飄搖，刮折牡丹，欵檻下，吹歪芍藥，臥欄邊，沼岸芙蓉，亂撼臺基，菊蕊鋪堆，海棠無力，倒塵埃。玫瑰有香，眠野境，春風吹折，菱荷，冬雪壓歪，梅嫩蕊，石榴花瓣，亂落在內院，東西岸，柳枝條，斜垂在皇宮，南北好花，風雨一宵狂，無數殘紅鋪地錦。三藏一發慌了，手脚戰兢兢，抱住國王，只叫：陛下莫怕，莫怕！此是我頑徒使法力，辨真假也。却說那妖精見事不諧，掙脫了手，解剝了衣裳，摔落了釵環首飾，即跑到御花園土地廟裏，取出一條確嘴樣的短棍，急轉身來亂打行者。行者隨即跟來，使鐵棒劈面相迎。他兩個吆喝，就在花園內鬪起，後却大顯神通，各駕雲霧，殺在空中。這一場，金箍鐵棒有名聲，確嘴短棍無人識。一個因取真經到此方，一個爲愛奇花來住跡。那怪久知唐聖僧，要求配合元精液，舊年攝去真宮主，變作人身，欽愛惜。今逢大聖認妖氛，救援活命，分虛實。短棍行兇，着頂丟鐵棒，施威迎面擊，喧喧嚷嚷，兩相持，雲霧滿天遮白日。他兩個殺在半空賭鬥，嚇得那滿城中百姓心慌，盡朝裏多官膽怕，長老扶着國王，只叫休驚，請勸娘娘與衆等莫怕。你公主是個假作真形的，等我徒弟拿住他，方知好歹也。那些妃子，有膽大的，把那衣服釵環，拿與皇后看了，道：這是公主穿的，戴的，今都丟下，精着身子，與那和尚在天上爭打，必定是個妖邪。此時國王后妃人等，纔正了性，望空仰視，不題。却說那妖精與大聖鬥經半日，不分勝敗。行者把棒丟起，叫一聲變，就以一變十，以十變百，以百變千，半天裏好似蛇遊蟒攪，亂打妖邪。妖邪慌了，手脚化道清風，即奔碧空之上逃走。行者念聲呪語，將鐵棒收做一根，縱祥光一直趕來，將近西天門，望見那旌旗爛灼，行者厲聲高叫道：把天門的擋住，妖精，不要放他走了！真個那天門上有護國天王帥領着龐劉苟畢四大元帥，各展兵器，攔阻妖邪，不能前進。急回頭，使短棍，又與行者相持。這大聖論鐵棒，仔細迎着看時，見那短棍兒一頭裝，一頭細，却似春確白的杵頭模樣，叱咤一聲，喝道：孽畜，你拿的是甚麼器械，敢與老孫抵敵！快早降伏，免得這一棒打碎你的天靈。那妖邪咬着牙道：你也不知我這兵器聽我道。仙根是段羊脂玉，磨琢成形，不計年混沌開時，吾已得洪濛判處，我當先源流非比凡間物，本性生來在上天一體金光和四相五行瑞氣，合三元隨吾久住蟾宮內，伴我常住桂殿邊，因爲愛花垂世。

境故來天竺假嬋娟與君共樂無他意欲配唐僧了宿緣你怎欺心破佳偶死尋趕戰遮兇頑這般器械名頭大在你金箍棒子前廣寒宮裏搗藥杵打人一下命歸泉行者聞說呵呵冷笑道好孽畜啊你既住在蟾宮之內不知老孫的手段你還敢在此支吾快早現相降伏饒你性命那怪道我認得你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弼馬溫理當讓你只是破人親事如殺父母之讎故此情理不甘要打你欺天罔上的弼馬溫那大聖惱得是弼馬溫三字他聽得此言心中大怒舉鐵棒劈面就打那妖邪輪杵來迎就於西天門前發狠相持這一場金箍棒搗藥杵兩般仙器真堪比那個爲結婚姻降世間這個因保唐僧到這裏原來是國王沒正經愛花引得妖邪喜致使如今恨苦爭兩家都把頑心起一衝一撞賭輸贏劇言劇語齊鬥嘴藥杵英雄世罕稀鐵棒神威還更美金光湛湛幌天門彭霧輝輝連地里來往戰經十數回妖邪力弱難搪抵那妖精與行者又鬥了十數回見行者的棒勢緊密料難取勝虛丟一杵將身幌一幌金光萬道徑奔正南上敗走大聖隨後追襲忽至一座大山妖精按金光鑽入山洞寂然不見又恐他遯身回國暗害唐僧他認了這山的規模返雲頭徑轉國內此時有申時矣那國王正扯着三藏戰戰兢兢只叫聖僧救我那些嬪妃皇后也正惶惶只見大聖自雲端裏落將下來叫道師父我來也三藏道悟空立住不可驚了主躬我問你假公主之事端的如何行者立於鵝鵲宮外又手當胸道假公主是個妖邪初時與他打了半日他戰不過我化道清風徑往天門上跑是我吆喝天神攔住他現了相又與我鬥到十數合又將身化作金光敗回正南上一座山上我急追至山無處尋覓恐怕他來此害你特地回觀國王聽說扯着唐僧問道既然假公主是個妖邪我真公主在於何處行者應聲道待我拿住假公主你真公主自然來也那后妃等聞得此言都解了恐懼一個個上前拜告道望聖僧救得我真公主來分了明暗必當重謝行者道此間不是我們說話處請陛下與我師出宮上殿娘娘等各轉回宮召我師弟八戒沙僧來保護師父我却好去降妖一則分了內外二則免我懸掛謹當辨明以表我一場心力國王依言感謝不已遂與唐僧攜手出宮徑至殿上衆宮妃各各回宮一壁廂教備素膳一壁廂召八戒沙僧須臾間二人早至行者備言前事教他兩個用心護持這大聖縱筋斗雲飛空而去那殿前多官一個個望空禮拜不題孫大聖徑至正南方那座山上尋找原來那妖邪敗了陣到此山鑽入窩中將門兒使石塊攔塞虛怯怯藏隱不出行者尋一會不見動靜心甚焦惱捻着訣念動真言喚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審問少時二神至了叩頭道不知不知知當遠接萬望恕罪行者道我且不打你我問你這山叫做甚麼名字此處有多少妖精從實說來饒你罪過二神告道大聖此山喚做毛穎山

山中只有三處兔穴。亘古至今，沒甚妖精，乃五環之福地也。大聖要尋妖精，還是西天路上去。有行者道：「老孫到了西天竺國，那國王有個公主，被個妖精攝去，拋在荒野，他就變做公主模樣，戲哄國王，結綵樓，拋繡毬，欲招駙馬。我保唐僧至其樓下，被他有心打着唐僧，欲爲配偶，誘取元陽，是我識破，就於宮中現身捉獲，他就脫了衣服首飾，使一條短棍，喚名搗藥杵，與我鬥了半日，他就化清風而去。被老孫趕至西天門，又鬥有十數合，他料不能勝，復化金光，逃至此處，如何不見？」二神聽說，卽引行者去那三窟中尋找。始於山脚下窟邊看處，亦有幾個草兔兒，也驚得走了。尋至絕頂上窟中看時，只見兩塊大石頭，將窟門攔住。土地道：「此間必是妖邪，趕急鑽進去也。」行者卽使鐵棒，掄開石塊，那妖邪果藏在裏面，呼的一聲，就跳將出來，舉藥杵來打行者，輪起鐵棒架住，說得那山神倒退，土地忙奔，那妖邪口裏嚷嚷突突的罵着山神土地道：「誰教你引着他往這裏來找尋他？支支撐撐的，抵着鐵棒，且戰且退，奔至空中，正在危急之際，却又天色晚了，這行者愈發狠性，下切手，恨不得一棒打殺，忽聽得九霄碧漢之間，有人叫道：『大聖莫動手，莫動手，棍下留情。』行者回頭看時，原來是太陰星君，後帶着姮娥仙子，降彩雲到於當面，慌得行者收了鐵棒，躬身施禮道：『老太陰，往那裏去？老孫失迴避了。』太陰道：『與你對敵的這個妖邪，是我廣寒宮搗玄霜仙藥之玉兔，他私自偷開玉關金鎖，走出宮來，經今一載，我算他目下有傷命之災，特來救他性命。望大聖看老身饒他罷。行者喏喏連聲，只道：『不敢。』怪道他會使搗藥杵，原來是個玉兔兒。老太陰不知他攝藏了天竺國王之公主，却又假合真形，欲破我聖僧師父之元陽，其情其罪，其實何甘！怎麼便可輕恕饒他？太陰道：『你亦不知，那國王之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是蟾宮中之素娥，十八年前，他會把玉兔兒打了一掌，却就思凡下界，一靈之光，遂投胎於國王正宮皇后之腹，當時得以降生。這玉兔兒懷那一掌之讎，故於舊年私走出宮，拋素娥於荒野，但只是不該欲配唐僧，此罪真不可道。幸汝留心識破，真假却也未曾傷損你師，萬望看我面上，恕他之罪，我收他去也。』行者笑道：『既有這些因果，老孫也不敢抗違，但只是你收了玉兔兒，恐那國王不信，敢煩太陰君同衆仙妹將玉兔兒拿到那廂，對國王明證。』一則顯老孫之手段，二來說那素娥下降之因。由然後着那國王取素娥公主之身，以見顯報之意也。太陰君信其言，用手指定妖邪，喝道：『那孽畜，還不歸正回來。玉兔兒，打個滾，現了原身，真個是缺脣尖齒，長耳稀鬚，團身一塊毛如玉，展足千山帝若飛，直鼻垂酥，果賽霜華填粉膩，雙睛紅映，猶似雪上點胭脂，伏在地，白穰穰一堆素練，伸開腰，白鐸鐸一架銀絲，幾番家吸殘清露，瑤天曉搗藥，長生玉杵奇。』那大聖見了，不勝欣喜，踏雲光向前引導，那太陰君領着衆姮娥仙子，帶着玉兔兒，徑

轉天竺國界。此時正黃昏，看看月上，到城邊，聞得譙樓上搥鼓。那國王與唐僧尚在殿內，八戒、沙僧與多官都在階前方議退朝。只見正南上一片彩霞，光明如晝，眾抬頭看處，又聞得孫大聖厲聲高叫道：「天竺陛下，請出你那皇后嬪妃看者。」這寶幢下，乃月宮太陽星君兩邊的仙妹，是月裏嫦娥。這個玉兔兒却是你家的假公主。今現真相也。那國王召皇后嬪妃與宮娥彩女等眾，朝天禮拜。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望空拜謝。滿城中各家各戶也無一人不設香案，叩頭念佛。正此觀看處，猪八戒動了慈心，忍不住跳在空中，把霓裳仙子抱住道：「姐姐，我與你是舊相識，我和你要子兒去也。」行者上前揪着八戒，打了兩掌，罵道：「你這個村潑猓子，此是甚麼去處，敢動淫心。」八戒道：「拉開散悶要子而已。」那大陰君令傳仙幢與眾嫦娥收回玉兔，徑上月宮而去。行者把八戒揪落塵埃。這國王在殿上謝了行者，又問前因道：「多感神僧大力，捉了假公主。朕之真公主却在何處所也？」行者道：「你真公主也不是凡胎，就是月宮裏素娥仙子。因十八年前，他將玉兔兒打了一掌，就思凡下界投胎在你正宮腹內，生下身來。那玉兔兒懷恨前讎，所以於舊年間偷開玉關金鎖，走下來，把素娥攝拋荒野。他却變形哄你這段因果，是太陰君親口纔與我說的。今日既去，其假者明日請御駕去尋其真者。」國王聞說，又心意慚惶，止不住腮邊流淚道：「孩兒，我自幼登基，雖城門也不會出去，却教我那裏去尋你？」行者笑道：「不須煩惱，你公主現在給孤布金寺裏裝風。今且各散，到天明我還你個真公主便了。」眾官拜伏奏道：「我王且心寬，這幾位神僧乃騰雲駕霧之佛，必知未來過去之因由。明日煩神僧同去一尋，便知端的。」國王依言，即請至留春亭擺齋安歇。此時已近二更，正是那銅壺滴漏月華明，金鐸叮嚀風送聲。杜宇正啼春去半，落花無路近三更。御園寂寞飄鞦影，碧落空浮銀漢橫。三市六街無客走，一天星斗夜光晴。當夜各寢不題。這一夜國王退了妖氣，陡長精神。至五更三點，復出臨朝朝畢，命請唐僧四眾議尋公主。長老隨至朝上行禮。大聖三人一同打個問訊。國王欠身道：「昨所云公主孩兒，敢煩神僧爲一尋救。長老道：貧僧前日自東來，行至天晚，見一座給孤布金寺，特進求宿。幸那寺僧相待，當晚齋罷，步月閑行，行至布金舊園，觀看基址，忽聞悲聲入耳，詢問其由。本寺一老僧年已百歲之外，他屏退左右，方說道：「悲聲者乃舊年春深時，我正明月，忽然一陣風生，就有悲怨之聲，下榻到祇園基上看處，乃是一個女子，詢問其故。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國國王公主，因爲夜間翫月觀花，被風刮至於此。那老僧多知人禮，即將公主鎖在一間僻靜房中，惟恐本寺頑僧污染，只說是妖精，被我鎖住。公主識得此意，日間胡言亂語，討些茶飯吃了。夜深無人處，思量父母悲啼。那老僧也會來國打聽幾番，見公主在宮無恙，所以不敢聲言舉奏。因見我徒弟有些神

通那老僧千叮萬囑，教貧僧到此查訪。不期他原是蟾宮玉兔爲妖，假合真形，變作公主模樣。他却又有心要破我元陽，幸虧我徒弟施威顯法，認出真假。今已被太陰星收去。賢公主見在布金寺裝風也。國王見說此詳細，放聲大哭，早驚動三宮六院，都來問及前因。無一人不痛哭者。良久國王又問布金寺離城多遠。三藏道：「只有六十里路。」國王遂傳旨，着東西二宮守殿，掌朝太師衛國，朕同正宮皇后帥多官四神僧去寺取公主也。當時擺駕一行出朝，你看那行者就跳在空中，把腰一扭，先到了寺裏。衆僧慌忙跪接道：「老爺去時與衆步行，今日何從天上下來？」行者笑道：「你那師在於何處？」快叫他出來，排設香案接駕。天竺國王皇后多官與我師都來了。衆僧不解其意，即請出那老僧。老僧見了行者，倒身下拜道：「老爺，公主之事如何？」行者把那假公主拋繡毯，欲配唐僧，並趕捉賭鬥，與太陰星收去玉兔之言，備陳了一遍。那老僧又磕頭拜謝行者，攙起道：「且莫拜，且莫跪，快安排接駕。衆僧纔知後房裏鎖得是個女子，一個個驚驚喜喜，便都設了香案，擺列山門之外，穿了袈裟，撞起鐘鼓等候。不多時，聖駕早到。果然是續紛瑞靄滿天香，一座荒山條被祥虹流千載，清河海電繞長春，賽禹湯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潤有餘芳。古來長者留遺跡，今喜明君降寶堂。」國王到於山門之外，只見那衆僧齊整整俯伏接拜，又見孫行者立在中間。國王道：「神僧何先到此？」行者笑道：「老孫把腰略扭一扭兒，就到了。你們怎麼就走這半日？」隨後唐僧等俱到。長老引駕到於後面房邊，那公主還裝風，胡說老僧跪指道：「此房內就是舊年風吹來的公主娘娘。」國王即令開門，隨即打開鎖，開了門。國王與皇后見了公主，認得形容，不顧穢污，近前一把攙抱道：「我的受苦的兒啊，你怎麼遭這等折磨？」在此受罪，真是父母子女相逢。比他人不同，三人抱頭大哭，哭了一會，敘畢離情，即令取香湯，教公主沐浴更衣，上輦回國。行者又對國王拱手道：「老孫還有一事奉上。」國王答禮道：「神僧有事吩咐，朕即從之。」行者道：「他這山名爲百脚山，近來說有蜈蚣成精，黑夜傷人，往來行旅甚爲不便。我思蜈蚣惟鷄可以降伏，可選絕大雄鷄千隻，撒放山中，除此毒虫，就將此山名改換改換賜文一道勅封，就當謝此僧供養公主之恩也。」國王甚喜，領諾隨差官進城取雞，又改山名爲寶華山，仍着工部辦料重修，賜與封號，喚做勅建寶華山給孤布金寺。把那老僧封爲報國僧官，永遠世襲，賜俸三十六石。衆僧謝了恩，送駕回朝。公主入宮，各各相見，安排筵宴，與公主釋悶賀喜。后妃母子復聚首團圓。國王君臣亦共喜，飲宴一宵不題。次早國王傳旨，召丹青圖下聖僧四衆，喜容供養在華夷樓上，又請公主新妝重整，出殿謝唐僧四衆救苦之恩。謝畢，唐僧辭王西去。那國王那裏肯放，大設佳宴，一連吃了五六日，着實好了。馱子儘力放開肚量受用。國王見他們拜佛心重，苦留不住。

遂取金銀二百錠，寶貝各一盤奉送。師徒們一毫不受，教擺鑿駕，請老師父登轎，差官遠送。臣民人等，俱各叩謝不盡。又見衆僧叩送，俱不忍相別。行者見送者不肯回去，無已，捻訣往巽地上吹口仙氣，一陣暗風，把送的人都迷了眼目，方纔得脫身而去。這正是：沐淨恩波歸了性，出離金海悟真空。畢竟不知前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唐長老不貪富貴

色色原無色，空空亦非空。靜喧語默本來同，夢裏何勞說夢，有用用中無用，無功功裏施功。還如果熟自然紅，莫問如何修種。

話表唐僧師衆，使法力阻住那布金寺僧，僧見黑風過處，不見他師徒，以爲活佛臨凡，磕頭而回不題。他師徒們西行，正是春盡夏初時節，清和天氣，爽池沼芰荷生，梅遂雨餘熱，麥隨風裏成。草香花落處，鶯老柳枝輕。江燕携雛習山，雞哺子鳴，斗南當日永，萬物顯光明。說不盡那朝餐暮宿，轉澗尋坡，在那平安路上，行經半月，前邊又見一城垣相近。三藏問道：徒弟，此又是甚麼去處？行者道：不知，不知，八戒笑道：這路是你行過的，怎說不知？却是又有些兒蹊蹺，故意推不認得，捉弄我們哩。行者道：這獸子全不察理，這路雖是走過幾遍，那時只在九霄空裏駕雲而來，駕雲而去，何會落在此地？事不關心，查他做甚？此所以不知，却有甚蹊蹺？又捉弄你也。說話間，不覺已至邊前三藏下馬，過吊橋，徑入門裏長街上，只見廊下坐着兩個老兒，敘話三藏叫徒弟，你們在那街心裏站住，低着頭，不要放肆，等我。去那廊下，問個地方。行者等果依言立住。長老近前合掌，叫聲老施主，貧僧問訊了。那二老正在那裏閑講閑論，說甚麼興衰得失，誰聖誰賢，當時的英雄事業，而今安在？誠可謂大嘆息，忽聽得道聲問訊，隨答禮道：長老有何話說？三藏道：貧僧乃遠方來拜佛祖的，適到寶方，不知是甚地名，那裏有向善的人家，化齋一頓。老者道：我做處是銅臺府，府後有一縣，叫做地靈縣。長老若要吃齋，不須募化，過此牌坊，南北街，坐西向東者，有一個虎坐門樓，乃是寇員外家，他們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似你這遠方僧，儘着受用去去，去莫打斷我們的話頭。三藏謝了，轉身對行者道：此處乃銅臺府地靈縣，那二老道：過此牌坊，南北街，向東虎坐門樓，有個寇員外家，他們前有個萬僧不阻之牌，教我到他家去吃齋哩。沙僧道：西方乃佛家之地，真個有齋僧的，此間既是府縣，不必照驗關文，我們去化些齋吃了，就好走路。長老與三人緩步長街，又惹得那市口裏人，都驚驚恐恐，猜猜疑疑的，圍繞爭看他們相貌。長老吩咐閉口，只教莫放肆，莫放肆。三人果低着頭，不敢仰視，轉過拐角，果見一條南北大街，正行時，見一個虎坐門樓，門裏邊影壁上掛着一面大牌，書着萬僧

不阻四字。三藏道：西方佛地，賢者愚者，俱無詐僞。那二老說時，我猶不信。至此果如其言。八戒村野，就要進去。行者道：獸子且住。待有人出來，問及何如，方好進去。沙僧道：大哥說得有理。恐一時不分內外，惹施主煩惱。在門口歇下馬匹。行李須臾間，有個蒼頭出來，提着一把秤，一隻藍兒，猛然看見，慌的丢了，倒跑進去報道。主公外面有四個異樣僧家來也。那員外拄着拐，正在天井中閑走，口裏不住的念佛。一聞報道，就丢了拐出來迎接。見他四衆，也不怕醜惡，只叫請進。請進三藏，謙遜遜，一同都入轉過一條巷子，員外引路，至一層房裏，說道：此上手房，乃管待佛祖佛堂。經堂齋堂，下手的，是我弟子老小居住。三藏稱讚不已，却說他四衆，穿了袈裟，拜佛舉步登堂觀看。但見那：香雲鬢鬢，燭焰光輝。滿堂中錦簇花攢，四下裏金鋪經綯。朱紅架高掛紫金鐘，綵漆檠對設花腔鼓。幾對檐繡成八寶，千尊佛盡創黃金。古銅爐，古銅瓶，雕漆桌，雕漆盒。古銅爐內常常不斷沉檀，古銅瓶中每有蓮花現彩。雕漆桌上五雲鮮，雕漆盒中香瓣積。玻璃盞，淨水澄清，瑠璃燈，香油明亮。一聲金磬響韻虛徐，真個是紅塵不到賽珍樓。家奉佛堂欺上刹，長老淨了手，拈了香，叩頭拜畢，却轉回與員外行禮。員外道：且住。請到經堂中相見。又見那：方臺豎櫃，玉匣金函，方臺豎櫃堆積着無字經文，玉匣金函收貯着許多簡札。彩漆桌上有紙墨筆硯，都是些精精緻緻的文房。椒粉屏前，有書畫琴棋，盡是些妙妙玄玄的真趣。放一口輕玉浮金之仙磬，掛一柄披風戴月之龍髯。清氣令人神氣爽，齋心自覺道心閑。長老到此，正欲行禮。那員外又攙住道：請寬佛衣。三藏脫了袈裟，纔與長老見了。又請行者三人見了，又叫把馬喂了。行李安在廊下方，問起居。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詣寶方謁靈山見佛祖，求真經者。聞知尊府敬僧，故此拜見。求一齋就行。員外面生喜色，笑吟吟的道：弟子賤名寇洪，字大寬，虛度六十四歲，自四十歲上許齋，萬僧纔做圓滿。今已齋了二十四年，有一簿齋僧的帳目，連日無事，把齋過的僧名算一算。已齋過九千九百九十六員，止少四衆，不得圓滿。今日可的天降老師，四位圓滿萬僧之數，請留尊諱，好歹寬住月餘，待做了圓滿弟子，着驕馬送老師上山。此間到靈山，只有八百里路，苦不遠也。三藏聞言，十分歡喜，都就權且應承，不題。他那幾個大小家僮，往宅裏搬柴打水，取米麵素菜，整治齋供。忽驚動員外媽媽，問道：是那裏來的僧，這等上緊。僮僕道：纔有四位高僧，爹爹問他起居。他說是東土大唐皇帝差來的，往靈山拜佛爺。爺到我們這裏，不知有多少路程。爹爹說是天降的，吩咐我們快整齋供養他。那老嫗聽說，就叫了鬘取衣服來，我穿我也去看看。僮僕道：奶奶，只一位看得，那三位看不得。形容醜得狠哩。老嫗道：汝等不知，但形容醜陋，古怪清奇，必是天人下界。快去報你爹爹知道。那僮僕跑至經堂，對員外道：奶

奶來了。要拜見東土老爺哩。三藏聽見，即起身下座，說不了。老嫗已至堂前，舉目見唐僧相貌軒昂，丰姿英偉，轉面見行者三人模樣非凡，雖知他是天人下界，却也有幾分悚懼。朝上跪拜，三藏急急還禮道：「有勞菩薩敬，老嫗問員外說道：四位師父，怎不並坐？」八戒掬着嘴道：「我三個是徒弟，噫！他這一聲，就如深山虎嘯，那媽媽一發害怕，正說處，又見一個家童來報道：兩個叔叔也來了。」三藏急轉身看時，原來是兩個少年秀才，那秀才走上經堂，對長老倒身下拜，慌得三藏急便還禮。員外上前扯住道：「這是我兩個小兒，喚名寇梁、寇棟，在書房裏讀書，方回未吃午飯，知老師下降，故來拜也。」三藏喜道：「賢哉賢哉，正是欲高門第，須爲善要好兒孫。」在讀書二秀才啓上父親道：「這老爺是那裏來的？」員外笑道：「來路遠哩。」南瞻部洲東土大唐皇帝欽差到靈山拜佛祖爺，爺取經的秀才送，我看事林廣記上，蓋天下只有四大部洲，我們這裏叫做西牛賀洲，還有個東勝神州，想南瞻部洲至此不知走了多少年代。三藏笑道：「貧僧在路，耽閑的日子多，行的日子少，常遭毒魔，狠怪萬苦千辛，甚虧我三個徒弟保護，共計一十四遍寒暑，方得至寶方。」秀才聞言稱獎不盡道：「真是神僧，真是神僧，說未畢，又有個小的來請道：齋筵已擺請老爺進齋。」員外着媽媽與兒子轉宅，他却陪四衆進齋堂吃齋，那裏鋪設的齊整，但見：金漆桌案，黑漆交椅，前面是五色高果，俱巧匠新裝成的。時樣第二行五盤小菜，第三行五碟水果，第四行五大盤閑食，般般甜美，件件馨香，素湯米飯，蒸饅饅頭，辣辣爨爨，熱騰騰，盡皆可口，真足充腸。七八個僮僕往來奔奉，四五個庖丁不住手，你看那上湯的上湯，添飯的添飯，一往一來，真如流星趕月。這豬八戒一口一碗，就是風捲殘雲，師徒們儘受用了一頓。長老起身對員外謝了齋，就欲走路。那員外攔住道：「老師放心住幾日兒，常言道：起頭容易結梢難，只等我做過了圓滿，方敢送程。」三藏見他心誠意懇，沒奈何住了。早經過五七遍朝夕，那員外纔請了本處應佛僧二十四員，辦做圓滿道場，衆僧們寫作有三四日，選定良辰，開啓佛事。他那裏與大唐的世情一般，却倒也。大揚旛，鋪設金容，齊秉燭，燒香供養，播鼓敲鏡，吹笙捻管，雲鑼兒，橫笛音清，也都是工尺字樣，打一回，吹一邊，朗言齊語，開經藏，先安土地，次請神將，發了文書，拜了佛像，談一部孔雀經，句句消災障，點一架藥師燈，焰焰輝光亮，拜水懺，解冤，諷華嚴，除誹謗，三乘法，甚精勤，一二沙門皆一樣。如此做了三晝夜，道場已畢，唐僧想着雷音，一心要去，又相辭謝員外道：「老師辭別甚急，想是連日佛事冗忙，多致簡慢，有見怪之意。」三藏道：「深擾尊府，不知何以爲報，怎敢言怪，但只當時聖君送我出關，問幾時可回，我就誤答三年可回，不期在路耽閣，今已十四年矣，取經未知有無，及回又得十二年，豈不違背聖旨，罪何可當，望老員外讓貧僧前去，待取得經回，再造府。」

久往些時，有何不可。八戒忍不住高叫道：師父忒也不從人願，不近人情。老員外大家巨富，許下這等齋僧之願，今已圓滿。又況留得至誠，須住年把，也不妨事。只管要去怎的？放了這等現成好齋，不吃，却往人家化募。前頭有你甚老爺老娘，家哩，長老咄的喝了一聲道：你這夯貨，只知好喫，更不管回向之因。正是那槽裏吃食，胃裏擦癢的畜生。汝等既要貪此癩癩，明日等我自家去罷。行者見師父變了臉，卽揪住八戒，着頭打一頓拳，罵道：猢猻子不知好歹，了得師父連我們都怪了。沙僧笑道：打得好惹得好，只這等不說話，還惹人嫌。且又插嘴，那猢猻子氣呼呼的，立在旁邊，再不敢言。員外見他師徒們生惱，只得滿面陪笑道：老師莫焦燥。今日且少寬容，待明日我辦些旗鼓，請幾個鄰里親戚，送你們起程。正講處，那老嫗又出來道：老師父，既蒙到舍，不必苦辭。今到幾日了？三藏道：已半月矣。老嫗道：這半月算我員外的功德。老身也有些針線錢兒，也願齋老師父半月。說不了，寇棟兄弟又出來道：四位老爺家父齋僧二十餘年，更不會遇着好人。今幸圓滿，四位下降，誠然是蓬屋生輝，學生年幼，不知因果。常聞得有云：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我家父家母各欲獻芹者，正是各求得些因果，何必苦辭？就是愚兄弟也，省得有些束修錢兒，也只望供養老爺半月，方纔送行。三藏道：令堂老菩薩感情，已不敢領。怎麼又承賢昆玉厚愛，決不敢領。今朝定要起身，萬勿見罪。不然，久違欽限，罪不容誅矣。那老嫗與二子見他執一不住，便生起惱來道：好意留他，他這等固執要去，要去便就去了罷。只管勞叨甚麼？母子遂抽身進去。八戒忍不住口，又對唐僧道：師父不要拿過了班兒。常言道：留得在，落得怪。我們且住一個月兒，了了他母子的願心也罷了。只管怎的？唐僧又咄了一聲，喝道：那猢猻子就自家把嘴打了兩下道：啐，啐，說道：莫多話。又做聲了。行者與沙僧救救的笑在一邊。唐僧又怪行者道：你笑甚麼？卽捻訣要念緊箍咒兒，慌得個行者跪下道：師父，我不會笑，我不會笑。千萬莫念，莫念。員外又見他師徒們漸生煩惱，再也不敢苦留，只叫老師不必噪鬧。准於明日送行，遂此出了經堂，吩咐書辦寫了百十個簡帖兒，邀請鄰里親戚，明早奉送唐朝老師西行。一壁廂又叫庖人安排錢行的筵宴，一壁廂又叫管辦的做二十對彩旗，覓一班吹鼓手樂人。南來寺裏請一班和尚，東岳觀裏請一班道士。限明日巳時俱要整齊，衆執事領命去訖。不多時，天又晚了，吃了晚齋，各歸寢處。但見：幾點歸鴉過別村，樓頭鐘鼓遠相聞。六街三市人煙靜，萬戶千門燈火昏。月皎風清花弄影，銀河慘淡映星辰。子規啼處更深矣，天籟無聲大地鈞。當時三四更天氣，各管事的家僮盡皆早起，買辦各項物件。你看那辦筵席的廚上，慌忙置彩旗的堂前，噪鬧請僧道的，兩脚奔波，叫鼓樂的一聲急縱，送簡帖的，東走西跑，備轎馬的，上呼下應。這半夜直嚷至天明，將巳時前

後各項俱完也。只是有錢不過，却表唐僧徒們早起，又有那一班人供奉。長老吩咐收拾行李，扣備馬匹。馱子聽說要走，又努嘴胖脣，唧唧噥噥，只得將衣鉢收拾，找教高肩擔子。沙僧刷鞵馬匹，套了鞍轡，伺候行者將九環杖遞在師父手裏。他將通關文牒的引袋兒掛在胸前，只是一齊要走。員外又都請至後面大廠廳內，那裏面又鋪設了筵宴。比齋堂相待，更是不同。但見那簾幕高掛，屏圍四繞，正中間掛一幅壽山福海之圖，兩壁廂列四軸春夏秋冬之景。龍文鼎內香飄，鵲龜爐中瑞氣生，香盤簇彩寶妝花，色色鮮明，排桌堆金，獅仙糖，齊齊擺列。階前歌舞，按宮商，堂上果簫鋪錦繡，素湯素飯，甚清奇，香酒香茶多美豔。雖然是百姓之家，却不亞王侯之宅。只聽得一片歡聲，真個也驚天動地。長老正與員外作禮，只見家僮來報客俱到了。却是那請來的左鄰右舍，妻弟姨兄，姐夫妹丈，又有那些同道的齋公念佛的善友，一齊都向長老禮拜。拜畢，各各敍坐。只見堂下面鼓瑟吹笙，堂上邊絃歌酒讌，這一席盛宴，八戒留心對沙僧道：兄弟，放懷放量吃些兒，離了寇家，再沒這好豐盛的東西了。沙僧笑道：二哥說那裏話？常言道：珍饈百味，一飽便休，只有私房路。那有私房肚，八戒道：你也忒不濟，不濟我這一頓儘飽喫了，就是三日也急忙不餓。行者聽見道：馱子莫脹破了肚子，如今要走路哩，說不了日將中矣。長老在上舉筋念謁齋經，八戒慌了，拿過添飯來，一口一碗，又丟轂有五六碗，把那饅頭、饅兒、餅子、燒果，沒好沒歹的，滿滿籠了兩袖，纔跟師父起身。長老謝了員外，又謝了衆人，一同出門。你看那門外擺着彩旗寶蓋，鼓手樂人，又見那兩班僧道方來，員外笑道：列位來遲，老師去急，不及奉齋。俟回來謝罷，衆等讓敍道路，抬轎的抬轎，騎馬的騎馬，步行的步行，都讓長老四衆前行。只聞得鼓樂喧天，旗幡蔽日，人煙湊集，車馬駢填，都來看寇員外，迎送唐僧。這一場富貴，真賽過珠圍翠繞，誠不亞錦帳藏春。那一班僧打一套佛曲，那一班道吹一道玄音，俱送出府城之外，行至十里長亭，又設着筵食，盞漿擎杯，把盞相飲，而別。那員外猶不忍捨，噙着淚道：老師取經回來，是必到舍再住幾日，以了我寇洪之心。三藏感之不盡，謝之無已。道我若到靈山，得見佛祖，首表員外之大德。回時定踵門叩謝，叩謝說話兒，不覺的又有二三里路。長老懇切拜辭，那員外又放聲大哭，而轉道：正是，有願齋僧歸妙覺，無緣得見佛如來。且不說寇員外送至十里長亭，同衆回家，却說他師徒四衆，行有四五十里之地，天色將晚。長老道：天晚了，何方借宿？八戒挑着擔，努着嘴道：放了現成茶飯，不吃清涼瓦屋不住，却要走甚麼路？像捨喪墮魂的，如今天晚，倘下起雨來，却如之何？三藏罵道：潑孽畜，又來報怨了。常言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待我們有緣拜了佛祖，取得真經，那時回轉大唐，奏過主公，將那御廚裏飯，憑你吃上幾年，脹死你這孽畜，教你做

個飽鬼。那獸子嚇嚇的暗笑，不敢復言。行者舉目遠視，只見大路旁有幾間房宇，急請師父道：「那裏安歇？那裏安歇？」長老至前，見是一座倒塌的牌坊，坊上有一舊扁扁，上有落顏色積塵的四個大字，乃華光竹院。長老下了馬道，華光菩薩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因勦除毒火鬼王，降了職，化做五顯靈官。此間必有廟祝，遂一齊進去。但見廊房俱倒，不見人影，欲抽身而出，不期天上黑雲蓋頂，大雨淋漓，沒奈何，却在那破房之下，揀遮得風雨處，將身躲避，密密寂寂，不敢高聲，恐有妖邪知覺，坐的坐，站的站，苦捱了一夜未睡，噴真個是「泰極還生否，樂處又逢悲」。畢竟不知天曉，向前去，還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金剛外護遭魔毒 聖顯幽魂救本原

且不言唐僧等在華光破屋中，苦奈夜雨存身，却說銅臺府地靈縣城內有夥兇徒，因宿娼，飲酒賭博，花費了家私，無計過活，遂夥了十數人做賊，算道本城那家是第一個財主，那家是第二個財主，去打劫些金銀用度。內有一人道：「也不用緝訪，也不須算計，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員外家，十分富厚，我們乘此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備，火甲等也不巡邏，就此下手，劫他些貲本，我們再去嫖賭兒耍子，豈不美哉？」眾賊歡喜齊了心，都帶了短刀、葵藜、拐子、悶棍、麻繩、火把，冒雨前來，打開寇家大門，吶喊殺人，慌得他家裏若大若小，是男是女，俱躲個乾淨。媽媽兒躲在牀底，老頭兒閃在門後，寇梁、寇棟與着親的幾個兒女，都戰戰兢兢的四散逃走。願命那夥賊，拿着刀，拿着火，將他家箱籠打開，把些金銀寶貝、首飾衣裳、器皿傢伙，盡情搜劫。那員外割捨不得，拚了命，走出門來，對眾強人哀告道：「列位大王，穀你用的便罷，還留幾件衣物，與我老漢送終。」那眾強人那容分說，趕上前，把寇員外撩陰一脚，踢翻在地，可憐三魂渺渺歸陰府，七魄悠悠別世人。眾賊得了手，走出寇家，順城脚做了軟梯，慢城牆，一一繫出，冒着雨連夜奔西而去。那寇家僮僕見賊退了，方纔出頭，及看時，老員外已死在地下，放聲哭道：「天呀！主人公已打死了，眾皆伏屍而哭，悲悲啼啼，將四更時，那媽媽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齋供，因為花撲撲的送他惹出這場災禍，便生妒害之心，欲陷他四眾，扶着寇梁道：「兒啊，不須哭了，你老子今日也齋僧，明日也齋僧，豈知今日做圓滿齋，著那一夥送命的僧也。他兄弟道：「母親，怎麼是送命僧？媽媽道：「賊勢兇勇，殺進房來，我就躲在牀下，戰兢兢的留心向燈火處，看得明白，你說是誰點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銀的是沙和尚，打死你父親是孫行者，二子聽言，認了真實道。母親既然看得明白，必定是了，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將我家門戶牆垣窗櫺巷道，俱看熟了，財動人心，所以乘此夜雨，復到我家，既劫去財物，又害

了父親。此情何毒。待天明到府裏遞失狀。坐名告他。寇棟道：失狀如何寫。寇梁道：就依母親之言寫道。唐僧點着火。八戒叫殺人。沙和尚劫出金銀去。孫行者打死我父親。一家噪噪鬧鬧。不覺天曉。一壁廂傳請親人置辦棺木。一壁廂寇梁兄弟赴府投詞。原來這銅臺府刺史大人。平生正直。素性賢良。少年向雪案攻書。早歲在金鑾對策。常懷忠義之心。每切仁慈之念。名揚青史。播千年。龔黃再見。聲振黃堂。傳萬古。卓魯重生。當然坐了堂。發放了一應事務。卽令抬出放告牌。這寇梁兄弟抱牌而入。跪倒高叫道：爺爺小的們是告強盜得財殺傷人命重情事。刺史接上狀去看。了這般這的。如此如彼。卽問道：昨日有人傳說你家齋僧圓滿。齋得四衆高僧。乃東土唐朝的羅漢花撲撲的滿街鼓樂送行。怎麼却有這般事情。寇梁等磕頭道：爺爺小的父親寇洪。齋僧二十四年。因這四僧遠來。恰足萬僧之數。因此做了圓滿。留他住了半月。他就將路道門窗都看熟了。當日送出。當晚復回。乘黑夜風雨。遂明火執杖。殺進房來。劫去金銀財寶。衣服首飾。又將父打死在地。望爺爺與小民做主。刺史聞言。卽點起馬步快手。并民壯人役。共有百五十人。各執鋒利器械。出西門。一直來趕唐僧四衆。却說他師徒們在那華光竹院破屋下。挨至天曉。方纔出門。上路奔西。可。可的那些強盜。當夜打劫了寇家。繫出城外。也向西方大路上行經天曉。走過華光院。西去有二十里遠。近藏於山凹中。分撥金銀等物。分還未了。忽見唐僧四衆順路而來。衆賊心猶不歇。指定唐僧道：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來了。衆賊笑道：來得好。來得好。我們也是幹這般沒天理的買賣。這些和尚遠路來。又在寇家許久。不知身邊有多少東西。我們索性去截住他。奪了盤纏。搶了白馬。湊分。却不是遂心滿意之事。衆賊遂持兵器。吶一聲喊。跳上大路。一字兒擺開。叫道：和尚。不要走。快留下買路錢。饒你性命。牙迸半個不字。一刀一個。決不留存。謊得唐僧在馬上亂戰。沙僧與八戒心慌。對行者道：怎的了。怎的了。苦奈半夜雨天。又早遇強徒斷路。誠所謂禍不單行也。行者笑道：師父莫怕。兄弟勿憂。等老孫去問他一問。好大聖。東一東。虎皮裙。抖一抖。錦布直裰。走近前。又手當胸道：列位是做甚麼的。賊徒喝道：這廝不知死活。敢來問我。你顛頭下沒眼。不認得我。是大王爺。快將買路錢來。放你過去。行者聞言。滿面陪笑道：你原來是窮徑的強盜。賊徒發狠。叫殺了行者。假假的驚恐道：大王。大王。我是鄉村中的和尚。不會說話。沖撞莫怪。莫怪。若要買路錢。不要問那三個。只消問我。我是個管帳的。凡有經錢。襯錢。那裏化緣的布施的。都在包袱中。盡是我管出入。那個騎馬的是我的師父。他却只會念經。不管閑事。財色俱忘。一毫沒有。那個黑臉的是我半路上收的個後生。只會養馬。那個長嘴的是我雇的長工。只會挑擔。你把三個放過去。我將盤纏。衣鉢。盡情送你。衆賊聽說。這個和尚倒是個老

實頭兒。既如此，饒了你命，教那三個丟下行李，放他過去。行者回頭使個眼色，沙僧就丟了行李擔子，與師父牽着馬，同八戒往西徑走。行者低頭打開包袱，就地撮把塵土，往上一洒，念個咒語，乃是個定身之法。喝一聲住，那夥賊共有三十來名，一個個咬着牙，睜着眼，撒着手，直直的站定，莫能言語，不得動身。行者跳出路口，叫道：師父回來，回來！八戒慌了道：不好，不好！師父，我們來了！他身上又無錢財，包裹又無金銀，必定是叫師父要馬哩！叫我們是剝衣服了。沙僧笑道：二哥莫亂說，大哥是個了得的，向者那般毒魔狠怪，也能收服，怕這幾個毛賊？他那裏招呼，必有說話快回去看看。長老聽言，欣然轉馬，回至前邊，叫道：悟空，有甚事叫回來也？行者道：你們看這些賊，是怎的說？八戒近前推着他，叫道：強盜，你怎的不動彈了？那賊渾然無知，不言不語。八戒道：好的癡瘡了！行者笑道：是老孫使個定身法定住也。八戒道：既定了身，未會定口，怎麼連聲也不做？行者道：師父請下馬坐着，常言道：只有錯捉，沒有錯放。兄弟，你們把賊都扳翻倒網了，教他供一個供狀，看他是一個雜兒強盜，把勢強盜。沙僧道：沒繩索哩！行者即拔下些毫毛，吹口仙氣，變作三十條繩索，一齊下手，把賊扳翻，都四馬攢蹄，網住，却又念念解呪，那夥賊漸漸甦醒。行者請唐僧坐在上首，他三人各執兵器，喝道：毛賊，你們一起有多少人？做了幾年買賣，打劫了有多少東西？可曾殺傷人口？還是初犯？却是二犯？三犯？衆賊開口道：爺爺饒命！行者道：莫叫喚，從實供來。衆賊道：老爺，我們不是久慣做賊的，都是好人家子弟，只因不才，吃酒賭錢，宿娼頑耍，將父祖家業，盡花費了一向無幹，又無錢用，訪知銅臺府城中寇員外家，貨財豪富，昨日合夥當晚，乘夜雨昏黑，就去打劫，劫的有些金銀服飾，在這路北下，山凹裏，正自分贓，忽見老爺們來，內中有認得是寇員外送行的，必定身邊有物，又見行李沉重，白馬快走，人心不足，故又來邀截。豈知老爺有大神通法力，將我們網住，萬望老爺慈悲，收去那劫的財物，饒了我的性命也。三藏聽說是寇家劫的財物，猛然吃了一驚，慌忙站起道：悟空，寇老員外十分好善，如何招此災厄？行者笑道：只爲送我們起身，那等彩帳花幢，威張鼓樂，驚動了人眼目，所以這夥光棍，就去下手他家。今又幸遇着我們，奪下他這許多金銀服飾。三藏道：我們擾他半月，感激厚恩，無以爲報，不如將此財物護送他家，却不是一件好事？行者依言，即與八戒、沙僧，去山凹裏，取將那些贓物，收拾了，馱在馬上，又教八戒挑了一擔金銀，沙僧挑着自己行李。行者欲將這夥強盜一棍盡情打死，又恐唐僧怪他傷人性命，只得將身一抖，收上毫毛，那夥賊鬆了手脚，爬起來，一個個落草逃生而去。這唐僧轉步回身，將財物送還員外，這一去，却似飛蛾投火，反受其殃。有詩爲證：恩將恩報人間少，反把恩慈變作仇。下水救人終有失，三思行事却無憂。三藏師徒們將着金銀

服飾拿轉，正行處，忽見那鎗刀簇簇而來。三藏大驚道：「徒弟，你看那兵器簇簇相臨，是甚好歹？」八戒道：「禍來了，禍來了，這是那放去的強盜，他取了兵器，又夥了些人，轉過路來與我們鬥殺也。」沙僧道：「二哥，那來的不是賊勢？」大哥道：「你仔細觀之，行者悄悄的向沙僧道：『師父的災星又到了，此必是官兵捕賊之意，說不了，衆兵卒至邊前，撒開個圈子陣，把他師徒圍住道：』好和尚，打劫了人家東西，還在這裏搖擺哩。一擁上前，先把唐僧抓下馬來，用繩捆了，又把行者三人也一齊捆了，穿上扛子，兩個抬一個，趕着馬，奪了担，徑轉府城，只見那唐三藏戰戰兢兢，滴淚難言，猪八戒絮絮叨叨，心中報怨，沙和尚囊突突意下躊躇，孫行者笑嘻嘻要施手段。衆官兵攢擁打擡，須臾間拿到城裏，徑自解上黃堂報道：『老爺，民快人等捕獲強盜來了。』那刺史端坐堂上，賞勞了民快，檢看了賊贓，當叫寇家領去，却將三藏等提近廳前，問道：『你這起和尚，口稱是東土遠來，向西天拜佛，却原來是些設法躡看門路，打家劫舍之賊。』三藏道：『大人容告，貧僧實不是賊，決不敢假隨身現有通關文牒可照，只因寇員外家齋我等半月，情意深重，我等路遇強盜奪轉打劫寇家的財物，因送還寇家報恩，不期民快人等捉獲，以爲是賊，實不是賊。』望大人詳察。刺史道：『你這廝見官兵捕獲，却巧言報恩，既是路遇強盜，何不連他捉來報官報恩，如何只是你四衆你看寇梁遞得失狀，坐名告你，你還敢展掙？』三藏聞言，一似大海烹舟，魂飛魄喪，叫悟空：『你何不上來折辯？』行者道：『有賊是實，折辯何爲？』刺史道：『正是啊，賊證現在，還敢抵賴，叫手下拿腦箍來，把這禿賊的光頭箍他一箍，然後再打。』行者慌了，心中暗想道：『雖是我師父該有此難，遂不可教他十分受苦，他見那皂隸們收拾索子，結腦箍，即便開口道：『大人且莫箍那個和尚，昨夜打劫寇家點燈的也是我，持刀的也是我，劫財的也是我，殺人的也是我，我是個賊頭，要打只打我，與他們無干。』但只不放我便是。』刺史聞言，就教先箍起這個來，皂隸們齊來上手，把行者套上腦箍，收緊了一勒，挖扑的把索子斷了，又結又箍，又挖扑的斷了，一連箍了三四次，他的頭皮皺也不會皺一些兒，却又換索子再結時，只聽得有人來報道：『老爺，都下陳少保爺爺到了，請老爺出郭迎接。』那刺史即命刑房吏把賊收監，好生看轄，待我接過上司，再行拷問。刑房吏遂將唐僧四衆推進監門，八戒、沙僧將自己行李擔進隨身。三藏道：『徒弟，這是怎麼起的？』行者笑道：『師父，進去進去，這裏邊沒狗，倒好耍子，可憐把四衆捉將進去，一個個都推入轄牀，扣拽了滾肚，敵腦攀胸，禁子們又來亂打。三藏苦痛難禁，只叫：『悟空，怎的好？』怎的好？』行者道：『他打是要錢哩。』常言道：『好處安身，苦處用錢。』如今與他些錢，便罷了。三藏道：『我的錢自何來？』行者道：『若沒錢衣服，也是把那袈裟與了他罷。』三藏聽說，就如刀刺其心，一時間見他打不過，只得開言道：『悟空，隨你罷。』行者便

叫列位長官不必打了我們擔進來的那兩個包袱中有一件錦襪袈裟價值千金你們解開拿了去罷衆禁子聽言一齊動手把兩個包袱解看雖有幾件布衣有個引袋俱不值錢只見幾層油紙包裹着一物霞光焰焰知是好物抖開看時但只見巧妙明珠綴稀奇佛寶攢盤龍鋪繡結飛鳳錦沿邊衆皆爭看又驚動本司獄官走來喝道你們在此嚷甚的禁子們跪道老爹纔却提控送下四個和尚乃是大夥強盜他是我們打了他幾下把這兩件包袱與我們打開看時見有此物無可處置若衆人扯破分之其實可惜若獨歸一人衆人無利幸老爹來憑老爹做個劈筭獄官見了又是一件袈裟又將別項衣服並引袋兒通檢看了又打開袋內關文一看見有各國的寶印花押道早是我來看呀不然你們都撞出事來了這和尚不是強盜切莫動他衣服待明日太爺再審方知端的衆禁子聽言將包袱還與他照舊包裹交與獄官收訖漸漸天晚聽得樓頭起鼓火甲巡更捱至四更三點行者見他們都不呻吟盡些睡着他暗想道師父該有這一夜牢獄之災老孫不開口折辯不使法力者蓋爲此耳如今四更將盡災將滿矣我須去打點打點天明好出牢門你看他弄本事將身小小脫出轄牀搖身一變變做個猛蟲兒從房簷瓦縫裏飛出見那星光月皎正是清和夜靜之天地認了方向徑飛向寇家門首只見那街西下一家兒燈火明亮又飛近他們口看時原來是個做豆腐的見一個老頭兒燒火媽媽兒擠漿那老兒忽的叫聲媽媽寇大官且是有子有財只是沒壽我和他小時同學讀書我還大他五歲他老子叫做寇銘當時也不上千畝田地做些租帳也討不起他到二十歲時那銘老兒死了他掌着家當其實也是他一步好運娶的妻是那張旺之女小名叫做穿針兒却倒旺夫自進他們種田又收放帳又起買着的有利做着的賺錢被他如今掙了有十萬家私他到四十歲上就回心向善齋了萬僧不期昨夜被強盜踢死可憐今年纔六十四歲正好享用何期這等向善不得好報乃死於非命可嘆可嘆行者一一聽之却早五更初點他就飛入寇家只見那堂屋裏已停着棺材材頭邊點着燈擺列着香燭花果媽媽在旁啼哭又見他兩個兒子也來拜哭兩個媳婦拿兩盞飯兒供獻行者就釘在他材頭上咳嗽一二聲說得那兩個媳婦查手舞脚的往外跑寇梁兄弟伏在地下不敢動只叫爺爺噯噯噯那媽媽子胆大把材頭撲了一把道老員外你活了行者學着那員外的聲音道我不會活兩個兒子一發慌了不住的叩頭垂淚只叫爺爺噯噯噯媽媽子硬着胆又問道員外你會活如何說話行者道我是閻王差鬼使押將來家與你們講話的說道那張氏穿針兒枉口誑舌陷害無辜那媽媽子聽見叫他小名慌得跪倒磕頭道好老兒啊這等大年紀還叫我的小名兒我那些枉口誑舌害甚麼無辜行者喝

道有個甚麼。唐僧點着火，八戒叫殺人，沙僧劫出金銀去，行者打死你父親。只因你誑言，把那好人受難，那唐朝四位老師，路遇強徒，奪將財物，送來謝我，是何等好意，你却假捨失狀，着兒子們首官，官府又未細審，又如今把他們監禁，那獄神土地，城隍俱慌了，坐立不寧，報與閻王，閻王轉差鬼使，押解我來家，教你們起早解放他去，不然，教我在家攪鬧一月，將合家老幼，並雞狗之類，一個也不存留，寇梁兄弟，又磕頭哀告道：爹爹請回，切莫傷殘老幼，待天明就去本府投遞解狀，願認招回，只求存歿均安也。行者聽了，即叫燒紙，我去呀！他一家兒都來燒紙，行者一翅飛起，徑又飛至刺史住宅裏面，低頭觀看，那房內裏已有燈光，見刺史已起來了，他就飛進中堂看時，只見中間後壁掛着一軸畫兒，是一個官兒騎着一匹點子馬，有幾個從人打着一把青傘，舉着一張校牀，更不識是甚麼故事，行者就釘在中間，忽然那刺史自房裏出來，灣着腰梳洗，行者猛的裏咳嗽一聲，把刺史唬得慌慌張張，走入房內，梳洗畢，穿了大衣，即出來對着畫兒焚香禱告道：伯考姜公乾一神位，孝姪姜坤三，蒙祖上德蔭，忝中甲科，今叨受銅臺府刺史，旦夕侍奉香火不絕，爲何今日發聲，切勿爲邪爲祟，恐說家衆行者暗笑道：此是他大爺的神子，却就掉着經兒，叫道：坤三賢姪，你做官雖承祖蔭，一向清廉，怎的昨日無知，把四個聖僧當賊，不審來音，囚於禁內，那獄神土地，城隍不安，報與閻君，閻君差鬼使押我來對你說，教你推情察理，快快解放他，不然，就教你去陰司折證也。刺史聽言，心中悚懼，道：大爺請回，小姪升堂，當就解放行者，道：既如此，燒紙來，我去見閻君回話。刺史復添香燒紙，拜謝行者，又飛出來看時，東方早已發白，及飛到地靈縣，又見那合縣官却都在堂上，他思道：猛蟲兒說話，被人看見，露出馬脚來不好，他就半空中，改了個大法身，從空裏伸下一隻腳來，把個縣堂躡滿口，叫道：衆官聽着，我乃玉帝差來的浪蕩遊神，說你這府監裏屈打了取經的佛子，驚動三界諸神不安，教我傳說，趁早放他，若有差池，教我再來一脚，先踢死合府縣官，後躡死四境居民，把城池都踏爲灰燼，概縣官吏人等，慌得一齊跪倒，磕頭禮拜道：上聖請回，我們如今進府稟上府尊，即教放出千萬萬動脚，驚唬死下官行者，纔收了法身，仍變做個猛蟲兒，從監房瓦縫裏飛入，依舊鑽在轄牀中間，睡着，却說那刺史升堂，纔擡出投文牌去，早有寇梁兄弟，抱牌跪門叫喊，刺史着令進來，二人將解犯遞上，刺史見了，發怒道：你昨日遞了失狀，就與你拿了賊來，你又領了賊去，怎麼今日又來遞解狀，二人滴淚道：老爺昨夜小的父親顯魂道：唐朝聖僧，原將賊徒拿住，拿獲財物，放了賊去，好意將財物送還我家報恩，怎麼反將他當賊，拿在獄中受苦，獄中土地城隍不安，報了閻王，閻王差鬼使押解我來，教你赴府再告，釋放唐僧，庶免災咎，不然，老幼皆亡，因此特來遞個解

詞望老爺方便。方便刺史聽他說了這話，却暗想道：他那父親，乃是熱屬新鬼顯魂，報應猶可。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却怎麼今夜也來顯魂，教我審放？看起來，必是冤枉。正忖度間，只見那地靈縣知縣等官急急跑上堂，亂道：「老大，不好了！不好了！適纔玉帝差浪蕩遊神下界，教你快放獄中好人。昨日拿的那些和尚，不是強盜，都是取經的佛子。若少遲延，就要踢殺我等官員。還要把城池連百姓都踏爲灰燼。」刺史又大驚失色，即叫刑房吏火速寫牌，提出當時開了監門，提出八戒愁道：「今日又不知怎的打哩？」行者笑道：「管你一下兒，也不敢打。老孫俱已幹辦停當，上堂切不可下跪。他還要下來請我們上坐，却等我問他要行李馬匹，少了一些兒，等我打你看，說不了。已至堂口，那刺史知縣並府縣大小官員，一見都下來迎接道：『聖僧昨日來時，一則接上司忙迫，二則又見了所獲之賊，未及細問端的。』唐僧合掌躬身，又將前情細陳了一遍。衆官滿口認稱：『都道錯了，莫怪，莫怪。』又問獄中可曾有甚疎失？」行者近前努目睜看，厲聲高叫道：「我的白馬，是堂上人得了，行李是獄中人得了，快快還我。今日却該我拷較你們了。枉拿平人做賊，你們該個甚罪？」府縣官見他作惡，無一個不怕，即便叫收馬的牽馬來，收行李的取行李來，一一交付明白。你看他三人一個個逞兇，衆官只以寇家遮飾，三藏勸解了道：「徒弟是也，不得明白。我們且到寇家去。」一則弔問，二來與他對證。對證看，是何人見我做賊？」行者道：「說得是。等老孫把那死的叫起來，看是那個打他。」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撮上馬，吆吆喝喝，一擁而出。那些府縣多官也一一俱到寇家，說得那寇梁兄弟在門前不住的磕頭接進廳，只見他孝堂之中，一家兒都在孝幔裏啼哭。行者叫道：「那打詛語，栽害平人的媽媽子，且莫哭。等老孫叫你老公來，看他說是那個打死的。羞他一羞。衆官員只道孫行者說的是笑話。」行者道：「列位大人，略陪我師父坐坐。」八戒、沙僧好生保護，等我去，就來好大聖，跳出門，望空就起，只見那徧地彩霞籠住宅，一天瑞氣護元神。衆等方纔認得是個騰雲駕霧之仙，起死回生之聖。這裏一一焚香禮拜不題。那大聖一路勦斗雲，直至幽冥地界，徑撞入森羅殿上，慌得那十代閻君拱手接。五方鬼判叩頭迎，千株劍樹皆敬側。萬疊刀山盡坦平，枉死城中魍魎化。奈河橋下鬼超生，正是那神光一照如天赦。黑暗陰司處處明。十閻王接下大聖，相見了，問及何來何幹。行者道：「銅臺府地靈縣齋僧的寇洪之鬼，是那個收了快點查來與我。」十閻王道：「寇洪善士，也不曾有鬼使勾他。他自家到此，遇着地藏王的金衣童子，他引見地藏也。行者即別了，徑至翠雲宮，見地藏王菩薩。菩薩與他禮畢，具言前事。菩薩喜道：「寇洪陽壽止該卦數命終，不染牀席，棄世而去。我因他齋僧，是個善士，收他做個掌善緣簿子的案長。既大聖來取，我再延他陽壽一紀，教他跟大聖去。」金衣童

子遂領出寇洪。寇洪見了行者，聲聲叫道：「老師，老師，救我一救。」行者道：「你被強盜踢死，此乃陰司地藏王菩薩之處。我老孫特來取你到陽世間，對明此事。既蒙菩薩放回，又延你陽壽一紀。待十二年之後，你再來也。」那員外頂禮不盡，行者謝辭了菩薩，將他吹化爲氣，掉於衣袖之間。同去幽府，復返陽間，駕雲頭到了寇家，即喚八戒揜開材蓋，把他魂靈兒推付本身。須臾間，透出氣來活了。那員外爬出材來，對唐僧四衆磕頭道：「師父，師父，寇洪死於非命，蒙師父至陰司救活，乃再造之恩，言謝不已。」及回頭見各官羅列，卻又磕頭道：「列位老爹，都如何在舍？那刺史道：『你兒子始初遞失狀，坐名告了聖僧。我即差人捕獲，不期聖僧路遇，殺劫你家的賊，奪取財物，送還你家。是我下人誤捉，未得詳審，當送監禁。今夜被你顯魂，我先伯亦來家訴告。縣內又蒙浪蕩遊神下界，一時就有這許多顯應，所以放出聖僧，取經僧却又去救活你也。』那員外跪道：『老爹，其實枉了這四位聖僧。那夜有三十多名強盜，明火執杖，劫去家私。是我難捨，向賊理說，不期被他一脚，擦陰踢死。與這四位何干？叫過妻子來，是誰人踢死，你等輒敢妄告。請老爹定罪。當時一家老小，只是磕頭，刺史寬恩，免其罪過。』寇洪教安排筵宴，酬謝府縣厚恩。至次日，再掛齋僧牌，又款留三藏。三藏決不肯住，却又請親友，辦旌幡，如前送行而去。噫，這正是：地闊能存凶惡事，天高不負善心人。逍遙穩步如來經，只到靈山極樂門。畢竟不知見佛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猿熟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

寇員外既得回生，復整理了幢旛鼓樂，僧道親友，依舊送行不題。却說唐僧四衆，上了大路，果然西方佛地，與他處不同。見了些琪花、瑤草、古柏、蒼松，所過地方，家家向善，戶戶齋僧。每逢山下人修行，又見林間客誦經，師徒們夜宿曉行，又經有六七日，忽見一帶高樓幾層，傑閣真個是：冲天百尺聳漢，凌空低頭觀落日。引手摘飛星，豁達懸軒吞宇宙。嵯峨棟宇接雲屏，黃鸝信來秋樹老。彩鸞書到晚風清，此乃是靈宮寶闕，琳館珠庭。眞堂談道，宇宙傳經。花向春來美，松陵雨過青。紫芝仙果年年秀，丹鳳儀翔萬感靈。三藏舉鞭遙指道：「悟空，好去處耶！行者道：『師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處，倒強要下拜。』今日到了這眞境界，眞佛像處，倒還不下馬，是怎的說？」三藏聞言，慌得翻身跳下來，已到了那樓閣門首，只見一個道童，斜立山門之前，叫道：「那來的莫非東土取經人，麼長老急整衣，擡頭觀看見他。」身披錦衣，手搖玉塵，身披錦衣，寶閣瑤池常赴宴，手搖玉塵，丹臺紫府每揮塵。肘懸仙籙，足踏履鞋，飄然眞羽士，秀麗實奇哉。煉就長生居勝境，修成永壽脫塵埃。聖僧不識靈山客，雷音金頂大仙來。孫天聖認得他，即叫師父。此乃是靈山脚下玉

真觀金頂大仙。他來接我們哩。三藏方纔醒悟。進前施禮。大仙笑道。聖僧今年纔到。我被觀音菩薩哄了。他十年前領佛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人。原說二三年就到我處。我年年等候。渺無消息。不意今年纔相逢也。三藏合掌道。有勞大仙威意感激。感激。遂此四衆牽馬挑担。同入觀裏。却與大仙一一相見。卽命看茶擺齋。又叫小童兒燒香湯與聖僧沐浴。了好登佛地。正是那。功滿行完宜沐浴。煉馴本性合天真。千辛萬苦今方息。九戒三皈始自新。魔盡果然登佛地。災消故得見沙門。洗塵滌垢全無染。反本還原不壞身。師徒們沐浴了。不覺天色將晚。就於玉真觀安歇。次早。唐僧換了衣服。披上錦襪袈裟。戴了毘盧帽。手持錫杖。登堂拜辭大仙。大仙笑道。昨日繼纜。今日鮮明。觀此相。真佛子也。三藏拜別。就行大仙道。且住。等我送你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孫認得路。大仙道。你認得的是雲路。聖僧還未登雲路。當從本路而行。行者道。這個講得是。老孫雖走了幾遭。只是雲來雲去。實不會踏着此地。既有本路。還煩你送。我師父拜佛心重。幸勿遲疑。那大仙笑吟吟。攜着唐僧手。接引旃檀上法門。原來這條路。不出山門。就是觀宇中堂。穿出後門。便是大仙指着靈山道。聖僧。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靄千重的。就是靈鷲高峯。佛祖之聖境也。唐僧見了。就拜行者笑道。師父還不到拜處哩。常言道。望山走倒馬。離此鎮還有許遠。如何就拜。若拜到頂上。得多少頭磕。是大仙道。聖僧。你與大聖。天蓬。捲簾四位。已到福地。望見靈山。我回去也。三藏遂拜辭而去。大聖引着唐僧等。緩步登山。不上五六里。見了一道活水。滾滾飛流。約有八九里寬闊。四無人跡。三藏心驚道。悟空。這路來得差了。敢莫大仙錯指了。此水這般寬闊。這般洶湧。又不見舟楫。如何可渡。行者笑道。不差。你看那壁廂。不是一座大橋。要從那橋上行過去。方成正果哩。長老等又近前看時。橋邊有一扁扁。上有凌雲渡三字。原來是一根獨木橋。正是。遠看橫空如玉棟。近觀斷水一枯槎。維河架海還容易。獨木單梁人怎躡。萬丈虹霓平臥影。千尋白練接天涯。十分細滑渾難渡。除是神仙步彩霞。三藏心驚胆戰道。悟空。這橋不是人走的。我們別尋路經去來。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八戒慌了道。這是路。那個敢走。水面又寬。波浪又湧。獨獨一根木橋。又細又滑。怎生動脚。行者道。你都站下。等老孫走個兒。你看好大聖。拽開步。跳上獨木橋。搖搖擺擺。須臾。跑將過去。在那邊招呼道。過來。過來。唐僧搖手。八戒。沙僧。咬指道。難。難。難。行者又從那邊跑過來。拉着八戒道。獸子。跟我走。跟我走。那八戒臥倒在地。道。滑。滑。滑。走不得。你饒我罷。讓我駕風霧過去。行者按住道。這是甚麼去處。許你駕風雲。必須從此橋上走過。方可成佛。八戒道。哥啊。佛做不成也罷。實是走不得。他兩個在那橋邊。扯扯拉拉的耍鬪。沙僧走去勸解。纔撒脫了手。三藏回頭。忽見那下溜中有一人撐一隻船來。叫道。上渡。上渡。長老。

喜道：徒弟，休得亂頑。那裏有隻渡船兒來了？他三個跳起來站定，同眼觀看。那船兒來得至近，原來也是一隻無底的船兒。行者火眼金睛，早已認得是接引佛祖。又稱爲南無寶幢光王佛。行者却不題破，只管叫撐攏來，撐攏來。霎時撐攏來，不變更有浪有風，還自穩無終，無始樂昇平。六塵不染，能歸一。萬劫安然自在行，無底船兒難過海。今來古往渡羣生。孫大聖合掌稱謝道：承感意，接引吾師。師父上船去。他這船兒雖是無底，却穩縱有風浪，也不得翻。長老還自驚疑。行者攙着膊子，往上一推。那師父踏不住脚，轆轤的跌在水裏。早被撐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師父還抖衣服，擦鞋脚。報怨行者，行者却引沙僧、八戒、牽馬挑擔也上了船。都立在牀牀之上。那佛祖輕輕用力撐開，只見上溜頭，決下一個死屍。長老見了，大驚。行者笑道：師父莫怕。那個原來是你。八戒也道：是你。沙僧拍着手也道：是你。是那撐船的打着號子也說：那是你。可賀，可賀他們三人也。一齊聲相和撐着船。不一時，穩穩當當的過了凌雲仙渡。三藏纔轉身，輕輕的跳在彼岸。有詩爲證：脫却胎胞骨肉身，相親相愛是元神。今朝行滿方成佛，洗淨當年六六塵。此誠所謂廣大智慧，登彼岸無極之法。四衆上岸回頭，連無底船兒却不知去向。行者方說是接引佛祖。三藏方纔省悟。急轉身反謝了三個徒弟。行者道：兩不相謝。彼此皆扶持也。我等虧師父解脫，借門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師父也賴我等保護，秉教伽持，幸脫了凡胎。師父你看這面前花草松篁，鸞鳳鶴鹿之勝境，比那妖邪顯化之處，孰美孰惡？何善何兇？三藏稱謝不已。一個個身輕體快，步上靈山。早見那雷音古剎，頂摩霄漢中，根接須彌脈，巧峯排列，怪石參差。懸崖下瑤草琪花，曲徑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燒金白鶴棲松立枝頭。渾如煙捧玉彩鳳雙雙，青鸞對對。彩鳳雙雙向日鳴，天下瑞青鸞對對，迎風耀舞世間稀。又見那黃森森金瓦壘，鴛鴦明幌幌花磚鋪瑤瑤。東一行西一行，盡都是蕊宮珠闕。南一帶北一帶，看不了寶閣珍樓。天王殿上放霞光，護法堂前噴紫燄。浮屠塔顯優鉢花香，正是地勝疑天別，雲閑覺晝長。紅塵不到諸緣盡，萬劫無虧大法堂。師徒們逍遙遙遠，走上靈山之頂，又見青松林下，列優婆翠柏叢中，排善士長老。就便施禮，慌得那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僧比丘尼，合掌道：聖僧且休行禮。待見了牟尼，却來相敘。行者笑道：早哩早哩，且去拜上位者。那長老手舞足蹈，隨着行者，直至雷音寺山門之外。那廂有四大金剛，迎住道：聖僧來耶？三藏躬身道：是弟子。玄奘到了，答畢，就欲進門。金剛道：聖僧少待。容稟過再進。那金剛着一個轉山門報與二門上四大金剛說。唐僧到了，二門上又傳入三門上說。唐僧到了，三山門內原是打供的神僧，聞得唐僧到。

時急至大雄殿下，報與如來至尊釋迦牟尼文佛說。唐朝聖僧到於寶山，取經來了。佛爺爺大喜，即召聚八菩薩、四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十一大曜、十八伽藍兩行排列，却傳金旨，召唐僧進那裏邊。一層一節，欽依佛旨，叫聖僧進來。這唐僧循規蹈矩，同悟空、悟能、悟淨牽馬挑擔，竟入山門。正是：當年奮志奉欽差，領牒辭王出玉階。清曉登山迎霧露，黃昏枕石臥雲羅。挑禪遠步三千水，飛錫長行萬里崖。念念在心求正果，今朝始得見如來。四衆到大雄寶殿，殿前對如來倒身下拜，拜罷，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已遍，復向佛祖長跪，將通關文牒奉上。如來一看，還遞與三藏、三藏頰頰作禮，啓上道弟子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旨意，遙詣寶山拜求真經，以濟衆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賜回國。如來方開憐憫之口，大發慈悲之心，對三藏言曰：你那東土乃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廣人稠，多貪多殺，多淫多詐，多欺多詐，不遵佛教，不向善緣，不敬三光，不重五穀，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殺生，造下無邊之孽，罪盈惡滿，致有地獄之災，所以永墮幽冥，受那許多確搗磨舂之苦，變化畜類，有那許多披毛頂角之形，將身還債，將肉飼人，其永墮阿鼻，不得超昇者，皆此之故也。雖有孔氏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繼，治有徒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我今有經三藏，可以超脫苦惱，解釋災愆。三藏有法一藏，談天有論一藏，說地有經一藏，度鬼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真是修真之經，正善之門。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鳥獸、花木器用、人事無般不載，汝等遠來，待要全付與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強，毀謗真言，不識我沙門之奧旨，叫阿難、伽葉，你兩個引他四衆到珍樓之下，先將齋食待他，齋罷，開了寶閣，將我那三藏經中三十五部之內，各檢幾卷與他，教他傳流東土，永注洪恩。二尊者即奉佛旨，將他四衆領至樓下，看不盡那奇珍異寶，擺列無窮，只見那設供的諸神、鋪排齋宴，並皆是仙品、仙簫、仙茶、仙果、珍饈百味，與凡世不同。師徒們頂禮了佛恩，隨心享用，其實是寶鏡金光映目，異香奇品更微精，千層金閣無窮麗，一派仙音入耳清。素味仙花人罕見，香茶異食得長生。向來受盡千般苦，今日榮華喜道成。這番造化了八戒，便宜了沙僧，佛祖處正壽長生，脫胎換骨之饌，儘着他受用。二尊者陪奉四衆餐畢，却入寶閣，開門登看，那廂有霞光瑞氣籠罩，千重彩霧祥雲遮漫，萬道經櫃上，寶篋外都貼了紅籤，楷書着經卷名目，乃是：

涅槃經一部……七百四十八卷 菩薩經一部……一千二十一卷 虛空藏經一部……四百卷
首楞嚴經一部……一百一十卷 恩意經大集一部……五十卷 決定經一部……一百四十卷

寶藏經一部……………四十五卷 華嚴經一部……………五百卷 禮真如經一部……………九十卷

大般若經一部……………九百一十六卷 大光明經一部……………三百卷 未曾有經一部一千一百一十卷

維摩經一部……………一百七十卷 三論別經一部……………二百七十卷 金剛經一部……………一百卷

正法論經一部……………一百二十卷 佛本行經一部……………八百卷 五龍經一部……………三十二卷

菩薩戒經一部……………一百一十六卷 大集經一部……………一百三十卷 摩竭經一部……………三百五十卷

法華經一部……………一百卷 瑜伽經一部……………一百卷 寶常經一部……………二百六十卷

西天論經一部……………一百三十卷 僧祇經一部……………一百五十六卷 佛國雜經一部一千九百五十卷

起信論經一部……………一千卷 大智度經一部……………一千八十卷 寶威經一部一千二百八十卷

本闍經一部……………八百五十卷 正律文經一部……………二百卷 大孔雀經一部二百二十卷

維識論經一部……………一百卷 貝舍論經一部……………二百卷

阿難伽葉引唐僧看過遍經名對唐聖道聖僧東土到此有些甚麼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與你去三藏聞言道

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會備得二尊者笑道好好白白手傳經繼世後人當餓死矣行者見他講口扭捏不肯傳經他

忍不住叫噪道師父我們去告如來教他自家來把經與老孫也阿難道莫曉此是甚麼去處你還撒野放刁到這邊

來接經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勸住了行者轉身來接一卷卷收在包裹歇在馬上又捆了兩担八戒與沙僧挑着却

來寶座前叩頭謝了如來一直出門逢一位佛祖拜兩拜見一尊菩薩拜兩拜又到大門拜了比丘僧尼優婆夷塞一

一相辭下山奔路不題却說那寶閣上有一尊燃燈古佛他在閣上暗暗的聽着那傳經之事心中甚明原是阿難伽

葉將無字之經傳去却自笑云東土衆僧愚迷不識無字之經却不枉費了聖僧這場跋涉問座邊有誰在此只見白

雄尊者閃出古佛吩咐道你可作起神威飛星趕上唐僧把那無字之經奪了教他再來求取有字之經白雄尊者即

駕狂風滾離了雷音寺山門之外大作神威那陣好風真個是佛前勇士不比巽二風神仙竅怒號遠響吹噓少女

這一陣魚龍皆失穴江海逆波濤玄猿捧果難來獻黃鶴回雲找舊巢丹鳳清音鳴不美錦雞喔運叫聲嘈青松枝折

優鉢花飄翠竹竿竿倒金蓮朵朵搖鐘聲遠送三千里經韻輕飛萬壑高崖下奇花殘美色路旁瑤草偃鮮苗彩鸞難

舞翅白鹿躲山崖蕩蕩異香漫宇宙清高風氣徹雲霄那唐長老正行間忽聞香風滾滾只道是佛祖之禳祥未曾

隄防。又聞得響一聲，半空中伸下一隻手來，將馬馱的經，輕輕搶去，說得個三藏捶胸叫喚。八戒滾地來追，沙和尚護守着經擔，孫行者急趕去如飛，那白雄尊者見行者趕得將近，恐他棒頭上沒眼，一時間不分好歹，打傷身體，即將經包摔碎，拋在塵埃。行者見經包破落，又被香風吹得飄零，却就按下雲頭，顧經不去追趕。那白雄尊者收風斂霧，回報古佛不題。八戒去追趕，見經本落下，遂與行者收拾，背着來見唐僧。唐僧滿眼垂淚道：「徒弟呀，這個極樂世界，也還有兇魔欺害哩。」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經，打開看時，原來雪白，並無半點字跡，慌忙遞與三藏道：「師父，這一卷沒字，行者又打開一卷看時，也無字。八戒打開一卷，也無字。三藏叫通打開來看，看卷卷俱是白紙，長老短嘆長吁的道：『我東土人果是沒福，似這般無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怎麼敢見唐王，誑君之罪，誠不容誅也。』行者早已知之，對唐僧道：『師父，不消說了，這就是阿儼伽葉那廝，問我要人事，沒有，故將此白紙本子與我們來了。快回去告在如來之前，問他指財作弊之罪。』八戒嚷道：『正是，正是，告他去來。』四眾急急回山，無好步，忙忙又轉上雷音，不多時，到於山門之外，眾皆拱手相迎。笑道：『聖僧是換經來的。』三藏點頭稱謝，眾金剛也不阻攔，讓他進去。直至大雄殿前，行者嚷道：『如來，我師徒們受了萬誓千魔，自東土拜到此處，蒙如來吩咐傳經，被阿儼伽葉指財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將無字的白紙本兒教我們拿去。我們拿他去何用？望如來救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空取。向時眾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只討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眾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之耳。』即叫阿儼伽葉：『快將有字的真經，每部中各檢幾卷，與他來。』此報數二尊者復領四眾到珍樓寶閣之下，仍問唐僧要些人事。三藏無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鉢盂，雙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窮寒路遙，不曾備得人事。這鉢盂乃唐王親手所賜，教弟子持此沿路化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萬望尊者將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謝。』只是以有字真經賜下，庶不辜欽差之意。遠涉之勞也。那阿儼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樓的力士管香積的庖丁看閣的尊者，你抹他臉，我撲他背，彈指的，扭脣的，一個個笑道：『不差，不差，需索取經的人，事須臾，把臉皮都羞破了。只是拿着鉢盂不放，伽葉却纔進閣檢經，一一查與三藏，三藏却不差，不差，你們都好看，莫似前番，他三人接一卷，看一卷，却都是有字的。傳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數，收拾齊整，馱在馬上，剩下的，還裝了一担，叫八戒挑着，自己行李，沙僧挑着，行者牽了馬，唐僧拿了錫杖，按一按，昆盧帽。

抖一抖錦袈裟，纔喜喜歡歡，到我佛如來之前，正是那大藏真經滋味甜。如來造就甚精嚴，須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儼却愛錢。先次未詳虧古佛，真後來實始安然。至今得意傳東土，大衆均將雨露沾。阿儼伽葉引唐僧來見如來，如來高陞蓮座，指令降龍伏虎，二大羅漢，敲響雲磬，遍請三千諸佛，三千揭諦，八金剛，四菩薩，五百尊羅漢，八百比丘僧，大衆優婆塞，比邱尼，優婆夷，各天各洞，福地靈山，大小尊者聖僧，該坐的請登寶座，該立的侍立兩旁，一時間，天樂遙聞，仙音嘹亮，滿空中祥光，疊疊，瑞氣重重，諸佛畢集，參見了如來，如來問阿儼，伽葉傳了多少經卷，與他，可一一報數，二尊者即開報現付去唐朝。

涅槃經	四百卷	菩薩經	三百六十卷	虛空藏經	二十卷
首楞嚴經	三十卷	恩意經大集	四十卷	決定經	四十卷
寶藏經	二十卷	華嚴經	八十一卷	禮真如經	三十卷
大般若經	六百卷	大光明經	五十卷	未曾有經	五百五十卷
維摩經	三十卷	三論別經	四十二卷	金剛經	一卷
正法論經	二十卷	佛本行經	一百一十六卷	五龍經	二十卷
菩薩戒經	六十卷	大集經	三十卷	摩竭經	一百四十卷
法華經	十卷	瑜伽經	三十卷	寶常經	一百七十卷
西天論經	三十卷	僧祇經	一百一十卷	佛國雜經	一千六百三十八卷
起信論經	五十卷	大智度經	九十卷	寶威經	一百四十卷
本闍經	五十六卷	正律文經	十卷	大孔雀經	十四卷
維識論經	十卷	貝舍論經	十卷		

在藏總經共三十五部，各部中檢出五千零四十八卷，與東土聖僧傳留在唐現俱收拾整頓於馬馱人担之上，專等謝恩。三藏四衆拴了馬，歇了担，一個個合掌躬身，朝上禮拜。如來對唐僧言曰：此經功德，不可稱量，雖爲我門之龜鑑，實乃三教之源流。若到你那南瞻部洲，示與一切衆生，不可輕慢，非沐浴齋戒，不可開卷，寶之重之。蓋此內有成仙了道之奧妙，有發明萬化之奇方也。三藏叩頭謝恩，信受奉行，依然對佛祖過禮三匝，承謹歸誠，領經而去，去到三山門。

一一又謝了衆聖不題。如來因打發唐僧去後，纔散了傳經之會。旁又閃上觀世音菩薩，合掌啓佛祖道：「弟子當年領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之人，今已成功，共計得一十四年，乃五二零四十日，還少八日，不合藏數。准弟子繳還金旨，如來大喜道：『所言甚當，准繳金旨。』即叫八大金剛吩咐道：『汝等快使神威，駕送聖僧回東，把真經傳留，即引聖僧西回。須在八日之內，以完一藏之數，勿得遲違。』金剛隨即趕上唐僧，叫道：『取經的，跟我來。』唐僧等俱身輕體健，蕩蕩飄飄，隨着金剛駕雲而起。這纔是見性明心，參佛祖功完行滿，即飛昇。畢竟不知回東土怎生傳授，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剋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話表八金剛既送唐僧回國不題。那三層門下有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走向觀音菩薩前啓道：「弟子等向蒙菩薩法旨，暗中保護聖僧。今日聖僧行滿，菩薩繳了佛祖金旨，我等望菩薩准繳法旨。菩薩亦甚喜道：『准繳。』又問道：『那唐僧四衆一路上心行何如？』諸神道：『委實心虔志誠，料不能逃菩薩洞察。但只是唐僧受過之苦，真不可言。他一路上歷過的災愆，患難，弟子已謹記在此。這就是他災難的簿子。菩薩從頭看了一遍，上寫着：

蒙差揭諦依旨，謹記唐僧難數清。金蟬遭貶第一難，出胎幾殺第二難。滿月拋江第三難，尋親報冤第四難。出城逢虎第五難，折從落坑第六難。雙叉嶺上第七難，兩界山頭第八難。陡澗換馬第九難，夜被火燒第十難。失却袈裟十一難，收降八戒十二難。黃風怪阻十三難，請求靈吉十四難。流沙難渡十五難，收得沙僧十六難。四聖顯化十七難，五莊觀中十八難。難活人參十九難，貶退心猿二十難。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難，寶象國捐書二十二難。金鬘股變虎二十三難，平頂山逢魔二十四難。蓮花洞高懸二十五難，烏雞國救主二十六難。被魔化身二十七難，號山逢怪二十八難。風攝聖僧二十九難，心猿遭害三十難。請聖降妖三十一難，黑河沉沒三十二難。搬運車遲三十三難。大賭輸贏三十四難，袪道興僧三十五難。路逢大水三十六難，身落天河三十七難。魚籃現身三十八難，金峽山遇怪三十九難。普天神難伏四十難，問佛根源四十一難。吃水遭毒四十二難，西梁國留婚四十三難。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難，再貶心猿四十五難。難辨獼猴四十六難，路阻火焰山四十七難。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難，收縛魔王四十九難。賽城掃塔五十難，取寶救僧五十一難。棘林吟咏五十二難，小雷音遇難五十三難。諸天神遭困五十四難，稀柿衲礙阻五十五難。朱紫國行醫五十六難，拯救疲癯五十七難。降妖取后五十八難，七情迷沒五十九難。多目遭傷六十難，路阻獅駝六十一難。怪分三色六十二難，城裏遇災六十三難。請佛收魔六十四難，比丘救子六十五難。辨認

眞邪六十六難。松林救怪。六十七難。僧房臥病。六十八難。無底洞遭困。六十九難。滅法國難行。七十難。隱霧山馮魔。七十一難。鳳仙郡求雨。七十二難。失落兵器。七十三難。會慶釘鉢。七十四難。竹筍山遭難。七十五難。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難。趕捉犀牛。七十七難。天竺招婿。七十八難。銅臺府監禁。七十九難。凌雲渡脫胎。八十難。路經十萬八千里。聖僧歷難簿分明。

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忽傳聲道：佛門中九九歸真，聖僧受過八十難，還少一難，不得完成此數，卽命揭諦趕上金剛，還生一難者。這揭諦得令飛雲一駕向東來，一晝夜趕上八大金剛，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謹遵菩薩法旨，不得違誤。八金剛聞得此言，刷的把風按下，將他四衆連馬與經墜落下地，噫，正是那九九歸真道行難，堅持篤志立玄關，必須苦練邪魔退，定要修持正法還，莫把經章當容易，聖僧難過許多般。古來妙合參同契，毫髮差殊不結丹。三藏脚踏了凡地，自覺心驚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這正是要快得遲，沙僧道：好好好，因是我們走快了，些兒教我們在脚歇歇哩。大聖道：俗語云：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三藏道：你三個且休鬪嘴，認認方向，看這是甚麼地方。沙僧轉頭，四望道：是這裏，是這裏，師父你聽聽水響，行者道：水響想是你的祖家了。八戒道：他祖家乃流沙河，沙僧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三藏道：徒弟啊，仔細看在那岸行者縱身跳起，用手搭涼篷，仔細看了下來道：師父，此是通天河，西岸三藏道：我記起來了，東岸邊原有個陳家莊，那年到此，虧你救了他女兒，深感我們，要造船相送，幸白鼈伏渡，我記得西岸上，四無人煙，這番如何是好。八戒道：只說凡人會作弊，原來這佛面前的金剛，也會作弊，他奉佛旨，教送我們東回，怎麼到此半路上就丟下我們。如今豈不進退兩難，怎生過去。沙僧道：二哥休報怨，我的師父已得了道，前在凌雲渡已脫了凡胎，今番斷不落水，教師兄同你我都作起攝法，把師父駕過去也。行者頻頻的暗笑道：駕不去，駕不去，你看他怎麼就說個駕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說破飛昇之奧妙，師徒們就一千個河也過去了。只因心裏明白，知道唐僧九九之數未完，還該有一難，故羈留於此。師徒們口裏紛紛的講，足下徐徐的行，直至水邊，忽聽得有人叫道：唐聖僧，唐聖僧，這裏來，這裏來，四衆皆驚，舉頭觀看，四無人跡，又沒舟船，却是一個大白賴頭鼈，在岸邊探着頭，叫道：老師父，我等了你這幾年，却纔回也。行者笑道：老鼈，向年累你，今歲又得相逢。三藏與八戒、沙僧都歡喜不盡。行者道：老鼈，你果有接待之心，可上岸來。那鼈卽縱身爬上河來，行者叫把馬牽上他身，八戒還蹲在馬尾之後，唐僧站在馬頭左邊，沙僧站在右邊，行者一脚踏着老鼈的項，一脚踏着老鼈的頭，叫道：老鼈，好生走穩者。那老鼈蹬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

地將他師徒四衆連馬五口，馱在身上，竟回東岸而來。誠所謂不二門中法與玄，諸魔戰退識人天。本來面目今方見，一體原因始得全。乘證三乘隨出入，丹成九轉任周旋。挑包飛杖通休講，幸喜還元遇老龜。老龜馱着他們，躡波踏浪行經多半日，將次天晚，好近東岸，忽然問曰：「老師父，我向年曾央到西方見我佛如來，與我問聲歸着之事，還有多少年壽？果會問否？」原來那長老自到西天，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脫胎，步上靈山，專心拜佛，及參諸佛菩薩聖僧等衆，意念只在取經，他事一毫不理，所以不會問得老龜年壽。無言可答，却又不敢欺，打誑語，沉吟半晌，不會答應。老龜即知不會替他問了，就將身一幌，唵喇的淬下水去，把他四衆連馬并經通皆落水。嘆還喜得唐僧脫了胎，成了道。若似前番已經沉底，又幸白馬是龍，八戒沙僧會水，行者笑巍巍顯大神通，把唐僧扶駕出水，登彼東岸。只是經包衣服鞍轡俱濕了，師徒方登岸整理，忽又一陣狂風，天色昏暗，雷烟俱作，走石飛沙，但見那一陣風，乾坤播蕩，一聲雷，振動山川，一個烟，鑽雲飛火，一天霧，大地遮漫，風氣呼號，雷聲激烈，烟掣紅錯，霧迷星月，風鼓的沙塵，撲面雷驚的虎豹，藏形烟幌的飛禽，叫噪霧漫的樹木，無踪那風，攪得個通天河波浪翻騰，那雷振得個通天河魚龍喪膽，那烟照得個通天河徹底光明，那霧蓋得個通天河岸崖昏慘，好風，頽山烈石松篁倒，好雷，驚螫傷人威勢豪，好烟，流天照野金蛇走，好霧，混混漫漫空蔽九霄。說得那三藏按住了經包，沙僧壓住了經擔，八戒牽住了白馬，行者却雙手掄起鐵棒，左右護持，原來那風霧雷烟，乃是些陰魔作號，欲奪所取之經，勞攘了一夜，直到天明，却纔止息。長老一身水衣，戰兢兢的道：「悟空，這是怎的起，行者氣呼呼的道：「師父，你不知就裏，容我等保你取獲此經，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可以與乾坤並久，日月同明，壽享長春，法身不朽，此所以爲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來暗奪之耳。一則這經是水溼透了，二則就是你的正法身壓住，雷不能轟，電不能照，霧不能迷，又是老孫掄着鐵棒，使純陽之性，護持住了，及至天明，陽氣又感，所以不能奪去。三藏八戒沙僧方纔省悟，各謝不盡少頃，太陽高照，却移經於高崖上，開包曬晾，至今彼處曬經之石尚存，他們又將衣鞋都曬在崖旁，立的立，坐的坐，跳的跳，真個是一體純陽喜向陽，陰魔不敢逞強梁，須知水勝真經，伏不怕風雷烟霧光，自此清平歸正覺，從今安泰到仙鄉。曬經石上留踪跡，千古無魔到此方。他四衆檢看經本，一一曬晾，早見幾個打魚人來過河邊，抬頭看見，內有認得的道：「老師父，可是前年過此河往西天取經的八戒道，正是，正是，你是那裏人，怎麼認得我們？」漁人道：「我們是陳家莊上人，八戒道：「陳家莊離此有多遠？」漁人道：「過此衝南有二十里，就是也。」八戒道：「師父，我們把經搬到陳家莊上曬去，他那裏有住坐，又有得吃，就教他家與我們漿漿衣服，却不是好。」

三藏道不去罷。在此曬乾了。就收拾找路回也。那幾個漁人行過南衝。恰遇着陳澄。叫道：「二老官，前年在你家替祭兒子的師父回來了。」陳澄道：「你在那裏看見漁人回指道，都在那石上曬經哩。」陳澄隨帶了幾個佃戶，走過衝來，望見跑近前跪下道：「老爺取經回來，功成行滿，怎麼不到舍下，却在這裏盤弄快請快請到舍。」行者道：「等曬乾了經和你去。」陳澄又問道：「老爺的經典衣物，如何溼了？」三藏道：「昔年虧白龜馱渡河西，今年又蒙他馱渡河東，已將近岸，被他問昔年託問佛祖壽年之事，我本未曾問得，他遂淬在水內，故此溼了。」又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那陳澄拜請甚懇。三藏無已，遂收拾經卷，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遂將經尾沾破了。所以至今佛本行經不全。曬經石上猶有字跡。三藏懊悔道：「是我們怠慢了，不會看顧得。」行者笑道：「不在此，不在此，蓋天地不全，這經原是齐全的，今沾破了，乃是應不全之奧妙也。豈人力所能與耶？」師徒們果收拾畢，同陳澄赴莊，那莊上人家一個傳十，十個傳百，百個傳千，若老若幼都來接着。陳清聞說，就擺香案，在門前迎迓，又命鼓樂吹打少頃，到了迎入。陳清領合家人眷俱出來拜見，拜謝昔日救女兒之恩，隨命看茶擺齋。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籍，又脫了凡胎成佛，全不思凡間之食。二老苦勸，沒奈何，略見他意，孫大聖自來不吃煙火食，也道：「穀了沙僧也不甚吃八戒，也不似前番就放下碗。」行者道：「馱子也不吃了。」八戒道：「不知怎麼脾胃一時就弱了。」遂此收了齋筵，却又問取經之事。三藏又將先至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身，輕及至雷音寺，參如來，蒙珍樓賜宴寶閣傳經，始被二尊者討人事，未遂，故傳無字之經。後復拜告如來，始得授一藏之數，并白龜淬水，陰魔暗奪之事，細細陳了一遍，就欲拜別。那二老舉家如何肯放，且道：「向蒙救拔兒女，深恩莫報，已創建一座院宇，名曰救生寺，專侍奉香火不絕，又喚出原替祭之兒女陳關保，一秤金叩謝復請至寺觀看。」三藏却又將經包兒放在他家堂前，與他念了一卷寶常經，後至寺中，只見陳家又設饌在此，還不會坐下，又一起來請，還不會舉筯，又一起來請，絡繹不絕，爭不上手。三藏俱不敢辭，略略見意，只見那座寺果蓋得齊整。山門紅粉膩，多賴施主功，一座樓臺從此立兩廊，房宇自今興，朱紅牆扇，七寶玲瓏，香氣飄雲，漢清光滿，太空幾株嫩柏，還澆水數榦，喬松未結叢，活水迎前，通天壘疊翻波浪，高崖倚後，山脈重重接地龍。三藏看畢，纔上高樓樓上，果裝塑着他四衆之像，八戒看見，扯着行者道：「兄長的相兒甚像沙僧道。」二哥你的又像得緊，只是師父的又忒俊了些兒。」三藏道：「却好，却好，遂下樓來，下面前殿後廊，還就擺齋的候請。」行者却問：「向日大王廟兒如何了？」衆老道：「那廟當年拆了，老爺這寺自建立之後，年年成熟，歲歲豐登，却是老爺之福庇。」行者笑道：「此天賜耳，與我們何與，但只我們自今去後，保你這一莊上人家子孫繁衍。」

六畜安生。年年風調雨順。歲歲雨順風調。衆等却叩頭拜謝。只見那前前後後。更有獻果獻齋的。無限人家。八戒笑道。我的蹭蹬。那時節吃得。却沒人家連請十請。今日吃不得。却一家不了。又是一家。饒他氣滿。略動手。又吃過八九盤素食。縱然胃傷。又吃了二三十個饅頭。已皆盡飽。又有人家相邀。三藏道。弟子何能。感蒙至愛。望今夕暫停。明早最領時。已深夜。三藏守定真經。不敢暫離。就於樓下打坐看守。將及三更。三藏悄悄的叫道。悟空。這裏人家。識得我們道成事。完了。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恐爲久淹。失了大事。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我們趁此深夜。人家熟睡。寂寂的去了罷。八戒却也知覺。沙僧盡自分明。白馬也能會意。遂此起了身。輕輕的拾上馱塚。挑着担。從廡廊馱出。到於山門。只見門上有鎖行者。又使個解鎖法。開了二門大門。找路望東而去。只聽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剛叫道。逃走的跟我來。那長老聞得。香風蕩蕩。起在空中。這正是。丹成識得本來面。體健如如拜主人。畢竟不知怎生見那唐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徑回東土 五聖成真

且不言他四衆脫身。隨金剛駕風而起。却說陳家莊救生寺內多人。天曉起來。仍治果饋來獻。至樓下。不見了唐僧。這個也來問。那個也來尋。俱慌慌張張。莫知所措。叫苦連天的道。清清把個活佛放去了一會家。無計將辦來的品物。俱拾在樓上。祭祀燒紙。以後每年四大祭。二十四小祭。還有那告病的。保安的。求親許願。求財求子的。無時無日。不來燒香祭竈。真個是金爐不斷千年火。玉盞常明萬載燈。不題。却說八大金剛使第二陣香風。把他四衆。不一日。送至東土。漸漸望見長安。原來那太宗自貞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送唐僧出城。至十六年。即差工部官在西安關外。建了望經樓。接經。太宗年年親至其地。恰好那一日。出駕。復到樓上。忽見正西方滿天瑞靄。陣陣香風。金剛停在空中。叫道。聖僧。此間乃長安城了。我們不好下去。這裏人伶俐。恐泄漏吾像。孫大聖三位也不消去。汝自去傳了經。與汝主。即便回來。我在霄漢中等你。與你一同繳旨。大聖道。尊者之言。雖當。但吾師如何挑得經担。如何牽得這馬。須得我等同去。一送。煩你在空少等。諒不敢誤。金剛道。前日觀音菩薩啓過如來。往來只在八日。方完藏數。今已經四日有餘。只怕八戒貪圖富貴。誤了限期。八戒笑道。師父成佛。我也望成佛。豈有貪圖之理。潑大羆人。都在此等我。待交了經。就來與你回向也。馱子挑着擔。沙僧牽着馬。行者領着聖僧。都按下雲頭。落於望經樓邊。太宗同多官一齊見了。即下樓相迎道。御弟來也。唐僧卽倒身下拜。太宗攙起。又問此三者何人。唐僧道。是途中收的徒弟。太宗大喜。卽命待官將朕御車馬。

扣背請御弟上馬。同朕回朝。唐僧謝了恩，騎上馬。大聖掄金箍棒緊隨。八戒、沙僧俱扶馬挑担，隨駕後共入長安。真個是當年清宴樂昇平。文武安然顯俊英。水陸場中僧演法，金鑾殿上主差卿。關文敕賜唐三藏，經卷原因配五行。苦煉兇魔種種滅，功成今喜上朝京。唐僧四眾隨駕入朝，滿城中無人不知是取經人來了。却說那長安唐僧舊住的洪福寺大小僧人，看見幾株松樹一顆顆頭俱向東，驚訝道：「怪哉！怪哉！今夜未曾刮風，如何這樹頭都扭過來了？內有三藏的舊徒弟，快取衣服來取經的老師父來了。」眾僧問道：「你何以知之？」舊徒曰：「當年師父去時，曾有言道：『我去之後，或三五年，或六七年，但看松樹枝頭若是東向，我即回矣。』我師父佛口聖言，故此知之。急披衣而出，至西街時，早已有入傳搭說取經的人，適纔方到。萬歲爺爺接入城來了。」眾僧聽說，又急急跑來，却就遇着一見大駕，不敢近前。隨後跟至朝門之外，唐僧下馬，同眾進朝。唐僧將龍馬與經担同行者八戒、沙僧站在玉階之下。太宗傳宣御弟上殿，賜坐。唐僧又謝恩，坐了。教把經卷擡來行者等取出，近侍官傳上。太宗又問多少經數，怎生取來。三藏道：「臣到了靈山，參見佛祖，蒙差阿難伽葉二尊者先引至珍樓內賜齋。次到寶閣內傳經。那尊者需索人事，因未曾備得，不會送他。他遂以佛與了當謝佛祖之恩，東行忽被妖風搶了經去。幸小徒有些神通趕奪，却俱拋擲散漫，因展看皆是無字空本。臣等着驚復去拜告懇求佛祖道：『此經成就之時，有比丘聖僧將下山與舍衛國趙長者家看誦了一遍，保佑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止討了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意思還嫌賣賤了。後來子孫沒錢使用，我等知二尊者需索人事，佛祖明知只得將鈿賜紫金鉢盂送他，方傳了有字真經。此經有三十五部，各部中檢了幾卷傳來，共計五千零四十八卷。此數蓋合一藏也。太宗更喜，教光祿寺設宴東閣酬謝。忽見他三徒立在階下，容貌異常，便問高徒果外國人耶？長老俯伏道：「大徒弟姓孫，法名悟空。臣又呼他為孫行者。他出身原是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因五百年前大鬧天宮，被佛祖困壓在西番兩界山石匣之內。蒙觀音菩薩勸善，情願皈依。是臣到彼救出，保護甚虧。此徒二徒弟姓豬，法名悟能。臣又呼他為豬八戒。他出身原是福陵山雲棧洞人氏。因在烏斯藏高老莊上作怪，亦蒙菩薩勸善，虧行者收之。一路上挑担有力，涉水有功。三徒弟姓沙，法名悟淨。臣又呼他為沙和尚。他出身原是流沙河作怪者也。蒙菩薩勸善，秉教沙門。那匹馬不是主公所賜者？太宗道：「毛片相同，如何不是？」三藏道：「臣到蛇盤山鷹愁澗，涉水原馬被此馬吞之。虧行者請菩薩問此馬來歷，原是西海龍王之子，因有罪也。蒙菩薩解救，教他與臣作脚力。當時變作原馬，毛色相同。幸虧他登山越嶺，跋涉崎嶇，去時騎坐，來時馱經，亦甚賴其力也。太宗聞言稱讚不已。又問遠涉西方，端的路

程多少。三藏道：「總記菩薩之言，有十萬八千里之遠，途中未曾記數，只知經過了一十四遍寒暑，日日山，日日嶺，遇林不小，遇水寬洪，還經幾座國王，俱有照驗印信，叫徒弟將通關文牒取上來，對主公繳納，當時遞上，太宗看了，乃貞觀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給太宗笑道：「久勞遠涉，今已真觀二十七年矣。」牒文上有寶象國印，烏雞國印，車遲國印，西梁女國印，祭賽國印，朱紫國印，比丘國印，滅法國印，又有鳳仙郡印，玉華州印，金平府印，太宗覽畢，收了，早有當駕官請宴，即下殿攜手而行，又問高徒能禮貌乎？三藏道：「小徒俱是山村曠野之妖身，未諳中華聖朝之禮數。」萬望主公赦罪，太宗笑道：「不罪他，不罪他，都同請東閣赴宴去也。」三藏又謝了恩，招呼他三衆，都到閣內觀看，果是中華大國，比尋常不同，你看那：門懸綵繡，地觀紅毡，異香馥郁，奇品新鮮，琥珀杯，琉璃盞，鑲金點翠，黃金盤，白玉碗，嵌錦花，纏爛煮，蔓菁，糖澆香芋，磨菇甜美，海菜清奇，幾次添來，薑辣笋，數番辦上，蜜調葵，麵筋椿樹葉，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乾，薇花板蕨，萊菔芥末，拌瓜絲，幾盤素品，還猶可數，種種奇珍，果奪魁，核桃柿餅，龍眼荔枝，宣州繭栗，山東棗，江南銀杏，兔頭梨，榛松，蓮肉，葡萄，大榧子，瓜仁，菱米，齊椒，檳林，檳榔，婆沙果，慈菰，嫩藕，脆李，楊梅，無般不備，無件不齊，還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饌，更有那美酒，香茶，與異奇說，不盡百味珍饈，真上品，果然是中華大國，異西夷。師徒四衆，與文武多官，俱侍列左右，太宗皇帝仍正坐當中，歌舞吹彈，整齊嚴肅，遂盡樂一日，正是：君王嘉會賽唐虞，取得真經福有餘，千古流傳千古盛，佛光普照帝王居。當日天晚，謝恩宴散，太宗回宮，多官回宅，唐僧等歸於洪福寺，只見寺僧磕頭迎接，方進山門，衆僧道：「師父，這樹頭兒，今早俱忽然向東，我們記得師父之言，遂出城來接，果然到了，長老喜之不勝，遂入方丈，此時八戒也不喫茶飯，也不弄諠頭，行者沙僧，個個穩重，只因道果完成，自然安靜，當晚睡了，次早，太宗升朝，對羣臣言曰：「朕思御弟之功，至深至大，無以爲酬，一夜無寐，口占幾句，俚談權表謝意，但未會寫出，叫中書官來，朕念與你，你一一寫之，其文云：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似鏡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白

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見常隱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移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禽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佛有經能分大小之乘更有法傳訛邪正之術我僧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慎敏早悟三空之功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使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振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法遊西域乘危遠邁策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步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欲達周遊西字十有四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驚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三乘六律之道馳驟於心田一藏百篋之文波濤於海口爰自所歷之國無涯求取之經有數總得大乘要文凡三十五部計五千四十八卷譯布中華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溼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金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擊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自作譬之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滋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染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以夫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矧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並日月而無窮景福遐敷傳布與乾坤而永大

寫畢即召聖僧此時長老已在朝門外候謝聞宣急入行俯伏之禮太宗傳請上殿將文字遞與長老覽遍復下謝恩奏道主公文辭高古理趣淵微但不知是何名目太宗道朕夜口占答謝御弟之意名曰聖教序不知好否長老叩頭稱謝不已太宗又曰朕才愧珪璋言慚金石至於內典尤所未聞口占敕文誠爲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循躬省感覩面慙心甚不足稱虛勞致謝當時多官齊賀頂禮聖教御文徧傳內外太宗道御弟將真經演誦一番何如長老道主公若演真經須尋佛地寶殿非可誦之處太宗甚喜即問當駕官長安城寺有那座寺院潔淨班中閃上大學士蕭瑀奏道城中有一鴈塔寺潔淨太宗即令多官把真經各虔捧幾卷同朕到鴈塔寺請御弟談經去來多官遂各各捧着隨太宗駕幸寺中搭起高臺鋪設齊整長老仍命八戒沙僧牽龍馬理行囊行者在我左右又向太宗道主公欲將真經傳流天下須當謄錄副本方可佈散原本還當珍藏不可輕褻太宗又笑道御弟之言甚當甚當隨召翰林院及中書科各官謄寫真經又建一寺在城之東名曰謄黃寺長老捧幾卷登臺方欲諷誦忽聞得香風繚

繞半空中有八大金剛現身高叫道誦經的放下經卷跟我回西去也。這底下行者三人連白馬平地而起。長老亦將經卷丟下對太宗稽首道：「萬歲保重。臣僧見佛祖去也。」也從台上起於九霄相隨騰空而去。慌得那太宗與多官望空下拜。這正是：聖僧努力取經編，西宇周流十四年。苦歷程途遭患難，多經山水受迍功。完八九還如九行滿，三千及大千大覺妙文回上國。至今東土永留傳。太宗與多官拜畢，即選高僧就於鷹塔寺裏修建水陸大會，看誦大藏真經，超脫幽冥孽鬼。普施善慶，將謄錄過經文傳播天下不題。却說八大金剛駕香風引着長老四衆連馬五口復轉靈山，連去連來適在八日之內。此時靈山諸神都在佛前聽講。八金剛引他師徒進去對如來道：「弟子前奉金旨，駕送聖僧等已到唐國，將經交納。今特繳旨，遂叫唐僧等近前受職。」如來道：「聖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喚金蟬子。因為汝不聽說法，輕慢我之大教，故貶汝之真靈轉生東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乘我教，取去真經，甚有功果。加陞大職正果，汝爲旃檀功德佛。孫悟空，汝因大鬧天宮，吾以甚深法力壓在五行山下。幸天災滿足，歸於釋教，且喜汝隱惡揚善，在途中煉魔降怪有功，全終全始。加陞大職正果，汝爲鬪戰勝佛。豬悟能，汝本天河水神，天蓬元帥，爲汝蟠桃會上酗酒戲了仙娥，貶汝下界投胎，身如畜類。幸汝記愛人身，在福陵山雲棧洞造孽，喜歸大教，入我沙門，保聖僧在路，却又有頑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擔有功，加陞汝職正果，做淨壇使者。八戒口中嚷道：「他們都成佛，如何把我做個淨壇使者。」如來道：「因汝口壯身慵，食腸寬大。蓋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諸佛事，教汝淨壇，乃是個有受用的品級。如何不好？沙悟淨，汝本是捲簾大將，先因蟠桃會上打碎玻璃盞，貶汝下界，落於流沙河，傷生吃人造孽，幸皈吾教，誠敬迦持，保護聖僧，登山牽馬有功，加陞大職正果，爲金身羅漢。又叫那白馬，汝本是西洋大海廣晉龍王之子，因汝違逆父命，犯了不孝之罪，幸得皈身皈法，皈我沙門，每日家虧你馱負聖僧來西，又虧你馱負聖僧去東，亦有功者。加陞汝職正果，爲八部天龍。長老四衆俱各叩頭謝恩。馬亦謝恩，訖仍命揭諦引了馬下靈山後崖化龍池邊，將馬推入池中。須臾之間，那馬打個展身，即退了毛皮，換了角頭，渾身上長起金鱗，腮頰下生出銀鬚，一身瑞氣，四爪祥雲，飛出化龍池，盤繞在山門裏擎天華表柱上。諸佛讚揚如來的大法。孫行者却又對唐僧道：「師父，此時我已成佛，與你一般，莫成還戴金箍兒，你還念甚麼金箍咒兒緊勒我。」趕早兒念個鬆箍咒兒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麼菩薩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當時只爲你難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豈有還在你頭上之理？你試摸摸看。」行者舉手去摸一摸，果然無了。此時旃檀佛鬥戰佛淨壇使者，金身羅漢俱正果了本位。天龍馬亦自歸真，有詩爲證：一體真

如轉落塵合和四相復修身五行論色空還寂百怪虛名總莫論正果旃檀板大覺完成品職脫沉淪經傳天下恩光
關五聖高居不二門五聖果位之時諸衆佛祖菩薩聖僧羅漢揭諦比丘優婆夷塞各山各洞神仙大神丁甲功曹
伽藍土地一切得道的師仙始初俱來聽講至此各歸方位你看那靈鷲峯頭聚霞彩極樂世界集祥雲金龍穩臥
玉虎安然烏兔任隨來往龜蛇憑汝盤旋丹鳳青鸞情爽爽玄猿白鹿意怡怡八節奇花四時仙果喬松古檜翠柏修
篁五色梅時開時結萬年桃時熟時新千果千花爭秀一天瑞靄紛紜大衆合掌皈依都念
南無燃燈上古佛南無藥師琉璃光王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過去未來現在佛南無清淨喜佛南無毘盧尸佛
南無寶幢王佛南無彌勒尊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無量壽佛南無接引歸真佛南無金剛不壞佛南無寶光佛南
無龍尊王佛南無精進善佛南無寶月光佛南無現無量佛南無婆留那佛南無那羅延佛南無功德華佛南無才
功德佛南無善遊步佛南無旃檀光佛南無摩尼幢佛南無慧炬照佛南無海德光明佛南無大慈光佛南無慈力
王佛南無賢善首佛南無廣莊嚴佛南無金華光佛南無才光明佛南無智慧勝佛南無世靜光佛南無日月光佛
南無日月珠光佛南無慧幢勝王佛南無妙音聲佛南無常光幢佛南無觀世燈佛南無法勝王佛南無須彌光佛
南無大慧力王佛南無金海光佛南無大通光佛南無才光佛南無旃檀功德佛南無鬥戰勝佛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文殊菩薩南無普賢菩薩諸菩薩南無清淨大海衆菩薩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南無西天
極樂諸菩薩南無三千揭諦大菩薩南無五百阿羅大菩薩南無比邱夷塞尼菩薩南無無邊無量法菩薩南無金
剛大士聖菩薩南無淨壇使者菩薩南無八寶金身羅漢菩薩南無八部天龍廣力菩薩如是等一切世界諸佛願
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同生極樂國盡報此一身十方三世一
切佛諸尊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密